

掉进鸡窝里

李艾媚 著





作者介绍

李艾媚，原名李锦瑛，于1969年开始任教职；2006年4月退休，在教育界服务了37年。1992年开始写作，之前出版了四本个人专集，即《我们不孤单》（1994）、《不想回家的孩子》（1996）、《别让爸知道》（1999）以及《波比是否在天堂》（2003）。《掉进鸡窝里》是作者的第五本散文集。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美里筆會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美里笔会丛书之三十五

掉进鸡窝里

李艾媚 著

美里笔会出版 2011 年

掉进鸡窝里

作者 : 李艾媚

校对 : 李艾媚

封面设计 : 江綽建

出版 : 美里笔会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Lot 2372-4, 1st Floor, Boulevard Centre,

Jalan Pujut-Lutong,

P. O. Box 1416,

98008 Miri, Sarawak.

印刷 : 联华印务有限公司

Liang Hua Printing Sdn. Bhd.

No. 1958, SEDC Industrial Estate,

Jalan Piasau, P. O. Box 841,

98008 Miri, Sarawak.

发行 : 张猷正

版次 : 2011年8月初版

国际书号 : ISBN 978-983-9473-21-6

定价 : 马币二十五零吉

目录

帅哥与公主



- | | |
|--------------|------------|
| 1 小帅哥 | 41 笑容哪里去了? |
| 3 满月咯 | 43 开学咯 |
| 5 大野狼的歌 | 46 一起发霉 |
| 7 分身术 | 48 误入陷阱的保姆 |
| 9 偷得五日闲 | 50 送哥哥去学艺 |
| 11 牙齿不见了 | 52 猫捉老鼠 |
| 13 叽里咕噜滚下去 | 55 我不要你咯 |
| 15 宝宝一周岁 | 57 欢迎惠顾 |
| 17 掉进鸡窝里 | 59 半日不见 |
| 19 累不累 | 61 妹妹跌下去 |
| 21 可爱 | 63 一波三折 |
| 23 大个仔 | 66 小公主 |
| 27 大少与二少 | 70 山寨公主趣事录 |
| 29 两只小白兔 | 78 “小”学生 |
| 31 大人不可以 | 80 小勇士 |
| 33 “神医” | 82 好困啊 |
| 35 睡觉不要 | 84 皇帝不急 |
| 37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 |
| 39 官兵捉贼 | |



目 录

记忆中的…

- | | |
|------------|---------------------|
| 87 温暖的家 | 129 钱 |
| 89 《美里日报》 | 131 砰！撞上了 |
| 91 别了！仓鼠 | 134 911 之后 |
| 94 活人变死人 | 137 菲佣 |
| 96 高傲 | 140 阿松 |
| 98 奉献 | 142 英雄宴 |
| 100 你很“耐”做 | 144 鸛鵲情深 |
| 102 找钱很容易 | 146 幸福 |
| 104 珍重再见 | 148 携手同行 |
| 106 把他们当宝 | 151 都是油针惹的祸 |
| 108 我不服 | 154 上瘾 |
| 110 穿背心的猫 | 156 被将一军 |
| 113 母亲的心 | 158 长大了 |
| 116 父子情 | 160 一诺千金 |
| 118 肃然起敬 | 162 仇恨像什么 |
| 120 一起走 | 164 蒙福之家 |
| 122 这份爱 | 167 泗里街，我们来了！ |
| 124 两小时 | 170 喜逢“Long Bamboo” |
| 127 悼二姐夫 | 173 那一夜 |

目 录

记忆中的…



- 175 看永乐，听永乐
- 178 我也想知道
- 180 生日礼物
- 182 送礼
- 184 好朋友（给适耕庄的慧婷）
- 186 家有喜事
- 188 来自父母的祝福
- 190 二月新娘
- 192 爱是永不止息
- 194 对不起！叫错了
- 196 大生日
- 198 送别
- 200 她还恨不恨我
- 202 不速之客
- 204 两把雨伞
- 207 自己跳出来
- 209 石头——我的外甥女
- 212 真的有吗？
- 215 有缘相聚，不亦乐乎
- 217 记忆中的小普吉车

自序

两年前，季仁翻看“钻油台”剪报，发觉艾媚有不少文章是引用牧师讲章的内容。他建议将这一类文章出版成书。艾媚虽然觉得这主意甚好；然而，当时由于白天须照顾孙子；晚上累得只想舒舒服服地睡一觉，根本无力去处理“出书”事宜。这事就这样搁下了。

去年年杪，张季仁把一个大信封放在李艾媚面前，佯作不经意地说：“呐！我把你的稿全部找出来了，够出一本书了。”

咦！张大人来真的啊？记得数年前张先生曾批评李艾媚“写来写去都没突破，不要再出（书）啦！”

那番话有如一盆冷水，浇得艾媚意兴阑珊。现在这位先生是怎么啦？不过算了，李艾媚不为已甚，不算旧账，出就出吧！

这本书共收录121篇短文，内容依其性质分为三部分。第

一部分是“帅哥与公主”，写的是孙儿孙女的生活趣事；第二部分是“记忆中的……”题材来自家人、朋友、学生……第三部分是“真人真事”，记录个人及一些兄弟姐妹在主里的美好见证。

书名《掉进鸡窝里》是取自“帅哥与公主”里头的一篇文章。“鸡窝”其实只是一个纸箱；小调皮（小B）也没有整个“掉”进去。题目虽是有点儿夸张，内容却是据实描述。

有道是，“出书不容易，卖书更加难”。艾媚现在有点儿担心，这本书出版后，若是乏人问津，不知张季仁会不会说：“没有人要看啦！以后不要再出啦！”

果真如此，艾媚只好去找那个专门收购“Old Newspaper”的安哥，然后把这些没人要看的书，统统当作废纸卖掉咯！

31-5-2011

序《掉进鸡窝里》

•季人

自从2003年出版第四本散文集《波比是否在天堂》之后，好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见艾媚有新书面世。这不是她的个性，难免让人对她有“意兴阑珊”的误解或“人生留白”的感触。其实这些年来艾媚依然笔耕不辍，这可从这本书每篇文章的写作日期看出来。至于没有把作品结集出版，也可以从书中描述的繁忙生活中找出原因。无论如何，艾媚决心出版这第五本书，可喜可贺。尤其利用《掉进鸡窝里》这一篇来做书名，更显示作者心态仍然“年轻”。

《掉进鸡窝里》厚达三百多面，是作者近十年来部分作品的结集。内容主要分三部分，即充满童真童趣的“帅哥与公主”；歌颂人生善行同时针砭社会弊端的“记忆中的……”及宣扬宗教见证的“真人真事”。

人人都经历过幼稚天真的年龄。那“少时骑竹马”的童年记忆会在往后期盼与呵护子孙的成长过程中时时浮现。所以阅

读“帅哥与公主”系列仿佛重温旧梦，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与无限的慨叹。

“记忆中的……”系列文章是全书的重点。许多篇幅都是真实的故事。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调，表扬病态社会中善良与具有真爱的一面。这类文章读后对人性的影响与改变有一定的效果。就如当我读过《肃然起敬》这一篇文章后，同样勾画出脑海中尘封已久的印象。

1959年正月，当我从乡间的小学升上处在市区的美里中华中学时，已故郑灼新先生是我们学校董事部的监学。在那个时代，美中秉承优良的华校传统，每年新学年开学都举行开学仪式。在开学仪式上、董事部人员都到学校被介绍与全体师生认识。董事长和监学也被邀请上台讲话。郑灼新监学最常提起的是“礼义廉耻”的做人道理，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有一回，我放学后在市区遇见郑灼新先生。他正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我朝他招一招手，点一点头代替行礼。他笑笑回应。他不认识我，但从我穿着的校服，他一定知道我是美中的学生。我猜他一定很高兴，因为他在学校开学仪式上苦口婆心的训勉已在学生的行动中彰显了成效。

“真人真事”系列顾名思义也是真实的故事。不过作者把它归纳为宗教的见证，应该是作者真实的体验吧。

《掉进鸡窝里》描绘亲情、友情、爱情；书写同窗之谊，朋友之义，人际之礼……是现实社会的写照。虽然有些篇章有说教的意味，但却不枯燥，而且文字生动有趣，适合中小學生及社会人士阅读。



帅哥与公主





小帅哥

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帅哥提前三周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有点儿手忙脚乱。之前我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寻找陪月的安娣，人选不是没有，但大都“生意兴隆”，工作“月”排得满满的，特别是 10、11 与 12 这 3 个月份。也有的安娣一听说是双胞胎，立即摇头不选。保姆亦如此，有的甚至建议把两兄弟分别交给两个保姆看顾；然而，我们相信上帝自有美好的安排，现在，所有问题均迎刃而解。

两个小宝贝虽然一起在母体中孕育，不过，按照诞生的次序，依然有大小之分。

大 B 的体重比小 B 略轻，论英俊则不分轩輊。两兄弟目前要学习的东西不多，哭泣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吮吸母乳的技巧就得多多练习了。

小B的食量较大。护士小姐说，普通婴儿喝1.5安士牛奶，小B要喝3安士，由于吃得饱，所以睡眠时间也较长，肚子没那么快饿。

大B喝奶的技巧还不纯熟，往往只吮得半饱，就疲倦地在妈妈怀里呼呼大睡。

家中多了两个小男丁，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及陪月的安娣一起忙得团团转，然而，忙中有乐，个中之乐，非不愿分享，乃是——呵呵！难以形容也！

6-11-2005



“哈哈哈哈…… 妈咪讲的笑话太好笑了！”



满月咯

小帅哥满月咯！

之前找不到陪月安娣时，阿凌说：“AhLee，反正放长假，你自己替媳妇陪月好咯！”

这位小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陪月像吃饭那么简单，幸好我没上她的当。

二十多年没照顾小婴儿，一切都生疏了。经过一个月的“复习”，技巧虽然未臻纯熟，但已足够应付。

大B小B面部表情多多，梦中会皱眉头，会咧着嘴角微笑，还会发出“呵呵呵”的笑声；打喷嚏打不出时，那一声“啍——”无比独特，无比悦耳；张开小嘴打一个大大的呵欠时，样子却又像森林里的小雄狮，慵懒而惬意。

两个小宝贝最爱做的运动是伸懒腰，最费力的工作是喝

奶。区区一小瓶奶水，我们两口就可咕噜咕噜吞进肚子，他们却须花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中途还得停下喘息，难怪古人会想出那么奇怪的一句形容词，“用尽吃奶之力”。嘿嘿！不骗你，吃奶真的要用好大的气力。

陪月安娣昨天功成身退，今天，奶奶暂且客串。早上起床，弄早餐，洗尿片，晒尿片，烧开水，替婴儿洗澡，再洗尿片，晾尿片，直忙到上午十一时五十分才有机会坐下来歇一歇，猛然想起下午二时之前须交稿，赶紧抓起笔，强迫自己的思维从晾在院子里的尿片中拉回来，眼光回到客厅中，没想到沙发上堆着的还是尿片。没办法，只好让这篇文章围着尿片打转了！

4-12-2005



“比赛！看谁先爬到妈咪那边。”



大野狼的歌

二姐对大姐说，季仁很疼爱孙子，抱上抱下。

2002 有些东西像酒那样，越陈越醇。季仁的“父”爱（祖父之爱）也是如此。

年轻时代的季仁工作繁忙，空闲的时间也大半分给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留给孩子的其实不多。现在孙子出世了，张季仁也清闲了，积蓄在他内心深处的爱有如找到出口，如泉涌出。

大B小B两小时喝一次奶，他们的生理时钟比艾媚的闹钟还要准确，时间一到，即使在睡梦中也会闭着眼睛嚷嚷。尿片湿了也不行，非得立即更换不可，可以想见，两个小宝宝从早到晚会发出多少次“讯号”，要求各样服务。

张季仁一“曲”走天涯，不论宝宝是肚子饿还是尿尿了，他都“唱”同一首曲子：“哦哦，大B/小B不要哭，乖乖睡觉

咯！哦哦，不要哭，不要哭。”

这首“歌”配合“演唱者”的嬉皮笑脸，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就像是——对了！就像是《小红帽》及《狼和七只小羊》这两个故事中的大野狼一样——“小孩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妈妈要进来。”

初生之犊不怕“狼”，小宝宝对“大野狼”的儿歌颇为欣赏，只要野狼一唱：“哦哦，不要哭……”他们就会睁开小眼睛，用稚嫩的嗓音诉说自己的委屈。

张季仁也认同自己像“狼外婆”，所以最近他的催眠曲增加了一句：“大野狼来咯。”

现在这首歌是这么唱的：“大野狼来罗！哦哦，不要哭，大B、小B不要哭，乖乖睡觉哦，哦哦，不要哭，不要哭。”

这首歌没有版权，欢迎各位多多吟唱。

8-1-2006



分身术

一个成年人照顾一个婴儿，难不难？嗯！不容易。

同时看顾两个呢？

喔！那就得修习分身术了。

且看妈咪与奶奶如何在各种情况下分身有术。

情况一：两兄弟同时哭闹着要抱抱。

妈咪先把老大放在沙发，再到小床边把老二抱起来，然后回到沙发，侧身抱老大，就这样左拥右抱，端坐不动（非不动，乃不能动也），直到两个小宝宝呼呼入睡为止。

情况二：哥哥与弟弟同时肚子饿。

妈咪先以最快的速度泡两瓶奶，再将两兄弟并排放在床上（距离不能太远），然后将奶嘴塞入他们的小嘴中，不时须用食指敲敲奶瓶，提醒两位：不要睡着，请继续吮吸。

情况三：小B喝掉100毫升母乳加40毫升奶粉后，挺着个像小皮球的肚子，睡眼迷蒙；大B则在睡梦中饿醒，咿咿啊啊，要人抱抱。桌上只有一瓶为大B准备的母乳。小B被哥哥吵醒，“兄唱弟随”，两人一起扯开嗓子“合唱”。

奶奶当机立断，一手抱起小B，一手将奶嘴塞入大B口中。小B不停扭动身子，力大如小蛮牛，下半身渐渐往下滑。奶奶情急智生，一招金鸡独立，以左腿托住小孙子的臀部，可小帅哥越扭越起劲，眼看抱不住了，只好把他放在床上。

大B继续享用美食，响亮的啜吸声具有莫大诱惑力，引得小B垂涎欲滴，闹着要分一杯羹，然则这“羹”又不是盛在碗里，怎么舀？没奈何，只好委屈一下大哥，把奶嘴从哥哥口中拔出，让小弟吸几口解馋。

大B没想到大人如此蛮不讲理，登时傻了眼，小嘴微张，愣着说不出话来。

一小瓶奶就这样你吸两口，我吮三口地轮流分享，小两兄弟被搞得服服贴贴，奶奶回想起整个过程，不禁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

现今艾媚有意开班传授分身术，有意学习者请尽快报名，地点就在寒舍、辅助“教具”乃大B与小B，保证学员有足够的时间实习，学费全免，名额不限，越多越妙。



偷得五日闲

季仁的“老板”吃风去了，平白让他偷得五日闲。听说张先生去年正式退休，什么时候又静极思动，为了五斗米而折起腰来啊？

嘿嘿！这回他的两个“上司”可了不起了，年纪轻轻（才三个多月）就有能力聘请我们的张大人为他们服务。两位小老板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说大家也猜得出，大B小B是也！

小帅哥出世至今，外公与舅舅只见其貌（相片），未闻其声。叔公，姨婆等亲戚也渴望一睹他们的风采。妈咪于是上网寻找廉价机票，终于找到最最便宜的——亚航免费机票。大人虽然免费，但小baby一个须付10令吉，两人来回共40令吉，加上一些手续费，总共花费200多令吉，太划算了。

班机于晚上9时40分起飞。出发前，两个宝贝并排躺在小

床上，4条腿“蹬蹬蹬”地一起做骑脚踏车的运动，力道甚大，小床被踢得不住摇晃。

大B似乎知道自己即将远行，嘴里不停地“安咕、安咕”，以婴儿国的语言，表达心中的欢欣。听见奶奶羡慕地说：“你就好咯，有机会去旅行。”他竟然报以银铃般的笑声，真是后生可畏。

小B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手舞足蹈，慧黠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奶奶与妈咪一起握着他们的小手为他们祷告，祈求耶稣挪去他们在旅途中一切的不适，特别是在高空时，低气压对身体的影响。两兄弟很专心地聆听，不时露出微笑。

带着这么小的婴儿出门殊不简单。爸爸与妈咪各抱一个，妈咪把热水瓶、奶粉与奶瓶都放在手提袋中，以备不时之需。

午夜12时许，短讯传过来了，“我们正在车上，大B小B都很乖，感谢主。”是的，感谢主，让我们几个都享有美好的假期。

19-2-2006



牙齿不见了

我们的前辈累积许多经验，并“浓缩”成短句，方便后人记忆。在育婴方面，客家人有两句是这么说的：“七坐八爬，九月生牙。”意思是，婴儿七个月开始学坐，八个月会爬行，九个月大的时候，乳牙就长出来了。这些经验适用于一般婴孩，当然也有例外的，像林老师的孩子，四个月大就长出乳牙了。

不久前，大B和小B学会咬牙切齿。小宝贝不时手握拳头，将上下颚紧紧闭合，咬得可真带劲儿，给人一种牙痒痒的感觉。逗他张开小咀，发觉下颚的齿龈内，隐隐约约藏着一颗小白牙。不是吧！才五个月大就长乳齿？

无论如何，牙齿要长出来谁也挡不住。全家人怀着喜悦的心情，观察这颗宛若白玉的小东西吃力地从牙龈中钻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白牙终于露出来了。小帅哥很快就可

以啃苹果啦！

前几天，妈咪替小哥哥洗口腔时，手指触摸之处仿佛少了点什么，仔细一看，哎哟，不好啦！牙齿不见了，再看真切，真的不见啦！

季仁说，这种牙齿客家人称之为“麦牙”，会自动脱落，也有些老人家使用银的发簪将它剔除。

呵呵！牙齿不见了，看来大B距离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段好长的日子呢！

3-5-2006



“这是什么东西？高科技？拆开来看一下！”



叽里咕噜滚下去

大B小B四个多月会翻身，从此一有机会就兴致勃勃地锻炼，也不理会是否刚刚吃饱，肚子压住床褥是否会导致刚吃下的奶从嘴里“呃”出来。

婴儿越大，越有自己的主见。以往将他们放进纱笼，就乖乖入睡；近来不行，动不动就大声抗议，卖弄他们翻身的本领，臀部朝天。

为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奶奶将教会里的诗歌歌词改成“耶稣很 Sayang 大B、小B”。两个宝宝很喜欢这首歌，专注地听，咯咯咯地笑，在笑声中，眼皮越来越沉重，最后嘴角含笑，满足地进入梦乡。

偶尔奶奶也吟唱儿歌，其中一首是：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那天，大小二B分别在约二尺高的床上与纱笼里熟睡。妈咪偷闲到楼下吃早餐。

一碟面未吃完，楼上突然传来“碰”的一声巨响，吓得妈咪三步并成两步冲上楼去，只见小B仍在纱笼中，双眼亮晶晶，显然是被响声吵醒；大B则像一只玩具熊，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妈咪抱起大B的第一件事是查看他小嘴里的两颗乳牙还在不在，接着看头颅、手脚与肚子，还好没受伤，连皮也没擦破一点儿。妈咪说，幸好他的小肚皮有一个“后备轮胎”；奶奶则深信这是上帝的看顾。

以后要哄大B睡，奶奶会吟这首儿歌：小宝宝，真淘气，睡不着，床上嬉，翻过来，翻过去，叽里咕噜滚下去。

23-5-2006



宝宝一周岁

两个小宝宝自呱呱坠地，学翻身、学爬、学步行，不知不觉已走过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今天欢庆一周岁。

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其实并不完全一样）的小男孩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都会吸引一些人的目光。人们最好奇的莫过于如何辨识兄弟俩。

两兄弟身上没有胎记，家人通常靠衣服的颜色来区别。哥哥大多穿蓝色（深蓝、浅蓝、天蓝……）的上衣；弟弟则以白色、米色与黄色为主。偶尔妈咪童心大作，将兄弟俩的衣服掉换穿，爷爷奶奶多半不察，只认衣服不认人，于是大B变小B，小B摇身一变，当“大佬”。

除了相貌，两兄弟所乘坐的双人婴儿手推车也是引人注目的焦点。一位友人戏称这辆庞然大物为十轮罗里。说起来还得

感谢这款手推车的设计者，使大小二B可以同乘一“车”出游。

以往，只要将两兄弟放进手推车，系上安全带，就可以任由大人摆布，要往东走或向西行都没问题；如今“大个仔”了，意见多多，动辄施展金蝉脱壳的本领，从安全带中脱困起立，大人看了捏一把冷汗，两个小子却得意洋洋，根本不知危险为何物。

幼童们在一块儿游戏时，难免会发生争执，那么双胞胎兄弟是否也如此？没错！争玩具在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小B眼明手快，力气又大，大B往往还没意识到“危机”逼近，怀里的玩具已然易手。

当然，他们也有相亲相爱的时候，特别是当一个坐在手推车里，另一个坐在学步车时，只见一个绕着另一个转圈圈，玩的是官兵捉贼。他们在自己所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中笑着、叫着、绕着、躲闪着，浑然忘却周围的人与物，甚至于忘形地将自己最爱吮吸的手指头伸入对方口中，不知是向“敌人”挑衅（有胆量你就咬一口！）还是要把好东西和亲兄弟分享。若不是大人及时抢救，恐怕那根肥肥短短的食指早被八颗牙齿“盖”上印记了。

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爷爷奶奶特地送上两辆三轮车，盼望两个小宝宝骑上它们，一生行走在正直的道路上。

宝宝们，生日快乐。

31-10-2006



掉进鸡窝里

大B小B才一岁半，不知宠物为何物，当然更不会要求买小动物来作玩伴。爸爸小时候常跟鸡鸭狗猫一起嬉戏，这次大概是想重温旧梦，竟然买了四只小鸡回来。

小鸡被带回家时，天色已暗，仓促间找不到“房子”供它们栖身，只得用一个盛芦柑的纸箱，铺上一层报纸，草草筑了一个“鸡窝”。那纸箱原本是大B小B的玩具。他们喜欢坐在里头，让大人推着转来转去。现在箱子里多出四只毛茸茸的小东西，肯定更加好玩。

兄弟俩心意相通，不约而同，一起抬起短短的腿，跨进纸箱里，准备挤进去与小鸡共乘一“车”，若不是大人及时阻止，小鸡们恐怕一只只都要驾鹤归西去了。

一天，两个小帅哥又走到箱子旁去看宠物。奶奶一手搂住

一个，以防他们出手去捉。不一会儿，弟弟挣脱束缚，绕到另一边去，与奶奶隔着箱子面对面。为了看得更真切，小家伙双手扶着纸箱盖（四个盖子被竖立起来，用胶纸粘着，增加围墙的高度，避免小鸡往外跳。），身体向前倾。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砰”的一声，小调皮的上半身竟然“嵌”进纸箱内，身体呈倒V形，造型优美，不知情者也许还会以为这小子在呈献体操表演。

在厨房忙活的妈咪闻声（哭声）而来，正好赶得及欣赏一幅奇景。只见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鸡从箱里跳到小B头上，再跌跌撞撞地往上爬，最后颤巍巍地站在“体操王子”的背上。

在这起意外事件中，受害者（小鸡）倒是安然无恙，肇事者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那光滑的小脸蛋被刮破一层皮，留下一个小小的疤痕。

一只弱不禁风的小鸡居然也有本事爬到人的头上去，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呢！

20-5-2007



累不累

一些友人得知季仁与我充当全职保姆后，忍不住问：“累不累？”

我的回答是：“不累——是假的。”

想想看，两个精力充沛的小人儿，一忽儿爬上窗格子，一忽儿冲进厨房去开煤气炉，一眨眼，又见其中一个坐在楼梯口，悠然自得地晃动两条小腿。一整天下来，爷爷奶奶至少在屋内跑了两公里的路程，您说，累不累？

然而，这种累与教学或批改作业的劳累不太一样。学生给老师的“回报”（品行的改变或学业的进步）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见；而张季仁与李艾媚则几乎分分秒秒都有“报酬”。两个孙子银铃般的笑声可以逗得爷爷奶奶笑逐颜开，柔软的身子亲热地依偎在你怀中，那是一种毫无保留的信赖与依恋。这些都是

金钱所买不到的。

每天早上，二老二少一起出去“饮早茶”。回家后，替他们穿鞋子，让这对小兄弟在车房自由活动，由爷爷独自看顾。这是大B小B最爱的时刻。奶奶则溜入厨房，着手准备两个小孩的午餐，或煮肉粥，或熬汤蒸饭。

一切弄妥后，奶奶回到车房，联同爷爷将孙子哄入屋内，若是他们还未尽兴，就得看情形斟酌处理——时候还早的话就延长活动时间，否则只好动用“老鹰捉小鸡”这一招了。

接下来是调好温水，供两个宝宝洗头、洗澡，换上干净的衣裳后，全身香喷喷，那一身的香，是以奶奶浑身湿漉漉，一副落汤鸡的狼狈相换来的。

洗澡后一瓶奶，快活似神仙。享用过牛奶后，兄弟俩在客厅嬉戏。支离破碎的积木，拼图等旧玩具，一个个从大纸袋找出来，俨然又成了新的，充满新鲜感。两人挑选心中所好，各取所需，偶尔也因同时看中某样东西而争得面红耳赤。如此嘻嘻哈哈，不知不觉，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午餐后，两兄弟轮流被放进沙笼，先睡着的那一位会被抱到床上安眠；另一位则睡在沙笼。这一觉也许两小时，也许三小时，奶奶趁这段时间用午餐，再将洗衣机里的衣服取出晾晒，至此，方可以坐下来喘一口气，享用一杯香浓的咖啡，看看时钟，已接近下午二时了。

8-8-2007



可爱

一岁多的小孩可爱不？

21个月大的大B小B正处于牙牙学语的阶段。

爸爸和他们说客家话；原籍广东的妈妈教广东话和英文单字；爷爷和奶奶以华语和他们沟通。不知是否太多太杂，两个小孩说起话来不中不西，不咸不淡，有时要猜上老半天才知道他们要表达的是什么。

由于发不出“士”这个音节，他们管“巴士”叫“巴——”；把“嘴巴”说成“尾巴”；Boulevard（富丽华）被读成“Vi-Vi-Ver”；最离谱的是“帝宫”，竟然变成“Tik-Toh”。

两兄弟出生的时间只差三分钟。短短的三分钟就这样确定下兄与弟的身份；这身份又奇妙地彰显在他们的个性上。大B甚具大哥风范，看见弟弟观赏电视节目时，与电视机的距离太

近，他会遵从奶奶的指示，上前把弟弟拉到奶奶身边。做弟弟的起先老大不乐意，之后见哥哥坚持完成任务，连连扯动自己的衣袖，踌躇了半晌，方才勉为其难，跟着哥哥走，给老哥一个面子。

兄弟俩喜爱表演，若有一个不小心跌倒，另一个必依样画葫芦，以同样姿势表演一遍，借此告诉家人，弟弟或哥哥刚才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这样扑倒的。

一天，小B突然兴致大发，引吭高歌：“妈咪打，爸爸打，妈咪打，爸爸打……”一面唱，一面双掌齐出，运功往前推。大B一听乐了，也拉开嗓子唱起来：“妈咪打，爸爸打……”

悦耳的歌声在客厅缭绕，唱得不知多欢快。问他们打哪里，两人不约而同，以手拍拍臀部，齐声回答：“打Pet Pet！”

挨打还这么开心，可以想见，爸爸妈妈出手肯定不重，虚张声势的成份居多。

箴言书十三章四节如此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管教，有时真的需要动用鞭子呢！

12-8-2007



大个仔

晚饭后，客厅热闹起来。

爷爷聚精会神观赏印度羽球公开赛，马来西亚男双正与中国队对垒；爸爸坐在电脑前工作；奶奶一边折衣服，一边注意荧光屏上的赛事；妈妈手上拿着两杯水，不时提醒两个在玩耍的小孩过去喝一口。

小孩不是别人，正是大B小B。两个人隔着一张凳子，面对面站着。一本旧日历被他们一张张撕下，扭成一条条，双手分别握住纸条两端，将中间部分放在凳子边缘压一压，口里发出“得——”的一声，然后，用食指虚点三下，同时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两个小孩一本正经，四只小手忙个不停。奶奶看了半天，方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两个孙子不知何时受聘于超级

市场，正为顾客提供服务。看他们忙碌地将一包包“萍果”、“马铃薯”、“小葱头”的袋口收紧，用胶纸粘牢，然后称出重量，贴上价格标签，虽是模拟表演，却也似模似样。

玩了半天，小B先放下正经的脸孔，朝哥哥扮了一个鬼脸。大B被逗乐了，双方即兴进行扮鬼脸比赛，虽然来来去去都是那两款同样的表情，两人却乐不可支，“咯咯咯”地笑得全身乱颤。

两个小帅哥自从农历新年去了一趟外公家回来，仿佛长大许多，常常神气地对爷爷奶奶说：“大B大个仔，小B大个仔”到底这两个“大个仔”有多大呢？

按虚龄计算，大B小B已经四岁，实际上他们才两岁半。兄弟俩相貌虽然非常相似，性格却明显地不同。小B较调皮；大B较稳重。

每当父母要带他们外出时，弟弟总会快速地抢到大门口，然后大声宣布：“去改该（游玩），弟弟要去，哥哥不要！”说完刻意回过头，扬起手对哥哥说“拜拜”。

这一招常惹得哥哥发急，每每带着哭腔澄清：“哥哥要去！哥哥要去！”

大B的稳重表现在对弟弟的爱护。有一回，小B从小客厅推着一张木凳，要到大客厅去。两厅之间有一台阶，一不留神就会失脚。大B意识到弟弟可能会摔跤，赶紧上前阻止小B继续前进。小B却误以为哥哥和他争凳子，心里老大不乐意，于

是一个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另一个极力拦阻，相持不下，双双号啕。奶奶上前看个究竟，大B仰起头，满脸泪痕地向奶奶求助：“不要推，弟弟跌倒。”

句子虽不完整，奶奶还是听明白了，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被深深触动，忍不住在孙子那张“花猫脸”上亲了亲，柔声安慰：“不怕不怕，哥哥帮忙，奶奶帮忙，弟弟不会跌。”

那张凳子后来被三个人六只手抬到大厅去，大B如释重负，破涕为笑；小B也知道自己错怪哥哥，敌意顿消，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哥哥，老气横秋地说：“弟弟抬起来，没有跌倒。”语气中听不出有感激的成分，倒是带着一股“你怎么那么大惊小怪”的味道。

两个小孙子牙牙学语之初，奶奶先教他们说“我爱你”。他们喜欢以亲昵的肢体语言来表达那个“爱”字，或揽着对方的脖子，或给对方一个熊（当然是小熊）抱，即使是在闹得面红耳赤之后，两人也愿意遵从奶奶的指示，以这句话化解一切的不愉快。

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两只温驯的小绵羊开始有自己的性格了。一次，两人又为了一些事扭成一团。小B气力较大，占尽上风；大B反抗乏力，情急之下，张开嘴巴，露出一口整齐的小白牙，对准小B的手臂，作势欲咬。这一口若咬下去，势必留下难以磨灭的齿痕。奶奶好不容易将两人分开，双手各搂一个，对大B说：“好了，没事了，跟弟弟说‘我爱你’。”

大B把头一扭，清脆的声音从撅着的小嘴发出来：“我爱你，弟弟，磨——”

一声“磨——”把奶奶弄得一愣一愣，还未回过神，那边厢，伶牙俐齿的小B也不是省油的灯，立刻回敬“大佬”一句：“我爱你，哥哥，磨——”

两人的神情活像斗鸡场上两只对峙的小公鸡。原来两个小家伙要表达的是“我不爱你”，可是这一句话他们不会说，只好使用自创的语法。

“磨”是客家话，意思是“没有”。把他们的对白整理一下，通俗地说，也就是：“我爱你？门都没有！”

两个如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小家伙相对而立，一起鼓着腮帮子，形成一幅趣味图。

奶奶知道，此时此地，绝对不宜露出半丝笑意，以免被误以为“嘉许”；然而，不知怎么搞的，一串“呵呵呵”的笑声，突然遏制不住地迸发出来，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气氛顿时一扫而空，两只小公鸡不约而同，“咯咯咯，咯咯咯”地欢唱起来。

“我爱你，磨——”

真是的，怎么可以这样！



大少与二少

大姑星语见爷爷奶奶如此“服侍”两个小侄儿，不禁以广东话谑称他们“大少”、“二少”。

两位小少爷平日胃口不错，喂他们吃饭也不难，你一口我一口，很快就吃饱了。然而小孩子毕竟还不定性，不能要求他们每一餐都乖乖地坐着吃。

一天中午，两人边吃边玩，奶奶跟在他们后面绕着沙发走，活脱脱一副佣人相，忍不住提高嗓子喊：“大少，过来吃饭；二少，喝汤。”

乍一听到不同的称呼，两兄弟都觉得新奇，一起笑咪咪地走到奶奶身边，连吃几口。吃着吃着，大B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问小B，小B指着门口：“大少在外面。”

奶奶忍住笑，再问：“二少在哪里？”

“二少”一本正经地以食指在自己胸口点了一点：“二少在这里。”

两位少爷拥有一辆双人手推车，座位是前后排列。之前大人并没有硬性规定他们哪一个坐前面；哪一个坐后面，他们也不曾提出特别要求，直到有一天，坐在后座的小B顽皮地用脚蹬前座的椅背，大B越是叫他不要，他越是蹬得起劲，明显地带着挑衅的味道，此举终于惹恼了大B，从此拒绝坐在前面。

一天，爷爷错把弟弟当哥哥，“塞”进后座。哥哥见好位子被霸占，立刻发标，说什么也不肯坐下去，兄弟俩再一次为了座位争得脸红脖子粗。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出现，也为了避免爷爷认错人，每逢要让他们乘坐手推车时，奶奶都要出言提醒，然则用什么语言呢？华语、客话、广东话他们都听得懂。奶奶后来用的是国语：“Ini belakang, Itu hadapan.”

如此数日，相安无事，又一日，爷爷将大B从汽车里抱出来，要放到婴儿车上，大B突然神秘兮兮，悄悄在爷爷耳边说：“belakang 是后面。”

声音虽小，小B还是听见了。小家伙那天心情特好，也不和哥哥争，还挺无所谓地与哥哥一唱一和：“弟弟 hadapan, 坐前面。”

爷爷奶奶面面相觑，没想到“把戏”这么快就被拆穿。

奇怪！破绽到底在哪里？



两只小白兔

近来，大B小B非常抗拒洗头，浴室常传出他们的哭叫声：“呜呜呜……洗头不要，洗头不要！”

有时一个在里面（浴室）哭，另一个感同身受，在外面以“和声”配合，往往在客厅那个哭得比里面的还要凄厉。这对“乐坛新秀”的二人组合，“歌声”震耳欲聋，令奶奶大为吃不消。

为了消除孙子们对洗头的恐惧，奶奶讲了一个故事给他们听。主角是小公鸡和小白兔，配角是小花狗，内容如下：

从前有一只小公鸡，它不爱洗澡，身上一天到晚脏兮兮的，有一股怪味。小公鸡的好朋友小白兔就不同了，它天天洗头，洗澡，全身香喷喷的。

有一天，小公鸡和小白兔在路上遇见一只小花狗。小花狗

闻了闻小公鸡身上的羽毛，退后一步，掩着鼻子说：“唔！你很臭，我不跟你玩！”

接着，小花狗又嗅了嗅小白兔，然后露出陶醉的表情说：“唔！好香哦！我要跟你玩。”

故事说到这儿，奶奶摇身一变，成了小花狗，闻闻大B，又嗅嗅小B。

被迫“扮演”小公鸡的大B突然站起身，揽着奶奶的脖子，热切地说：“我要跟你玩。”稚嫩的童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

奶奶顿时意识到不妥，赶紧将老大搂在怀里，也给他一句：“我要跟你玩。”

与此同时，小B一个箭步扑进奶奶怀抱，仰起头，模仿小花狗的语气：“我要跟你玩。”

这个故事留下一点点“后遗症”，之后几天，大B有时会突然扔下手中的玩具，快步走到奶奶跟前，以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奶奶：“哥哥头发香香，我要跟你玩。”

每当大B这么做时，小B也会立刻挤过来，亲亲热热地说：“弟弟有洗头，我要跟你玩。”

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故事，但是小公鸡被弃绝的痛苦，大B小B已能体会，难怪他们都想当可爱的小白兔——爱清洁，被接纳，受肯定。

13-4-2008



大人不可以

奶奶现在才知道，原来幼儿也有“叛逆期”。大B小B正处于这个阶段。

过去，爸爸或妈咪若不允许兄弟俩吃某些食物，他们至多愁眉苦脸地向爷爷奶奶投诉：“爸爸说不可以；妈咪说不可以。”

如今不同了，那天，小B看见爷爷在厨房削黄梨，嚷着要吃。爷爷叫他先去请示爸爸。小馋嘴顺从地跑到客厅去。“爸爸，弟弟要吃黄梨。”

“唔跌！”（“唔跌”是客家话，意思是不可以。）爸爸那充满威严的声音爷爷听得清清楚楚。

爸爸话音刚落，“噔噔噔”的脚步声立刻响起，小家伙回头往厨房跑，一面欢快地向爷爷报告：“爷爷，爸爸说可以！”

爷爷一愣，差点儿喷饭，这小子竟敢歪曲爸爸的意思，真

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两个胆大包天的小子喜欢到厨房去开煤气炉。大人的告诫他们都听得懂，也记在脑子里，甚至还会彼此提醒：“煤气有毒，不可以玩！”

然而，讲归讲，一有机会，他们俩还是要偷偷地“玩”。为了把“唔跌”化为“做跌”（可以），奶奶的口头禅“大人可以，小孩不可以”竟然被两个小家伙改成“小孩可以，大人不可以！”

2008



“糟糕！好像是爸爸来了，快找个地方藏起来！”



“神医”

不听老人言的小孩终于吃亏了。一天，大B小B随着妈咪从公司回家。下车后，小B右手捧着左手，给奶奶看他的姆指。“弟弟给热水烫到，有喊包。”（注：喊包“是粤语，意思是“哭包”。两兄弟管“哭”叫“喊包”。）

奶奶一看，大姆指果然红了一片，于是用芦荟汁替他涂抹。

手指受了伤，人也没心情玩了，受伤的小男生坐在客厅，雪雪呼痛。大B极为关心，走前去半命令式地对弟弟说：“给哥哥看一下！”

“不要！”出于本能，小B将手一缩，以免被哥哥碰到。

“给哥哥看一下！”好个大B，摆出大哥的架势来了。

“好！”一向不买哥哥的账的小B竟然乖乖伸出左手。

大B仔细看了看，又凝神想了一会儿，突然俯身拿起地上的一个枕头，征求弟弟的意见：“搽 Tweety Bird?”

“好！”小B出乎意料地爽快，任由大B摆布。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看得满头雾水。原来，那个小枕头的枕头套上有几只可爱的卡通 Tweety Bird 图案。大B就是用这几只小鸟为小B治疗烫伤的皮肤。

奶奶从头到尾把这出“戏”看完，憋着一口气不敢笑，差点儿没晕倒，这“神医”的医术……嘿嘿！实在不敢恭维。

2008



“喀嚓！”“咦！什么声音？吓弟弟一跳！”



睡觉不要

温馨的六月，妹妹抢在父亲节来临之前诞生了。两个小帅哥见不到妈咪，也没刻意寻找，问他们妈咪到哪儿去了，两人异口同声：“去医院抱妹妹。”

语气中没有特别的惊喜或期待。两天后，一个陌生的（陪月）安娣出现在家中，妈咪也抱着一个小脸红扑扑的小人儿回来。

两兄弟惊疑不定，家里怎么一下子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妈咪好像也不一样了，大部份时间“躲”在房中，那双以前常常拥抱他们的手，现在只抱妹妹一个。

更可怕的是，妈咪说她不能够跟他们一起睡了，那温暖的床铺如今只属于妹妹和妈咪。还有，还有那个陌生的安娣，她怎么可以和妈咪睡同一个房间？凭什么？凭什么要他们兄弟俩

搬到小姑的房间和爸爸一起睡？

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夜深沉，两兄弟的眼皮困得快睁不开了，却依然强打精神赖在奶奶怀里和奶奶讲条件。

“睡觉不要！”

“去小姑房间睡觉不要！”

僵持了半天，爸爸快刀斩乱麻，一招“老鹰捉小鸡”，将两只小公鸡挟在腋下。两兄弟奋力挣扎，夜空中，杀猪般的叫声随风远远飘送出去。

“呜呜呜……睡觉不要！”

“去小姑房间睡觉不要！”

6-8-2008



“我们没有打架，只是拗手瓜而已，嘻嘻……”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妹妹出生时，表姑石头正好去中国乡下探亲，接到消息，立即以手机传短讯祝贺，末了一句问：“小公主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可不就把平平凡凡的妹妹捧上了天，成了“公主”。

小公主长得很可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这么认为；不过，两个哥哥可不同意。大哥说：“妹妹不可爱！”

二哥马上附和：“妹妹不美丽。”

两位哥哥的语气酸溜溜，醋味远远都闻得到，谁叫这个小不点儿霸占他们的床铺和妈咪呢！搬去小姑的房间，没有熟悉的“气味”，没有妈咪的同在，睡觉变成一件可怕的事。每天晚上，兄弟俩依偎在爷爷奶奶怀中，坐在客厅耗着，说什么也不肯随爸爸上楼去。“老鹰捉小鸡”这一招又不能天天使用，没奈

何，妈咪只好辛苦一些，先喂妹妹吃饱，让她睡下，然后才陪两兄弟到小姑房里，等他们睡着再抽身离去。

一天晚上，二老二少在客厅痴痴地等，等待妈咪在楼梯口的呼唤：“大B、小B，睡觉时间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平日最迟11时30分，妈咪就会出现；但是那天，那天时钟的长短针已重叠在12这个数字上，只要秒针向前再跨一步，新的一天就开始了。两个小帅哥熬得双眼通红，没精打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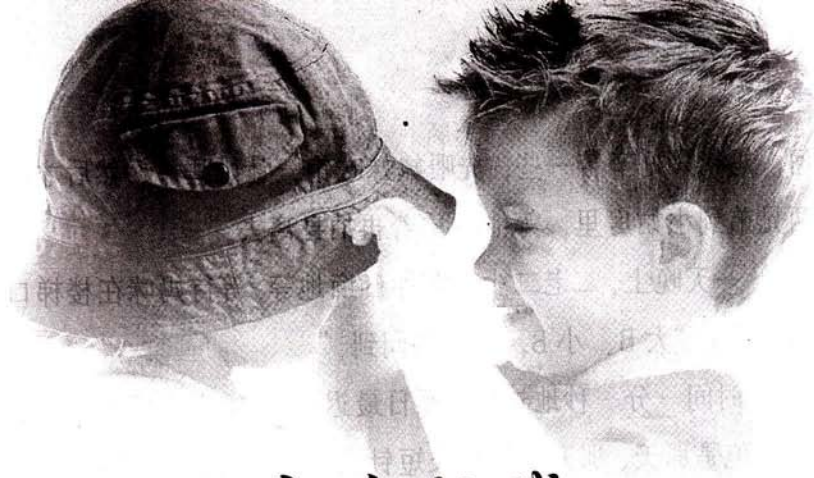
妈咪，你在哪里？

不能再等了，爷爷将门窗关好，熄了客厅的电灯；奶奶牵着他们的小手，一起上楼去，先敲小姑房间的 door，没回应，打开一看，爸爸已呼呼入睡；再敲妈咪的房门，良久，门被打开了，妈咪睡眼惺忪，从房里探出头来。原来妈咪也累极会周公去了。

看到妈咪，兄弟俩脸上的愁容顿时一扫而空，一起发出欢呼，向前扑去。

噢！妈咪，亲爱的妈咪，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3-8-2008



官兵捉贼

有一种游戏叫“官兵捉贼”。爷爷奶奶最近常和两个孙子一块儿“玩”。两兄弟逢玩必哭，屡试不爽，个中原因，稍后便知。

三十天一转眼就过去，妹妹满月了。爷爷奶奶白天照顾两个精力充沛的小子；晚上还得陪他们在客厅等妈咪，一天十多个小时全花在孙子们身上。奶奶开始吃不消，累得只想趴在地上不再起来。与妈咪磋商后达成协议，也就是晚上爷爷奶奶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两个小宝宝由爸爸妈咪自己照顾。

第一天晚上，奶奶洗好碗碟，满心欢喜地准备上楼享受自由时光，谁知一脚刚踏上楼梯，立刻被两兄弟发觉，一起奔过来，使劲将奶奶往客厅拽，双双恳求：“奶奶上楼不要；奶奶坐弟弟这边，坐哥哥这边。”

可怜奶奶第一天的“自由”就这么泡汤了，被四只眼睛监视着，插翅难飞；爷爷那天跑得快，悠哉游哉，躲在自己房里享受阅读之乐。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奶奶学聪明了，上楼前，先若无其事地在沙发上坐一会儿，消除兄弟俩的戒心，之后乘他们没防范，赶紧一个箭步往楼梯冲，背后常伴随着四条小腿急促的脚步声与哭叫：“呜呜呜……奶奶去房间不要。”

这种“游戏”差不多天天都得“玩”一两次。幸运的话，爷爷奶奶可享有一晚的美好时光，当然也有偶尔被“捉住”，被拉回客厅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您经过一户人家的大门口，看见客厅中有二老二少相对而坐，老的神情无奈；少的全神戒备，不必问也知道，准是爷爷奶奶跑得慢，又叫两个小兵给逮住了，呵呵呵……

20-08-2008



笑容哪里去了

那天带着大B小B在住家附近散步，绕着周围的房子走了一圈，来到一条大水沟旁。水沟另一边是红新月会路，不远处设有交通灯。适逢下班时间，车辆络绎不绝，或呼啸而过；或因红灯出现而停下等候。

大B小B太久没出来活动筋骨，知道再拐一个弯就到家门口，又得被大人“关”进屋子里。两人心意相通，双双挣脱爷爷奶奶的手，奔向路旁的铁栏杆，齐声欢呼：“哥哥要看车！弟弟要看车！”

兄弟俩倚在矮矮的围栏上，探出头，朝来来往往的车辆说“拜拜”，一面兴奋地挥动小手。

艾媚留神观察汽车司机、摩多车骑士与乘客的反应，只见十个有九个神情冷漠，只有极少数露出微笑，倒是坐在汽车里

的小乘客，大都对这两个小男生报以同样热情的微笑。奇怪！成年人的笑容到哪里去了？

十年二十年后，也许有一天，大B小B也有机会看见路边的小童向行人挥手致意，希望届时他们俩不会吝啬挥动他们的手，也希望这两兄弟的笑容依然像儿时那么纯真，那么灿烂。

17-9-2008



“弟弟，过来！哥哥 Sayang 你。”



开学咯

退休三年，天天都是假期，对于新学年开学或学校假期已没什么感觉；然而今年不同，今年我们家有两个小宝宝要上幼儿园，这是件大事（买制服及缴学费等已花了两千多令吉。两个小宝贝若不肯上学，这一切都要泡汤。您说这是不是大件事？），得先做好准备工作。

所谓“准备”，无非是想办法让两个小家伙“爱上”幼儿园。于是妈咪一有空就替两个儿子“洗脑”，洗去他们对学校的恐惧，再以夸张的语气描述幼儿园种种的好——有很多小朋友，有很多玩具，老师会讲故事，老师会唱歌……末了充满期待地问：“妈咪带你们去上学好不好？”

“不好！”两兄弟一口回绝，异常干脆。

开学日终于来临，爸爸一早上班去了，爷爷奶奶妈咪也早

早起来忙活——泡牛奶给大B小B喝，替他们洗澡，更衣……一切弄妥后已八时十分。幼儿园上课时间是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三十分。糟糕！第一天上学就迟到了。

两个哥哥要上学，七个月大的妹妹也以“行动”支持。一辆车子载了三个大人和三个“小人”，浩浩荡荡出发了。在车上，大B小B似乎还未意识到自己是去上学。两人兴高采烈，吱吱喳喳。

车子停在幼儿园的停车场上。大B先下车，小B紧抓着司机座的椅背不松手。好不容易将他哄下车，兄弟俩却不肯自己行走，一起伸出双手要抱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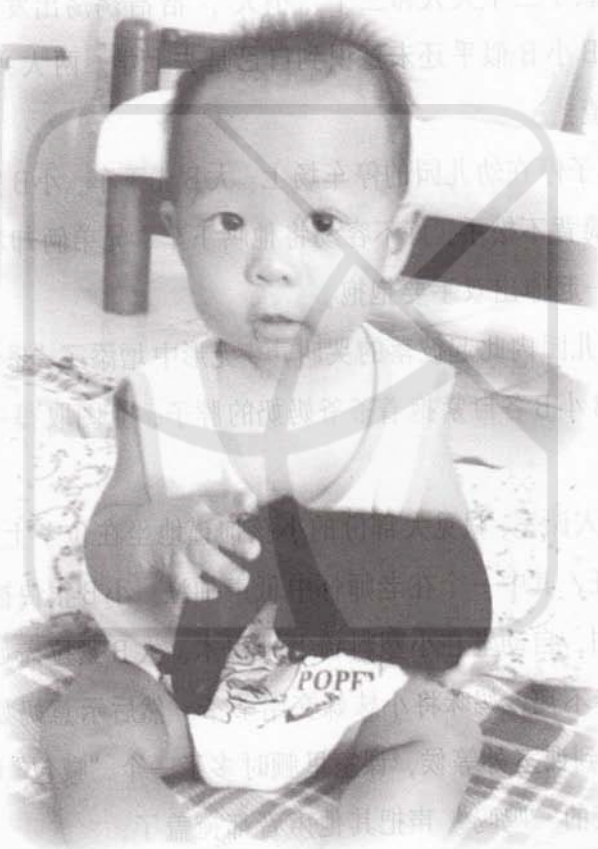
幼儿园内此起彼落的哭叫声，无形中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大B小B各自紧抱着爷爷奶奶的脖子，企图取得一丝安全感。

进入课室，只见大部份的小孩拘谨地坐在位子上。有三个眼泪汪汪，其中一个在老师怀中低声抽泣。小B很快被桌上的玩具吸引，自动坐在小塑料椅上堆积木，大B紧拉着奶奶的衣角，寸步不离，妈咪将小妹妹交给爷爷，然后示意奶奶挣脱大B的手，到课室外等候，课室里顿时多了一个“喊包”（哭包），振耳欲聋的“呜呜”声把其他声音都掩盖了。

那一天，妈咪被迫留在课室内“上课”，直到放学，小妹妹困得趴在奶奶的肩膀上，呼呼入睡，爷爷是司机，当然也得留下。

……开学日，我们就是如此这般度过的。

15-1-2009



“妈咪等一下！弟弟的口水还没擦掉，不要拍先。”



一起发霉

妈咪四十天的产假很快结束了。爷爷奶奶陪两个孙子玩了一个多月“官兵捉贼”的游戏，大呼吃不消，尤其是奶奶，被两个小兵“围剿”，身上仅存的一点脂肪燃烧殆尽，体重直线下落。

爸爸妈咪不放心将小公主交给保姆看顾，唯一的办法是让妈咪辞去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孩子。

妈咪的辞呈还未递上，上司已听到风声。这位同样已升级为人父的老板劝妈咪将两个小兵送去启蒙班，又特别恩准妈咪上班时间具伸缩性。如此一来，妈咪只好打消去意，继续留任。

家中添了一个小宝宝，爷爷奶奶的作息時間有了很大的差別。每天早上，爷爷梳洗完毕，穿戴整齐，“呼”的一声，发动他的“以诺蛙”，出门找朋友喝茶聊天去了。这一聊少则一两小

时，多则整个上午。奶奶如往常般，周旋于两个小兵之间——替他们洗澡，泡牛奶，讲故事，唱儿歌，折纸青蛙，画图画，变魔术……有时还得充当审判官，排解纠纷，用尽十八般武艺。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奶奶也不知自己究竟多久没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感觉上自己有点儿像被人丢弃在垃圾桶的面包，都快发霉了。

一天晚上，两个小兵歌兴大发，一遍又遍地唱：“一起发霉、一起发霉……”奶奶一惊，奇怪！“发霉”的事明明只对爷爷一个人提起，这两个小家伙怎么会知道？而且还蛮有同理心地陪奶奶“一起”发霉！

真相后来大白，原来小兵们唱的是从电视节目中学来的广告词：“I Believe, Easy Phamax.”

嗯！还好，奶奶并不是真的发霉。

注：兄弟俩发音不准，把“Easy Phamax”唱成“一起发霉”。

2-4-2009



误入陷阱的保姆

一位退休校长悄悄向季仁透露：“照顾小孩很辛苦！”

君特别强调那个“很”字，说罢又补上一句：“比教书吃力得多！”

这位校长与太太共同帮忙儿媳看顾孙子，就像季仁与艾媚那样。

另一位女老师说，她退休后因一时不察，掉入“陷阱”，成了外孙的保姆。老师解释说，当初她被外孙可爱的外表所“蒙骗”，故此没经过三思，就贸然接下这份“工作”。真正的保姆生涯开始后，她才发觉一点也不好玩。小孩跟大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会笑，会哭也会闹，遇到乍晴乍雨的天气，说不定

还会伤风咳嗽，感冒发烧……老师慨叹，当了保姆后，整个人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拴着，失去自由。

上述两位所言均发自肺腑，然则李奶奶艾媚又如何？

唉！自从小妹妹诞生后，爷爷奶奶镇日被两个“小兵”盯着，寸步难移。小姑用了一个很贴切的形容词——“黏”。

没错！爷爷奶奶的感觉正是如此，仿佛身上附着两块大年糕。嗯！年糕诚然可口，但也不能从早吃到晚啊！

诸位误入陷阱的保姆，您们说是不是？

2-4-2009



大B：弟弟你看，哥哥的脚可以举高高。

小B：不要吵，好像有狗仔队偷拍。



送哥哥去学艺

农历新年期间，大姑小姑都在家。两姐妹喜欢观察大B小B的一举一动，听他们以稚嫩的嗓音说不纯正的华语；看他们闹；也看他们之间奇特的相处方式。

一天晚上，众人围坐在客厅。小妹妹随妈咪上楼睡觉去了。两兄弟一边玩，一边进行“反观察”。两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在浓密的睫毛遮掩下，不时偷偷打量姑姑们。

小姑正与大姑说悄悄话，两人叽叽咕咕，比较两兄弟相貌与神态的差异。突然，小B将桌上的玩具扫落地上，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眨也不眨，观看大人的反应。

很显然，这是一种挑衅。奶奶以命令式的语气叫他把玩具捡起来。小家伙不乐意，慢腾腾地拖延时间，似乎在挑战奶奶的耐性。大B那天心情特美，一方面也许是担心小B会被罚，竟

自告奋勇地对奶奶说：“哥哥帮忙，哥哥拾起来！”

说完立刻钻入两张沙发之间的空隙。小B露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爬上沙发，大大咧咧地坐着，低头欣赏哥哥的忙碌。大姑小姑在一旁目瞪口呆。

突然，小家伙伸手向下一探，一把抓住哥哥的头发；大B吃痛，放声大哭。这一幕让众人看傻了眼，大家七手八脚，“营救”哥哥。

好不容易让弟弟松开五指，没想到这小家伙竟哇哇大哭，顷刻间变成泪人。大姑小姑第一次见到这种“奇人奇事”，频呼：“太过份了！”

两个姑姑一致认为有必要让哥哥长得更强壮一些。奶奶听见她们压低声音，小声讲小声笑。

“送大B去学武艺……”

“等他学成下山，小B还不知道……”

“让小B尝尝铁沙掌的味道……”

“哈哈……”

16-4-2009



猫捉老鼠

自呱呱堕地至今，大B的体重一直追不上小B，总是差那么几百克；食量也是如此，小B要喝200毫升牛奶才会惬意地摸摸鼓起肚皮；大B只喝180毫升就饱了。

这两个三岁多的小孩很会“讲”道理。他们会彼此告诫，也会很“懂”事地对爷爷奶奶说：“煤气不可以玩（扭开），有毒！”

“不可以画（涂污）墙壁！”

“电灯不可以一直开关开关！”

“不可以抢别人的玩具！”

“不可以打架！”

不知情的人听了这些大道理，肯定会竖起大拇指赞一声：“乖孩子！”

殊不知兄弟俩只是得个“讲”字，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心情好的时候，哥哥会招呼弟弟一起享用美食，“弟弟，有 Mo Mo Kuih，快点来吃！”

弟弟通常不太领情，爱理不理的。碰到这种情况，哥哥会热切地跑到弟弟面前，将脸凑前去，再一次邀请：“快快来，等下给哥哥吃完罗！”

小B鲜少主动与哥哥分享食物。这个只比哥哥小三分钟的弟弟仗着力气大，一点儿也不把哥哥放在眼里。

有一回，小B又抢大B的玩具，得手后撒腿就跑。大B又气又急，在后头穷追。两人绕着客厅的沙发转了三四圈。小B越跑越快，渐渐贴近大B。大B察觉身后有异，猛然停下脚步，一转身，差点儿和收势不住的弟弟撞个满怀。自知理亏的小调皮还想逃，却被哥哥一把逮住，两人旋即扭成一团，难分难解。

一次教训过后，小B学乖了，和哥哥“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时，这只小老鼠先一个箭步逃脱猫爪，与猫保持一段距离，全神戒备，留心观察哥哥的动静。哥哥若从左边绕过来，他就往右边逃，警觉性高得很，全身的劲仿佛都蓄在两条腿上，灵活机敏，使猫哥哥无机可乘。

猫逮老鼠的游戏一点儿也不好玩；然而两个小家伙却乐此不疲。他们自己变换角色，猫随时可以变成老鼠；老鼠也可能变成猫。不过，无一例外的是，游戏通常是在惊天动地的哭叫声中结束。

“啊——”

“呜呜呜……”

30-4-2009



“喂！别跑！我捉到你了。”



我不要你咯

年初，爸爸妈妈将大B小B送入幼儿园。小B较快适应环境，大B十天有九天哭哭啼啼，被老师封为“哭包”。他们班上有三位老师。大B说他最喜欢Teacher Mary；小B则比较喜欢Teacher Susan。每当他们闹情绪或哭泣时，这两位老师会将他们抱在怀中“Sayang”，彼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转眼间，四个多月的幼儿园生活过去了，大B小B学会唱很多首歌，会认字，会读出笔划名称。他们喜欢扮演老师的角色，时常在虚拟的课室中下命令：“Every body sit on the floor！”声音清脆而愉快，浑身上下焕发出老师的光彩。

最近，情况有点不同，大B每逢放学回家，总爱找碴儿闹事，对妹妹尤其粗暴。他打她，推她，并且狠狠地教训：“你顽皮！我不要你咯！你去Teacher Kong那边！”无辜的妹妹时常被

训得眼泪汪汪。

奇怪！家里并没有人说“我不要你”这句话啊！这小家伙是从哪儿学来的？奶奶试探地问：“谁不要你啊？”

小帅哥鼓起腮帮子，闷闷不乐地答：“Teacher Mary。”

噢！原来是他最爱的老师。被最爱的人“抛弃”是痛苦的，难怪这小子如此郁闷。这个三岁的小男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顽皮惹老师生气，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只是做错一些事，老师却连他整个人都不要了。

随着老师亲切形象的幻灭，“Teacher 大B”不再和蔼，不再充满阳光。他对自己的“学生”（妹妹）说话很不客气，奶奶时常听见：

“Very naughty！”

“你顽皮，打你！”

“我不要你咯！你去Teacher Kong 那边！”

还不会说话的妹妹有冤无处诉，每每仰起泪痕未干的小脸，瞪着这个不知是哪里不对劲的大哥，仿佛在问：“哥哥，你为什么不要我？”

注：Teacher Kong 是幼儿园的训导老师，专门扮演“恶人”的角色。

4-6-2009



欢迎惠顾

大B小B时常跟着大人外出用餐，进出饮食中心的次数多了，耳濡目染，竟然对“做生意”产生莫大的兴趣。他们最先尝试的是薄利多销的“售卖盗版DVD”。兄弟俩一人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放了一些玩具，不停地向爷爷奶奶兜售。“要买DVD磨？”（“磨”是客家话的助词，相等于华语中的“吗”）。

两个人耐心十足，你不跟他买，他兜了一圈又走回来，“要买DVD磨？很好看的！”

有一回奶奶随口问：“多少钱？”

小B答：“两块！”一面说，一面用小手比了一个“V”字。

奶奶有意刁难，摇摇头说：“这么贵，奶奶没有钱。”

小B一怔，不知该如何把生意继续做下去，一旁的大B反应很快，立刻伸出一根指头，抢着说：“一块！一块就好了！”

结果，醒目的大B做成那单买卖。

卖了一阵子DVD，两兄弟有点儿厌倦了，双双改行到饮食中心去当“侍应生”。两个小家伙成天拿着一本小簿子和一枝笔，问顾客要吃什么，喝什么。爷爷奶奶只好陪着他们玩。客厅中，两个小男生不时扯开喉咙朝厨房喊：“Chinese Tea两杯，干面一盘，Kopi一杯……”忙得不可开交。

一天晚上，兄弟俩外出回来，一跨过门槛立即兴致勃勃地拿起小簿子和笔，走到爷爷奶奶面前问：“爷爷你要吃什么？奶奶你要吃什么？有沙巴油菜、青菜、小白菜、咕嚕肉、排骨王、奶油虾……”

噢！菜肴还真不少呢！两个孙子打开门做生意，我这个做奶奶的少不得要帮他们宣传宣传。

各位，“大B小B餐馆”新张伊始，所有食品与饮料一律八折优惠，欢迎惠顾，大宴小酌，无任欢迎，保证宾至如归、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12-11-2009



半日不见

开斋节前一周，小B身上出现几个小红疹，是妈咪先发现的。第三天，有些红疹变成水泡，经医生诊断后，确定是出水痘，拿了一些药物回家，其中一种有抑制作用，防止痘痘出得太多。也许是太慢服用上述药水，在发烧的症状出现后，水痘一颗颗冒出来，遍布小B全身。

小小B见二哥出水痘，也出了一些。妈咪形容这个妹妹太调皮，看见别人有，自己也要出几颗来“过一过瘾”。小B在开斋节假期过后完全康复，脸上的痘疤并不显著。然而就在开学前一天，大B受到传染了，这位大哥只好留在家里休息。

弟弟上学去，家里顿时清静了许多；哥哥懒洋洋的，少了一个常和他抬杠的伙伴，寂寞明显地写在他脸上。上半段时间还好，有妹妹陪伴；妹妹去睡觉后，做哥哥的百无聊赖，一听

见车声就赶紧奔到窗口张望。一次次的失望后，小家伙忍不住问：“奶奶，弟弟做什么还没回来？”

接连几天，寂寞的哥哥度日如年。一天中午，爷爷要去接小B，顺口问大B去不去。原本无精打彩的大B立即精神一振，忙不迭穿上鞋子，自己爬上车去。

到了幼儿园，两兄弟有如久别重逢的亲人，兴奋得不行，争相叙述各自的见闻。这对双胞胎有一个习惯，每当其中一个提出建议或讲述一件事，另一个必以一声响亮的“是”来附和。一路上，两只“小鸟”吱吱喳喳，说个不停。

“Teacher Mary有给弟弟盖印。”

“是！”

“哥哥和爷爷一起载弟弟回家。”

“是！”

“.....”

“是！”

爷爷手握方向盘，仔细听两个孙子讲故事，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微笑。人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咱们家这两兄弟是半日不见都“唔跌”啊！

8-10-2009



妹妹跌下去

午后一时许，奶奶到厨房去洗奶瓶；大B、小B与小小B在客厅玩耍。两个哥哥虽然已经四岁，但还不十分懂事，时常欺负老三，特别是小B，最爱抢妹妹的玩具。

奶奶人在厨房，心在客厅，惟恐三个小家伙发生争执。眼看奶瓶即将洗干净，蓦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爆发开来，是小妹妹的声音。奶奶扔下奶瓶，飞也似地冲到客厅，只见妹妹趴在地上；小B站在书桌旁沙发的扶手上；大B略低一级，站在沙发中央发怔，两人居高临下。

“妹妹从桌子这边跌下去。”小B抢先报告。

天啊！书桌有两尺多高呢！奶奶气急败坏，一面将哭成泪人的小小B抱在怀里，一面“调查”真相。“有人推妹妹吗？”

“弟弟没有推，妹妹是自己这样走走走，跌下去的”小B

边说边表演，一条腿还想跨到书桌上。

“哥哥也没有推。”大B摇摇头，似乎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奶奶没心情再追究，眼下最重要的是察看妹妹有没有受伤，拨开头发瞧瞧，头颅没有“包包”；额头、鼻子、嘴唇也没有脱皮或红肿；牙齿没断；肚子、胸口、背脊骨与手脚都完好无损，奶奶这才松一口气，取毛巾将小妹妹涕泪交错的花猫脸揩干净。

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平安，即使呆在家中也可能发生意外，奶奶深知人的能力有限，故此凡事交托，凡事祈求，凡事感恩，小妹妹从两尺多高的桌上摔下却安然无恙，奶奶打从心里发出一声：“感谢主！”

31-12-2009



“朵朵说，妹妹不可爱；弟弟说，妹妹不美丽。”



一波三折

几个月前，马航推出由美里至吉隆坡的廉价机票。妈咪上网买了四张（小妹妹是婴儿、另外付三十令吉），准备于10月初飞往西马。从那天起，妈咪天天数算日子，等着回娘家。

日历一张张被撕下，十月三日终于来到。当天下午二时半，爷爷奶奶将爸爸妈咪大B小B及小小B送到机场，在他们办妥登机手续后，才驱车离开。

到家不久，妈咪传来短讯，说飞机延迟20分钟。不一会儿，电话铃响，奶奶去接听，电话那一头传来妈咪气急败坏的声音：“大B不能飞，空姐要赶我们下飞机！”

原来一家五口原本已顺利登机，由于飞机迟迟未飞，大B小B坐不住，开始不太安份，小妹妹也参加一份。三个小家伙嘻嘻哈哈，引起一位空姐的注意，让空姐吓一大跳的是大B脸

上的痘疤。只听见她一声惊呼：“水痘？是不是水痘？天啊！我还没出呢！”

妈咪也被那位空姐的超大反应吓着了，心中“咯噔”一下，不知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麻烦；虽然之前医生已给妈咪“吃下定心丸”，谓大B已痊愈，无须隔离，不过，如果机组工作人员认为有必要，他们还是有权力阻止大B上飞机。

眼看飞机即将起飞，妈咪焦急莫名，赶紧拨打某私人医务所的电话，试图请医生帮忙向空姐解释，可惜适逢周末兼中秋节，医务所没有营业。该空姐坚持要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下机，并劝告他们最好取得医生证明，然后转乘下一班机，不过，据她所知，下班机已客满。

爷爷奶奶接获消息后，火速赶赴机场，将五个“坐过”飞机的人接上车，载到某医务所去，花了四十多令吉取得一纸证明书，准备晚上改搭亚航“闯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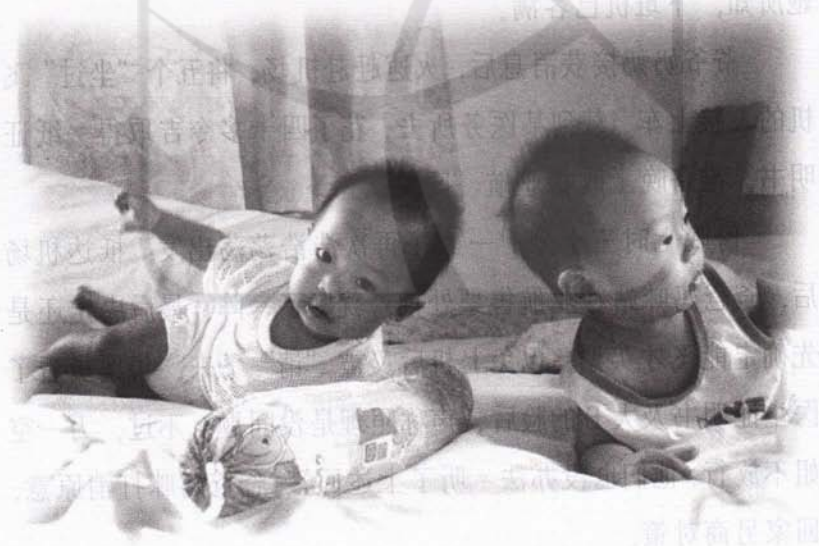
傍晚七时三十分，一家子再次浩浩荡荡出发。抵达机场后，爸爸妈妈站在亚航售票处前，犹疑了一阵，最后决定还是先确定能飞才买票，以免上机后又被“请”下来。售票员看了医生证明书及大B的脸后，声称照理是没问题，不过，万一空姐不放行，他们也没办法。听了上述回答，爸爸妈妈打消原意，回家另商对策。

第二天是星期日，没办公。星期一上午，爸爸妈妈前往马航办事处交涉，谓空姐阻止全家人飞行不合理，要求更换机票。

负责人最终安排他们于10月7日起飞，每张票须缴付六十令吉的更换费；另外，回程票已自动取消，爸爸得自掏腰包另购机票。

这一趟旅程虽然一波三折，逗留在外公家的时间也从六天减为五天，然而还是值得的。在一张张的相片中，奶奶看见外公、爸爸、妈咪灿烂的笑容，还有舅舅、阿姨……而笑得最开心的，莫过于大B，小B和小小B了。

15-10-2009



“这一招别的 Baby 要练一个月，我们两天就学会了。”



小公主

小公主其实并没有皇族血统。这年头很多东西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所以各位就请别去查究这位“公主”到底是来自哪个“山寨”了，好不？

小公主上有一对双胞胎哥哥。大哥名大B；二哥叫小B；小公主排行第三，所以被称为小小B。

小小B出世时重3.1公斤，和两位兄长一样，她也是喝母乳长大的。不同的是，两个哥哥在六个多月大时就被迫断乳，改用奶粉代替。这个老三因为是一人独享，所以到今天还能每日享用一次“母乳餐”（晚上临睡前），也许是这个原因，她的体质比老大和老二还要好些。

在五个月大之前，小小B的体重平均每个月增加1公斤。奶奶几乎是看着她一天天大起来的，抱在怀中也能感觉出甚有

“分量”。起初奶奶还有点担心，这小孙女的体重若是按照这速度递增，两年后怕不成了小胖子了。幸好小家伙很快就忙着学翻身、学爬、学走路，每天都有足够的运动，把身上多余的脂肪一一燃烧，变成一个苗条的小淑女。

在称呼方面，大人一向管大B叫“哥哥”；小B叫“弟弟”；小小B叫“妹妹”。小公主学会讲话后，也一天到晚追着小B喊“弟弟”，十分没大没小。这种称呼上的错误在一段时间后才被纠正过来。这个小女孩比爷爷本领得多，她可以正确无误地分辨出哪一个是大B哥哥，哪一个是小B“弟弟”。不像爷爷，常常得歪着脑袋问：“你是大B还是小B？”

小公主未满一岁就开始学讲话了。起先说的是单字。例如，奶奶逗她：“妹妹可爱吗？美丽吗？”

她会自信满满地点头：“爱——丽——”

单字之后是配词，“可爱”、“美丽”、“喜欢”、“不好”、“不要”等，很快都会说了。

由于经常和两个哥哥混在一起，小家伙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偶尔还会冒出让人意料不到的句子，吓人一跳。

大B小B其实并不爱和这个小妹妹一块儿玩，也许是年龄的差距，也或许因为妹妹是女生。他们有时刻意避开妹妹，躲在一角玩男孩子的游戏。妹妹对于如何促进友好关系有她自己的一套。她采用不请自来的方式，直接走前去，然后仰起小脸，以崇拜、热切而夸张的语气打岔：“啊？什么？是这样吗？是

吗？”

两个小男生终究是普通人，怎禁得起妹妹这种仰慕英雄似的眼光，少不得要摆出英雄的架势，教训或教导几句。这样一答腔，桥就搭上了，小丫头可不就顺顺当当地融入到兄长们的世界去啦！当然，这一招也不是每次灵验的，大多数时候，小妹妹扮演的是弱者的角色。不止一次，奶奶搓了面粉团，平均分给三兄妹，一转身，妹妹那份立即离奇失踪，而大哥或二哥的则会无端端“膨胀”一倍，个中缘由，不说大家也明白。

亏吃得太多，小妹妹的警觉性渐渐被磨练出来，每每在哥哥的“魔爪”伸出之际，她会机警地抓起自己的粉团，没命地拔足狂奔，客厅旋即鸡飞狗跳，上演一幕“攫夺匪”与小女生的追逐战。这种场景差不多天天都会出现，只不过角色时有更换，因为追人者人恒追之也！

小妹妹会看图讲故事，可惜不能参加演讲比赛，因为g和k这两个声母她还未能掌握，每当遇见这些字，她都得变着法子去读，这样一来，“咬字”这一项的分数肯定会被评审扣个精光。

在结束这篇文章前，且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猜猜小公主在说些什么。现在请看题目：

1. 木抓，很美丽哟！
2. 朵朵爬刀刀
3. 不要专门，好吗？
4. 大猪小猪去哪里？

5. 这是什么？乌追是吗？
6. 老冬冬有回家吗？
7. 探，探，妹妹要探探啊！
8. 喵喵跑踹踹。

- 谜底
1. 木瓜，很美丽哟！
 2. 哥哥爬高。
 3. 不要关门，好吗？
 4. 大姑小姑去哪里？
 5. 这是什么？乌龟是吗？
 6. 老公公有回家吗？
 7. 看，看，妹妹要看看啊！
 8. 猫咪跑快快。

如果您的答案全中，那么，恭喜您，
因为您有丰富的想像力，可以到我们家来
听小公主讲故事了。改天，就让小公主
讲一则《乌追吃木瓜》的故事给大家听吧！

25-12-2010



和小公主“打架”的就是这个
Naughty Boy。
(爸爸当时年纪小)



“山寨”公主趣事录

打架

咱家公主脾气很犟，有时候软硬都不吃，十分难搞。一天，爸爸放工回家，看见妹妹和两个哥哥一起站在一张小桌子上，模仿歌手们在台上表演。爸爸怕三个小家伙从桌上摔下，命令他们立刻下来。大B小B乖乖服从；小妹妹恃宠生骄，不理不睬，爸爸板起脸孔，发出最后通牒，小丫头竟伸出舌头扮鬼脸，还指着爸爸“教训”说：“You, naughty boy!”

爸爸没辙，只得取出“家法”，在她腿上轻轻抽打几鞭。小家伙情急之下，使出连环掌以保护双脚。

第二天，公主依偎在奶奶怀中，用手轻抚腿上的鞭痕。奶奶假装什么也不知道，试探地问：“蚊子叮到是吗？”

公主摇摇头，“不是蚊子叮，是打架打架。”一边说，一边出招，朝空中发出两掌。

“打架？跟谁啊？”奶奶忍住笑追问。

“跟爸爸。”说话的口气淡淡的，没什么火气。看样子是真的把爸爸当作“naughty boy”，昨天“吃藤条”的风波，只不过是一个 naughty girl 和一个 naughty boy 在过招而已。

小心，不要跌倒

妹妹的温柔在她蹒跚学步时开始显露。遇到两个哥哥吵架或打架时，她不管谁有理谁没理，只管站在弱势的一方。她会伸出小手抚摸“哭泣小子”的头，嘴里温柔地说：“Sayang，好吗？”还会为他们揩干委屈的泪水。

一天，奶奶要取高处的东西，踮着脚也拿不到，只好站在一张凳子上。妹妹仰起头观看，突然冒出一句：“奶奶小心，不要跌倒。”

噢！口吻和奶奶的一模一样。奇怪！这么贴心的话，怎么就不曾听大 B 小 B 说过呢！

老气横秋

大 B 小 B 上学堂后，各方面大有长进，会唱歌、会数数、

还会讲半咸不淡的英语。

一天，两兄弟走到奶奶跟前，疑惑地问：“奶奶，爷爷是不是印度人？”

奶奶一愣，他们的爷爷可是小时候从中国“过番”来到南洋的，血统纯得很，哪有可能跟印度扯上关系！

“为什么说爷爷是印度人？”这回轮到奶奶有疑问了。

“印度人的额头上面有一点，爷爷的额头那边也有一点，所以爷爷是印度人咯！”

原来如此。

又一日，大B兴冲冲地从外头跑进来，伸出一双沾满蓝色粉笔灰的手给奶奶看。

“奶奶，你看我的手，乌乌（黑黑），我是印度人。”

妹妹一听，也急急忙忙跑过来，拍拍自己的胸口问：“我是印度人，是吗？”

奶奶一手一个，将两个小家伙揽入怀中，笑着答：“不是，你们是华人。”

妹妹闻言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状：“哦——华人讲华语，是吗？”

奶奶又是一愣，两岁的小孩，怎么说起话来这么老气横秋呢！

太慢啦

大B小B在一家音乐中心学钢琴。每个星期二下午，爷爷负责把他们送过去，一小时后再接回来。

一天午后，小小B午睡醒来，正碰上爷爷要去接哥哥弟弟。小丫头吵着要跟，爷爷只好将她抱上车。

回程时，两个哥哥在后座，小妹妹坐前面。车子来到七号路路口，爷爷准备转弯，却发觉对面来的车子速度太快，只好来一个紧急煞车。小妹妹没提防，虽然系着安全带，还是被吓了一跳。小丫头满脸不悦，脱口“训”了爷爷一句：“太慢啦！”口气十足像一个教车师傅在训斥鲁钝的学员。

爷爷自知理亏，想笑又不敢笑，直憋到回家，才走到厨房悄悄说给奶奶听。奶奶把那句“训词”咀嚼了半晌，不得不在心里写个“服”字。换作是自己，恐怕还不能在仓促间形容得这么贴切呢！

一百分

爷爷的父母是客家人；奶奶祖籍福建，嫁入张家后，很快就被“同化”，和公公婆婆说客家话，和孩子们也说客家话，日子一久，连本身的方言也说不流利了，有时候和自家兄弟姐妹以福建话交谈，间中会夹杂一两句客家话，真是惭愧！

大B小B和小小B相继出生，爷爷奶奶跟他们说华语，把传承方言的责任，扔给爸爸。妈咪是广东人，起先还努力传授

广东话，后来不知是不是因为势孤力单，渐渐地，妈咪也说起华语来。只有爸爸坚守岗位，毫不妥协，成为唯一和小孩说客家话的人。

对于客家话，哥哥弟弟只学到一点儿皮毛。跟爸爸谈天时，他们偶尔会“秀”出一两个字。例如：爸爸说：“唔跌搞（不可以玩）！”

兄弟俩会反问：“爸爸，做什么你不要给我们搞（玩）啊？”

又如：爸爸拎起水壶招呼他们，“过来吸水，吸秋 gee！（过来喝水，喝完它！）”

两个小调皮会讨价还价：“不要吸秋可以吗？（不要喝完可以吗？）”

跟大B小B比较起来，小小B的“程度”更低。一天，小丫头看见哥哥在做功课，也抓起笔，在一本书上涂鸦，奶奶要抢救已来不及。书是爸爸的，这人犯嘛！只好等书的主人自己去发落了。

傍晚，爸爸放工回家，大B抢先打小报告。爸爸一手拿书，一手把小丫头抱过去，让她看看自己的“杰作”，然后费了一番唇舌讲道理给她听，不外是“书是拿来看的，不可以乱画”这类老调。为了确保小家伙有把这些话听进耳朵去，爸爸最后以一道问题作为考查：“书做跌拿 Loi 画磨？（书可以拿来画吗？）”

小丫头清脆而响亮地回答：“不跌！”（正确答案是“唔

跌”），然后轻轻松松地从爸爸怀里脱身而出，“噔噔噔噔”走掉了。

这个小妹妹，答案只对一半，得五十分，不过也不错啦！毕竟还小嘛！下次肯定能得一百分。

（注：写这篇文章时，小妹妹已“考获”一百分。）

好朋友

尽管大B小B和小小B之间时常会因争玩具而吵吵闹闹；然而，他们也有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的时候。

一天，哥哥不知为了什么事被爸爸处罚。弟弟眼见“大佬”受人欺凌，顾不得喝完手中的果汁，立刻放下杯子，一个箭步冲到爸爸跟前，双手叉腰，圆睁双目，质问道：“你为什么打哥哥？哥哥是我的好朋友，你不可以打他！”

小妹妹没搞清楚状况，也“朦查查”地上前支援，站在二哥身边，双手叉在肋旁（叉腰叉得太高了），无畏无惧地仰视眼前的“巨人”，发出一声狮子吼：“嘿！朵朵是好朋友，不要打他！”

兄妹俩像两头刚出生的牛犊，完全没考虑到自己面对的是谁，对抗的后果是什么。

奶奶冷眼旁观，只见大B被感动得目瞪口呆。唉！这三个好朋友，真的是不畏虎啊！

爷爷与小公主

白天，爸爸妈妈去上班；大哥二哥去上学，小公主就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碰上奶奶有事要忙，爷爷就得陪小公主玩了。

一天，奶奶去修剪头发，爷爷带着小公主到附近的儿童游乐场荡秋千。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爷爷告诉小公主，得去载奶奶回家了。小公主顺从地让爷爷抱起来，把头伏在爷爷肩膀上，软语央求。“爷爷，太好玩了！给我再玩一次好吗？”

爷爷的心差点儿像奶油般熔化。也罢！让奶奶多等一会儿又何妨，至要紧是小公主玩得开心，于是一老一少又回到秋千架下。

又一天，爷爷带小公主去逛街，走过了大街又越过小巷。突然，小公主停下脚步不走了。“爷爷，鞋子痛痛，不能走路。”

爷爷一时不能会意，俯下身子问：“你说什么？”

小公主疲态毕露，伸出双手，“鞋子痛痛啦！妹妹要抱抱。”

一天傍晚，大B嘴里含着一口饭，跑去找奶奶。“奶奶，你知道我吃什么吗？饭还是面？”

奶奶一猜就猜中了。小公主也走过来，把手藏在背后，笑问：“奶奶，妹妹吃什么？”

爷爷在一旁打岔：“妹妹把手伸出来，爷爷看一下就知道了。”

小公主不知道爷爷使诈，开开心心地展示手上握着的鸡腿，祖孙俩都觉得很好玩，一起“呵呵呵呵”地笑成一团。

25-12-2010



“嗨！我是小‘冬’主。”



“小”学生

距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爸爸妈妈已经把小妹妹的书包买回来了。书包是粉红色的，有轮子，可以拉着走。

两个哥哥一年换一个书包，今年用的是第三个，不过都是背包，和妹妹的不一样，因此，妹妹的书包成了他们的新玩具。兄弟俩有事没事就拉着书包满屋子转，厌倦了就随手扔在一旁。

爷爷有点儿担心，生怕书包经不起两个小调皮的折腾，等不到开学就报废了。幸好那书包的品质还不错，完好无损。

话说开学那天，小妹妹还没回来，她和爸爸妈妈及哥哥到西马外公家去了。第二天凌晨三时，兄妹三个在睡梦中被抱上舅舅的车，直奔吉隆坡国际机场。飞机于6时45分起飞，一行人抵达美里住所时已是上午10时许。

爸爸妈妈匆匆带着小妹妹去幼儿园买制服，小妹妹平日最

爱和小朋友打交道，突然看见课室内有十来个和她一般大小的娃娃，当场乐坏了，顾不得男女有别，竟然趋前拥抱一位小男生，让大家看傻了眼。

开学第三天，小妹妹正式上学堂了，每天开开心心地去，睡意浓浓地回。这个小丫头其实还很小，只有两岁半，乳臭未干，是真正的“小”学生。



15-1-2011

“妹妹有戴手套，不怕冷。”



小勇士

大B和普通小男孩一样，好动、好玩、偶尔也以捉弄妹妹为乐。这个大哥和弟弟一块儿玩的时候，有时会被霸道的弟弟骑在头上。尽管如此，他仍然具备大哥哥风范，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来。

有一回，爷爷奶奶带三兄妹到机场去，小B和小小B对那台检查旅客行李的扫描机很感兴趣。两个小家伙越走越靠近。大B眼见一个个皮箱在输送带上，瞬间被“吸”进“黑洞”，意识到有危险，赶紧快步走向弟弟妹妹，一手一个，将他们拉到自己身边。三兄妹手拉手站在一块儿，形成一幅温馨的画面。

又一回，大姑和大姑丈驱车载爸爸和两兄弟回芙蓉外公家，临走前，大姑丈抱起小B说：“这个我要带回去！”。

小B没太大反应，大B却信以为真，慌乱中，他伸出一双

小手，一把扯住姑丈的衣角，使尽吃奶之力拽住。

姑丈有意逗逗这个小哥哥，于是放下小B，俯身将大B抱起来，作势要将他放进车里去，嘴里嚷嚷：“不要那个罗！换这个！”

小B“获释”后，头也不回地跑进屋里去，留下大哥孤军作战，奋力挣扎。大姑怕玩出火，正想出言阻止，没想到大B心中那一丁点儿胆气已消耗殆尽，“哇”的一声，嚎啕大哭。

大姑极目搜索，想看看小B会不会出来搭救哥哥，等了半天，也不见那小家伙的踪影。这小子，太不讲义气了。还是大哥哥行，虽然哭了，还不失为勇气可嘉，得给他一点奖赏，就封他为“小勇士”吧！

17-2-2011



“做什么你们一直一直看哥哥？”



好困啊！

小公主念幼儿班，书包里没有课本，也没有文具，当然更没有什么“home work”。在她来说，校园里的生活是愉快的、惬意的。我们不知道她在幼儿园中玩些什么游戏，只知道她尽情地“挥洒”全身的精力，然后心满意足地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一天放学，奶奶将这名精疲力尽的小学生从车上抱进屋里，小家伙一接触到沙发，立刻摊开四肢，像一只趴地熊似的趴着、一动也不动。奶奶忍不住问：“妹妹累到不会动是吗？”

“累累公主”一声不吭，良久良久，方才动动手指头，细声细气地回答：“现在会动了。”

妹妹的“累”，通常是在回家后才“发作”，比较起来，大哥就有点儿离谱了。

那是一个星期二下午，大B小B像往常一样，到Teacher

Wong 那儿去上钢琴课。一小时后，爸爸把两兄弟载回家。弟弟一马当先，抢着下车，然后冲进屋里向奶奶报告“最新消息”。

小家伙“格格格”地未语先笑，“奶奶，刚才哥哥在 Teacher Wong 那边睡觉，哈哈……”

笑声中，只见大 B 睡眼惺忪，懒洋洋地走进屋内，一头倒在沙发上。

小 B 没等奶奶追问，又急急往下叙述：“Teacher Wong 叫我弹琴，叫哥哥做功课，我弹好以后，看见哥哥睡着了，他的头睡（枕）在自己的手上，Teacher Wong 也笑，哈哈……”

小家伙叽叽嘎嘎，连说带比，仿佛在述说一件天底下最好笑的事。

沙发上，大 B 搂住自己的小抱枕，呵欠连连，每一个呵欠都散发出同样的讯息——“我好困啊！”

注：大 B 的“困”，事出有因，那天凌晨三时许，三兄妹跟爸爸妈妈从芙蓉出发，直奔吉隆坡国际机场，然后乘搭亚航班机返回美里；所以也难怪小帅哥会困到不行，连仪态也不顾了。

21-3-2011



皇帝不急

午餐后，奶奶照例问两个孙子当天有没有“home Work”。大B歪着脑袋想了一想，摇摇头，“我没有，不过弟弟有，很多哦！”

说完，急匆匆地把小B的华文生字簿找出来，拿到客厅的小书桌上，帮忙弟弟翻开，并善意提醒：“弟弟，快点做，很多面（页）哦！”

小B坐在凳子上，一脸的不以为然，睨视哥哥一眼，像是怪哥哥多管闲事。

大B急了，再一次催促：“弟弟，快快做，做完你就可以玩了。”

这一催，可把小B给惹毛了，他板起脸孔，一字一顿地“宣告”：“我不喜欢做home work；我不喜欢Teacher Tay。她每次

每次骂我，从Monday到Friday都骂我！”

哟！这小子吃了火药啦！奶奶一面检查那本生字簿，一面探询：“Teacher Tay有骂哥哥吗？”

“没有！她只是骂我而已，我不喜欢她！”

这可奇怪了，老师怎么会无端端骂咱家老二呢！其中肯定别有内情。

“奶奶，Teacher Tay把弟弟写的字通通rub（擦）掉，因为弟弟乱乱写。”大B抢先把谜团解开。

“我没有（乱写）！我就是不喜欢Teacher Tay rub我的字。我不要写了！”

喏！这小子不单嘴硬，看来连脾气也犟得很呢！搞不好他真的来一个“罢写”，那就糟了。

奶奶翻看本子，一边数，“一二三四五六……”

天啊！竟然有七页之多，仔细一看，有三页是三月八日的，另外四页的日期是三月二十二日。小家伙下笔时用的力道很大，虽然字体已被老师擦掉，但痕迹仍在。奶奶细心观察，发觉前三页的确是乱乱写；后面四页呢？哈哈哈……奶奶差点笑翻了。原来小家伙见方块字难写，竟然自作聪明，以汉语拼音取代。他把“花猫”写成“Hua mao”，“图画”写成“tu hua……”。唉！难怪老师要骂他，要他重写了。

这个孙子的个性奶奶太了解了。若是逼着他写，他肯定不乐意，说不定就在那儿耗着，到天黑也写不完。有道是，姜是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two people, possibly a man and a woman, sitting in a field. They are wearing hats and light-colored clothing. The background is a vast, open landscape with a few distant trees.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consisting of a stylized 'X' or a similar geometric shape, is overlaid on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The text '记忆中的...' is written vertical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记忆中的……

老的辣，面对一个气呼呼的“怒气小子”，奶奶这块老姜灵机一动，谎称自己有一套“快速写字法”，可以很快把功课做完。小子信以为真，喜得眉开眼笑，立刻按奶奶的指示行事。

于是奶奶以手指头指挥孙子握笔的小手。手指指到哪里，铅笔就得“运”到哪里，不许随意停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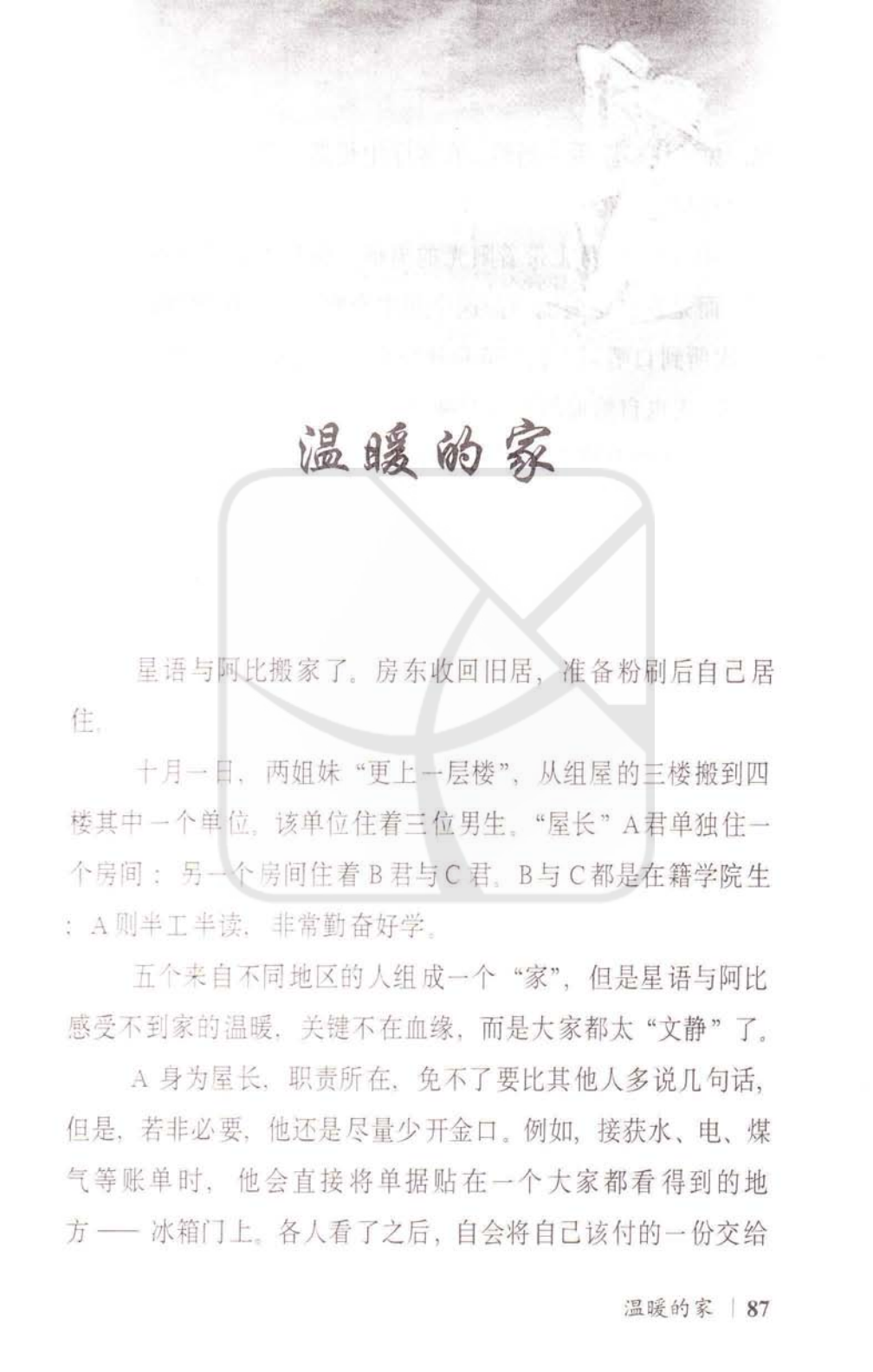
大B见弟弟终于肯动笔，松了一口气，但又心疼弟弟写字辛苦，只见他像一只勤劳的蚂蚁，在书桌旁转来转去，一忽儿把水壶拿过来让弟弟解渴，一忽儿揭开饼干罐的盖子，拈一块饼干给弟弟充饥。

奶奶冷眼旁观，但见老二大大咧咧地享受哥哥的服务，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唉！这个“小皇帝”，那么多“home work”摆在眼前，自己一点儿也不着急，反要哥哥为他操心，您说，天底下有没有这个道理？

28-3-2011

记忆中的……



温暖的家

星语与阿比搬家了。房东收回旧居，准备粉刷后自己居住。

十月一日，两姐妹“更上一层楼”，从组屋的三楼搬到四楼其中一个单位。该单位住着三位男生。“屋长” A 君单独住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住着 B 君与 C 君。B 与 C 都是在籍学院生；A 则半工半读，非常勤奋好学。

五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成一个“家”，但是星语与阿比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关键不在血缘，而是大家都太“文静”了。

A 身为屋长，职责所在，免不了要比其他人多说几句话，但是，若非必要，他还是尽量少开金口。例如，接获水、电、煤气等账单时，他会直接将单据贴在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冰箱门上。各人看了之后，自会将自己该付的一份交给

他，免了许多唇舌。当然，在客厅中相遇，避无可避时，屋长也会打招呼，但只限一个微笑。

B 是一个身上带着阳光的男孩。那光不是环绕着他的头部，而是发自他的嘴唇。这个男生会吹口哨。阿比如此形容，“每次听到口哨声，就知道是他回来了。吹口哨表示心情愉快，听到的人也自然而然快乐起来。”

快乐的 B 连洗衣服的时候都是快乐的，可惜口哨吹不出“早安”、“再见”等问候语，未免美中不足。

C 是三个当中最“酷”的一个，不但话少说，连笑容也常常只是昙花一现，往往对方还未察觉到他在微笑，那笑意已然隐去。

上星期，阿比生日。姐妹俩买了一个蛋糕回家庆祝。A 与 B 出去了，阿比切了一块蛋糕请 C 一起分享。

第二天傍晚，阿比放学返回住所，看见桌上摆着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附着的卡片上写着“生日快乐”，右下角则是三个男生的署名。

“妈妈，我好感动哦！他们那么有人情味。”

那个家，其实是温暖的。

11-12-2001

《美里日报》

小时候家里很穷，念三年级时，大姐进入社会大学，我们开始有报纸可阅读，那就是《美里日报》。

三年级的小孩识字不多，摊开报纸学大人看报，似懂非懂，不认识的字就凭字形猜义，要不就一个个“跳”过去，不理它，倒也读得津津有味，乐趣无穷。当时家中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欲知天下事，真的唯有埋头看报纸。

五年级那年，因病住院，每天引颈企盼的是家人的身影以及他们携来让我解闷的报纸，那份“精神粮食”的重要性，仅次于我亲爱的家人。

记得当时连载武侠小说是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张无忌

如何随父母自荒岛返回中原，如何父母双亡，如何中了幽冥神掌，又如何忍受寒毒发作时的痛苦，节节扣人心弦，令人欲罢不能，那是我第一次看武侠小说。

出院后，在家休养，每天早上，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小小的木屋只剩下我和一只大白猫。清晨抱着猫儿等候派报员成了每天的重要大事。那薄薄的几张纸不仅驱走了一屋的孤寂，也让我在知识的领域中遨游，埋下日后执笔写作的种子。

《美里日报》，多亲切的名字，它伴着你，伴着我，伴着无数的“老美里”一起成长。

欣逢这份报刊欢庆四十五岁诞辰，谨此祝贺《美里日报》，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2-6-2002



“这个 ‘Pose’ 可以吗？嘴巴需要张大一点吗？”



别了！仓鼠

昨天终于狠下心，把最后一只仓鼠送给朋友的朋友。

第一只仓鼠是阿比的同学送给阿比的生日礼物，连鼠带笼，笼里还有一个供小鼠游戏的转轮，一个拥有三个洞口的空心藤球，两个盛食物的食槽及一个水瓶，设备齐全。那只仓鼠身上有卷卷的长毛，毛色棕白混杂，非常英俊，我们称之为卷毛。

卷毛一个人（噢！错了，应该是“一只鼠”）异常孤单。一周后，我们到宠物店选了一只同样颜色，但毛发较短的“女孩”给卷毛作伴。这个“女孩”可漂亮了，它双目明亮深邃如寒星，毛发浓密柔软，发出丝绸般亮丽的光泽，简直可充当模特儿，拍摄洗发精广告。这个“女孩”就是刚刚被我送走的亮丽。

卷毛与亮丽相亲相爱。两只小东西都是夜猫子，白天懒懒

散散，难得看见它们嬉戏；夜晚则精神抖擞，或在藤球中钻进钻出，或爬上转轮转个不停，四条小腿忙碌地蹬着，仿佛旅者匆匆赶路，柔若无骨的身躯紧贴着圆形的轮子，背脊下沉，曲线优美；臀部配合奔跑的节奏左右摆动，令人发噱；偶尔两鼠各不相让，齐齐挤进轮子，你向东我往西，虽使尽吃奶之力，却是谁也讨不了好，转轮丝毫不动，胶着了。

亮丽与卷毛的恩爱日子有如露水般短暂。卷毛天不假年，在一次下楼梯时，后脚卡在梯子中，头下脚上，倒悬半空，被发现时已奄奄一息，挣扎了三天，一命呜呼。阿比伤心地将它葬在屋旁，让它入土为安。

亮丽没有以泪洗脸，它照样吃喝玩乐，长得越来越标致；然而，一只鼠终究是太孤单了，透过阿凌的关系，我从郑老师那儿得到一对灰黑色的小仓鼠，它们的体型比亮丽小得多，不同品种，亮丽拒绝把房子让给它们住。为了这一对新宠物，我特别购置了一个新笼子来安顿他们。这对仓鼠生下好几胎，可惜只有一只存活。

不知灰仓鼠对主人是否特别依恋，去年我出差到怡保，当晚就听到其中一只去世的噩耗；另一回去古晋，托阿凌照顾，回家后发觉另外两只亦魂归天国，目前唯一活着的是亮丽。

亮丽已经两岁，按照鼠龄计算，它已经是老太太。最近忙于工作，无暇陪它玩耍，看它一天比一天憔悴，实在于心不忍，为了爱它，唯有忍痛与它分离，将它交托给另一个更有爱心的

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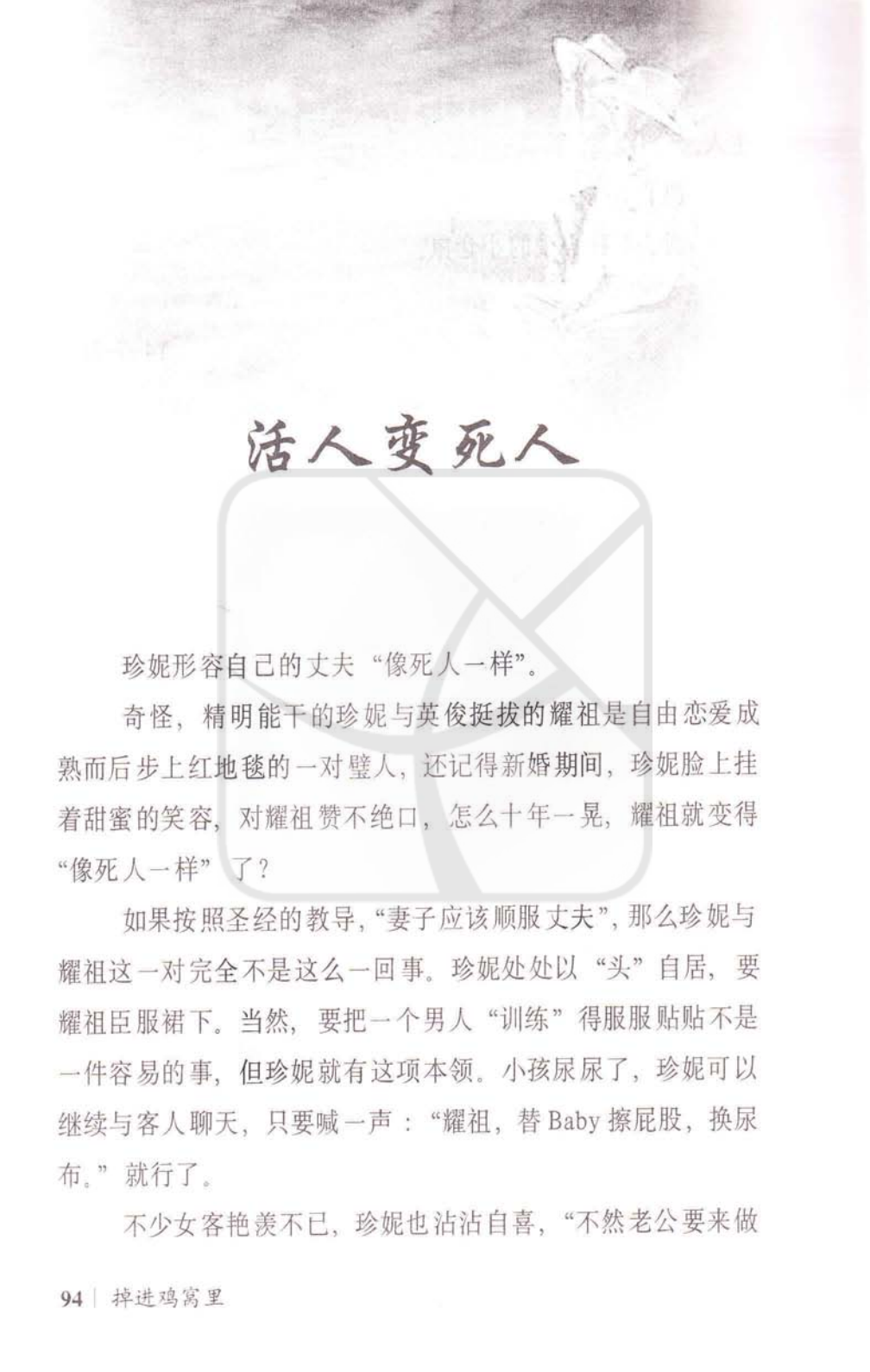
别了！亮丽。

别了！我心爱的小仓鼠。

14-7-2002



“朵朵弟弟，你们在哪里？出来啦！”



活人变死人

珍妮形容自己的丈夫“像死人一样”。

奇怪，精明能干的珍妮与英俊挺拔的耀祖是自由恋爱成熟而后步上红地毯的一对璧人，还记得新婚期间，珍妮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对耀祖赞不绝口，怎么十年一晃，耀祖就变得“像死人一样”了？

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妻子应该顺服丈夫”，那么珍妮与耀祖这一对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珍妮处处以“头”自居，要耀祖臣服裙下。当然，要把一个男人“训练”得服服贴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珍妮就有这项本领。小孩尿尿了，珍妮可以继续与客人聊天，只要喊一声：“耀祖，替 Baby 擦屁股，换尿布。”就行了。

不少女客艳羡不已，珍妮也沾沾自喜，“不然老公要来做

什么？”说时声调刻意提高，唯恐耀祖听不见。

珍妮脾气暴躁，骂人不看时间地点。不止一次，耀祖在公众场所被数落得像一只垂头丧气的狗，在旁人都替他难受的时刻，他依然可以保持沉默。

认识耀祖的人都发觉耀祖变了。原本活蹦乱跳、谈笑风生的一个人，现在金口少开，特别是与珍妮一同出席的场合，更是难得听到他的声音。

有些人常抱怨环境不理想、周围的人有问题，殊不知最大的问题人物往往是自己。现在如果珍妮把耀祖“休”了，另外“娶”个好丈夫回来，我看不出五年，新好丈夫也会落得“像死人一样”的下场。

3-3-2003



钻进越南的“古芝地道”里。



高傲

一直不知道，在旁人眼中，李艾媚是一个“不可亲近”的人物。

三年前，和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到诗巫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营会，大家互相照顾，相处得甚是融洽。其中一位弟兄说：“以前在教会中不敢和你谈天，现在才发觉你很随和。”

季仁的一位朋友曾对他说：“你太太很高傲。”

问阿比，妈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否真的那么差。阿比想也不想就回答：“妈妈你太严肃。”

季仁呢？季仁的看法应该较中肯，听听他的意见。“高傲？不会；严肃？某些场合。唔，腼腆，有一点儿腼腆。”

看来还是腼腆比较贴切些，这种一面对陌生人就手足无措的性格是我在人际关系中的一个障碍，“它”源自何处？与生俱

来？抑或是后天因素？我想，两者都有那么一点点。

在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四，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幺。一些平日少来往的亲戚只认得大姐与二姐，根本不知道这个又瘦又干，其貌不扬的女孩是什么“东东”。我若要主动与他们打招呼，还得费一番唇舌解释：“我是 XX 的女儿。”或“我是 XX 的妹妹。”

为了免除这种麻烦，每逢遇见一些“不认得”我的长辈，我总是绕道而行，逃之夭夭。

这种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从小扮演至今，不知不觉驾轻就熟，而且颇能自得其乐。处身于人多的场合，往往刻意寻一处僻静角落，既可避免与“大人物”见面、寒暄，又可藏拙（木讷之拙），一举两得，也许就是因此招来误会。

“高傲”，说穿了，不过是这么一回事。

1-6-2003



二姐夫的生活照。



奉 献

刚信主的时候，非常非常佩服那些乐意参与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牧师讲道时，偶尔也会提起十一奉献。印象最深的是两位牧师所作的比喻。

A 牧师问：“如果有人送给你十个大苹果，然后向你讨一个，你给不给？”

会众笑咪咪点头。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上帝赐给我们丰厚的收入，我们把其中的一小部分拨出来，使用在他的国度中，一点儿也不过分，是吧？

B 牧师说，从前有一个信徒，每月收入只有一百零吉，他开开心心地奉献出十零吉。后来，老板数次加薪，薪水超出一千零吉。这位信徒非常苦恼，跑去向牧师求助：“牧师，奉献一百零吉实在太多了，我真是舍不得。”

牧师微笑着说：“没关系，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求神把你的薪水降回一百零吉，那么，你奉献时就不会心痛了。”

众人听完哈哈大笑，有谁会舍弃一千而取一百呢？但是人心有时就是如此，得到的祝福越多，越舍不得奉献。

那天和几位姐妹一起谈天，妮妮和媛媛两姐妹也在当中。谈到奉献这个课题，媛媛抢着说：“钱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存多一点，要不然老了靠谁？”

妮妮看了妹妹一眼，不以为然地说：“以前我也是这样想，后来看了《脱毛的老鹰》这本书，就大胆奉献了。”

话题一扯开，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参与奉献的姐妹都有同样的经历，那就是，奉献越多，得到的祝福也越大，而所谓的祝福不全然是财富，有的当然是生意越来越好，有的是身体的病痛不知不觉消失了，也有的是家庭越来越和睦，不一而足，倒没听说有哪一位因奉献而导致贫困潦倒或破产的。

“奉献”这两个字看起来很“可怕”，殊不知，祝福就紧跟在它后头呢！

15-6-2003



你很“耐”做

周末，偷得半日闲，正好用来打扫房子。

我们家大部分时候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报纸、书本、杂志、零食等，这里一叠，那里一包，乱七八糟。不知多少次，我下定决心，要让这个家看来窗明几净，无奈力不从心，只好继续让它乱下去。

环顾四周，要打扫的地方好多，壁橱、电视机、桌面上的灰尘得先抹干净，然后扫地、抹地，半天的时间，够不够呢？

旧扫把的“毛”脱得七七八八，刚被丢弃，换了一把尼龙制的。新扫把好重，也不称手。扫完楼上四个房间及楼下客厅后，双手隐隐作痛，摊开手掌一瞧，大拇指两个指节之间竟然磨出一个水泡，这泡如果破了不知有多疼呢！

药箱中，胶布都用完了，只好取出一双胶手套套在手上，

继续拿着扫把“杀”入饭厅与厨房。

手一痛，心情就没那么漂亮了，忍不住半开玩笑地对一家之主说：“我要请一个钟点女佣。”

张季仁瞪大双眼，诧异不置，“钟点女佣？有甚么工可以给她做？”

听听！这是什么话？“有什么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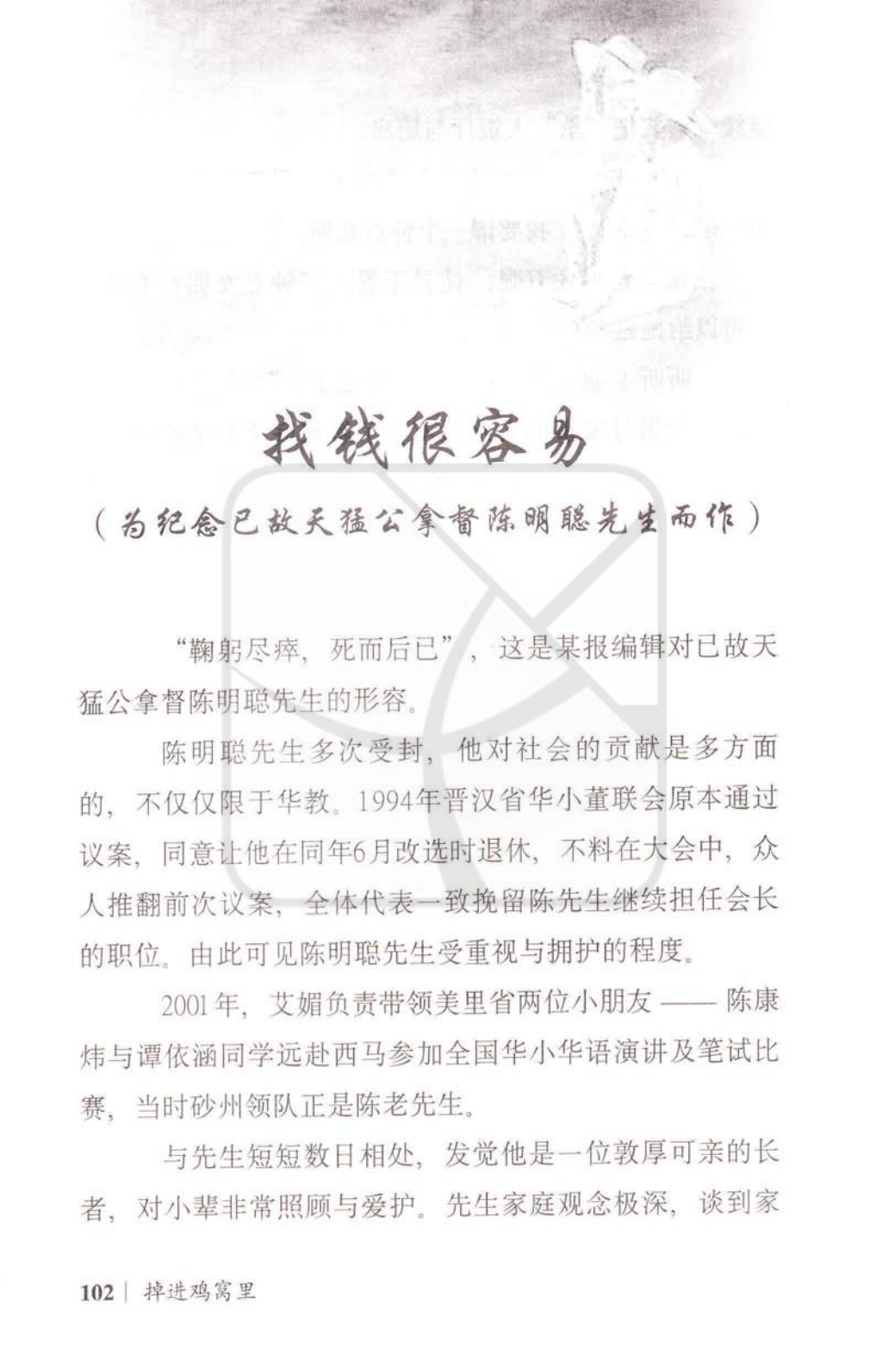
没做过家事的人永远不会了解家庭主妇的忙碌。家务其实是天底下最烦最多最杂的工作，要认真对待的话，你可以从早上忙到晚上，没一刻空闲，当然，要混过去也可以，那就只好像李艾媚一样，得个“乱”字了。

大约一个月前，我拿着拖把，汗流浹背，在客厅来回忙碌。季仁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以敬佩的语气说：“你很耐做。我就不行，没你那么耐。”

这又是什么话？艾媚累得全身的骨头都快散开来，蓦然听见这样的赞美，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不过，夫妻间一定要坦诚，有误会应及时解释清楚，所以，亲爱的张季仁先生，您误会了，其实李艾媚和您一样，一点儿也不“耐”做。

3-8-2003



找钱很容易

（为纪念已故天猛公拿督陈明聪先生而作）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某报编辑对已故天猛公拿督陈明聪先生的形容。

陈明聪先生多次受封，他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华教。1994年晋汉省华小董联会原本通过议案，同意让他在同年6月改选时退休，不料在大会中，众人推翻前次议案，全体代表一致挽留陈先生继续担任会长的职位。由此可见陈明聪先生受重视与拥护的程度。

2001年，艾媚负责带领美里省两位小朋友——陈康炜与谭依涵同学远赴西马参加全国华小华语演讲及笔试比赛，当时砂州领队正是陈老先生。

与先生短短数日相处，发觉他是一位敦厚可亲的长者，对小辈非常照顾与爱护。先生家庭观念极深，谈到家

人，言词中流露的尽是对子女的爱与欣赏。

华教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经济来源，特别是在兴建校舍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陈老先生对艾媚所说的一番话：“我找钱（筹款）很容易，许多商家与朋友一听说我要为华小筹募基金，都很乐意捐助。”

这些话陈先生说来轻描淡写，完全不提自己花了多少精力，又费了多少时间。

世人握得最紧的东西就是金钱，为什么陈明聪先生登高一呼，人们即慷慨解囊？说穿了不外是“诚信”两个字。

先生待人处世，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的廉洁形象，使他获得社会人士的信赖，这样一位一心为公益事业奔波的人，绝不可能浪费公众人士所捐献的一分一毫，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钱包愿意为他打开。

找钱很容易，这“容易”当中，到底又包含了多少的“不容易”？

12-10-2003

珍重再见

今天是六年级同学在小学上课的最后一天。离别总是伤感的，然我却没时间惆怅，突然而来的琐事一桩接一桩，使我不得不伏案忙碌。

放学后约四十五分钟，我从三楼的会议室回到底楼的办公室。在楼梯口，善国交给我两封信和两份礼物。放下手中的书本后，我绕到水龙头旁边去洗手，七、八位鹄候已久的友族学生一拥而上，“老师，我们要走了。老师，再见！”

这群像小羊的学生挤到我身边，有几位眼眶红了。我搂住最靠近身边的Jeffri与Norlida，又摸摸其他几位学生的头，殷殷叮咛：“要乖哦！到中学后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小羊”们点点头。Zaidel站在一米外的花丛边，双眼笑得眯眯的，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Zaidel，过来。”我向他招呼。他略带羞涩地挪动双腿来到我身旁，我揉了揉他的短发，又拍拍他的肩膀，向他说再见。

钻进热烘烘的车子里，突然发觉水扫夹着一张折起来的白纸，取出一看，上面写着：

From : Rumiezah, Angyllah, Azuma, Norlida, Zulkifli, Jeffri, Aisyah. 李老师，再见！我们爱老师！谢谢您，因您教我们读书。

多么纯真可爱的孩子。

善国与健豪也分别给老师写了两封感人的信。信中流露出对老师的信任与爱。

苏绯云博士说，每个孩子都是天才，因为他们的智慧与才华都是上帝所赐，因此我班上一共有48位天才，他们有的会画画，有的精于数学，有的国语很棒，有的歌唱得很好听，也有的双手很灵巧，对机械的拆装很感兴趣。

这48位小朋友与我相处了两年，现在，大家即将各分东西，李老师要在这里献上深深的祝福。

六紫班全体同学：请不要忘记，你们每一位都是尊贵的，都是很有用的人，加油！

9-11-2003

珍重再见 | 105



把他们当宝

我喜欢把发生在学校的趣闻“带”回家，就像当年的二姐那样。学生的调皮、乖巧，甚至他们的“岂有此理”，都成为很好的写作题材。

一次，我又在孩子们面前夸赞班上的学生是如何如何的可爱，正说得眉飞色舞，冷不防半途杀出个程咬金——星语似笑非笑地插嘴，“妈妈，你的学生每一个都是很可爱的啦！”

诸位必定已听出话中有话，华文的修辞法就是如此奥妙，明明是一句好话，一加上“啦”这个助词，立即变成“反语”。星语分明在揶揄妈妈是滥好人，硬是把不可爱的人也说成可爱。

阿比与星语有同感，“妈妈，我觉得在你文章中出

现的人物都被你美化了。”

我没有和孩子争辩，尽管我内心很清楚，我并没有做“美化”的工作，我只是看事物的角度与她们不同。

前天，阿比打电话回来聊天，突然没头没脑地说：“妈妈，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会把你的学生当宝了。”

阿比最近当了一个月的代课老师。假期结束前一天，许多小朋友围在她身边，问她明年还教不教。一位一年级的小男生知道“张老师”明年不再来，竟然掉下眼泪，令阿比大受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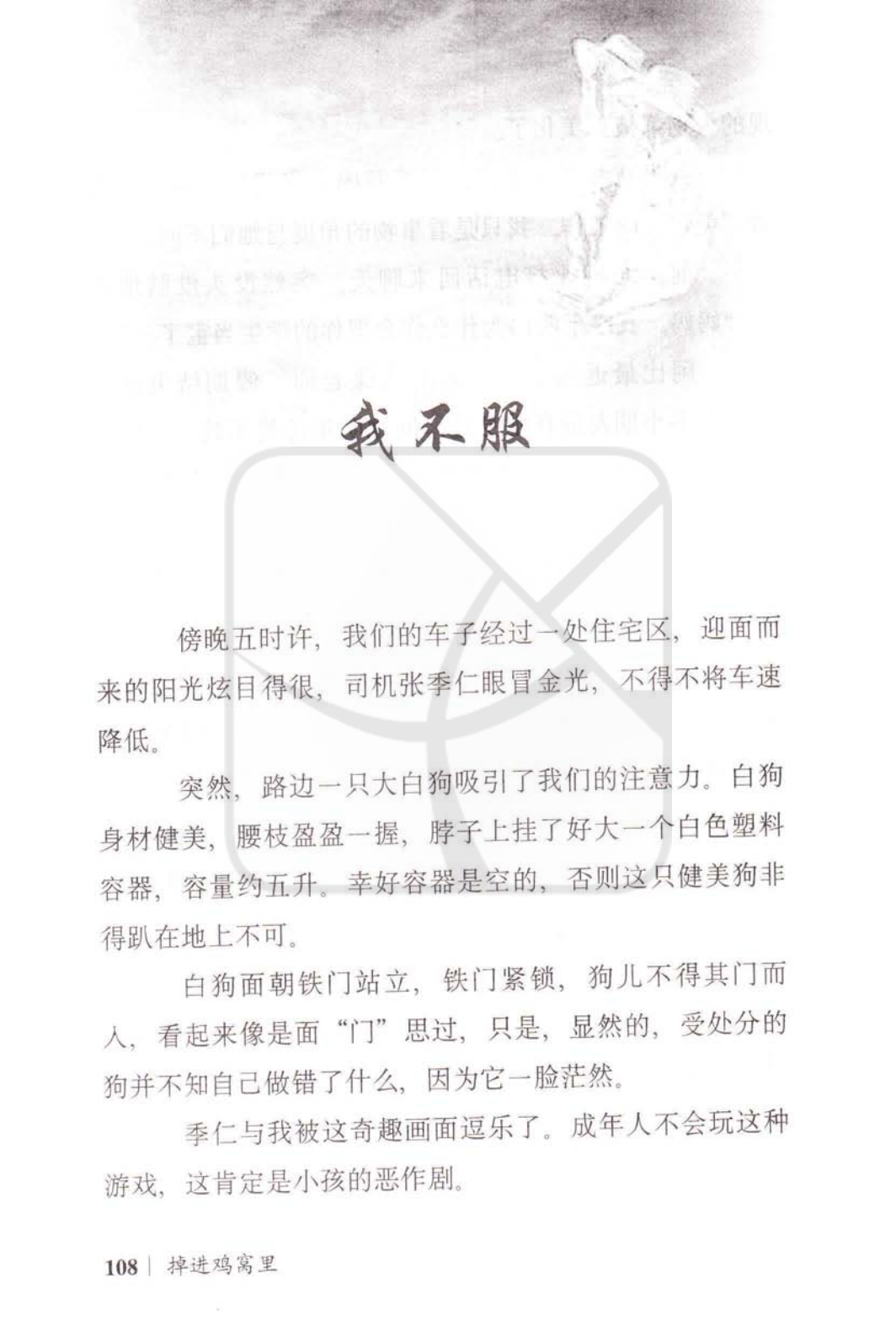
也许有人会认为李老师太虚伪，哪有可能每个孩子都可爱，没有懒惰的吗？没有调皮爱捣蛋的吗？

有，当然有！然李老师通常对事不对人，比方说，阿A欺凌弱小，这种行为当然可恶，不过，处罚过他，把道理讲给他听，事情也就结束，总不能因为他犯过一次错，就在他额头烙下“可恶”两个字吧！一些孩子可能父母疏于管教，常常不交功课，但他对人有礼，工作勤快，不也很可爱吗？

李老师不曾说过自己把学生当宝，是阿比说的。仔细想想，阿比说得也不错，既然老师把学生当宝，那么父母是不是更应该看重自己的孩子，接纳他们，按照他们原本的样式，就像上帝接纳并不完美的我们那样。

16-11-2003

把他们当宝 | 107



我不服

傍晚五时许，我们的车子经过一处住宅区，迎面而来的阳光炫目得很，司机张季仁眼冒金光，不得不将车速降低。

突然，路边一只大白狗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白狗身材健美，腰肢盈盈一握，脖子上挂了好大一个白色塑料容器，容量约五升。幸好容器是空的，否则这只健美狗非得趴在地上不可。

白狗面朝铁门站立，铁门紧锁，狗儿不得其门而入，看起来像是面“门”思过，只是，显然的，受处分的狗并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它一脸茫然。

季仁与我被这奇趣画面逗乐了。成年人不会玩这种游戏，这肯定是小孩的恶作剧。

狗儿被罚站是头一遭见识，小孩罚站就见得多了。一位小男生因为下课时在校园中爬树被同学告发，老师在一张马尼拉卡上写了几个大字，“我是猴子，我喜欢爬树”，然后将马尼拉卡挂在小男孩胸前，罚他站立在课室外面。

男孩和白狗一样，脸上流露出的神色是委屈与无辜。在甘榜，爬树是家常便饭，爸爸本身便是爬树高手，小男孩的爬树本领还是爸爸教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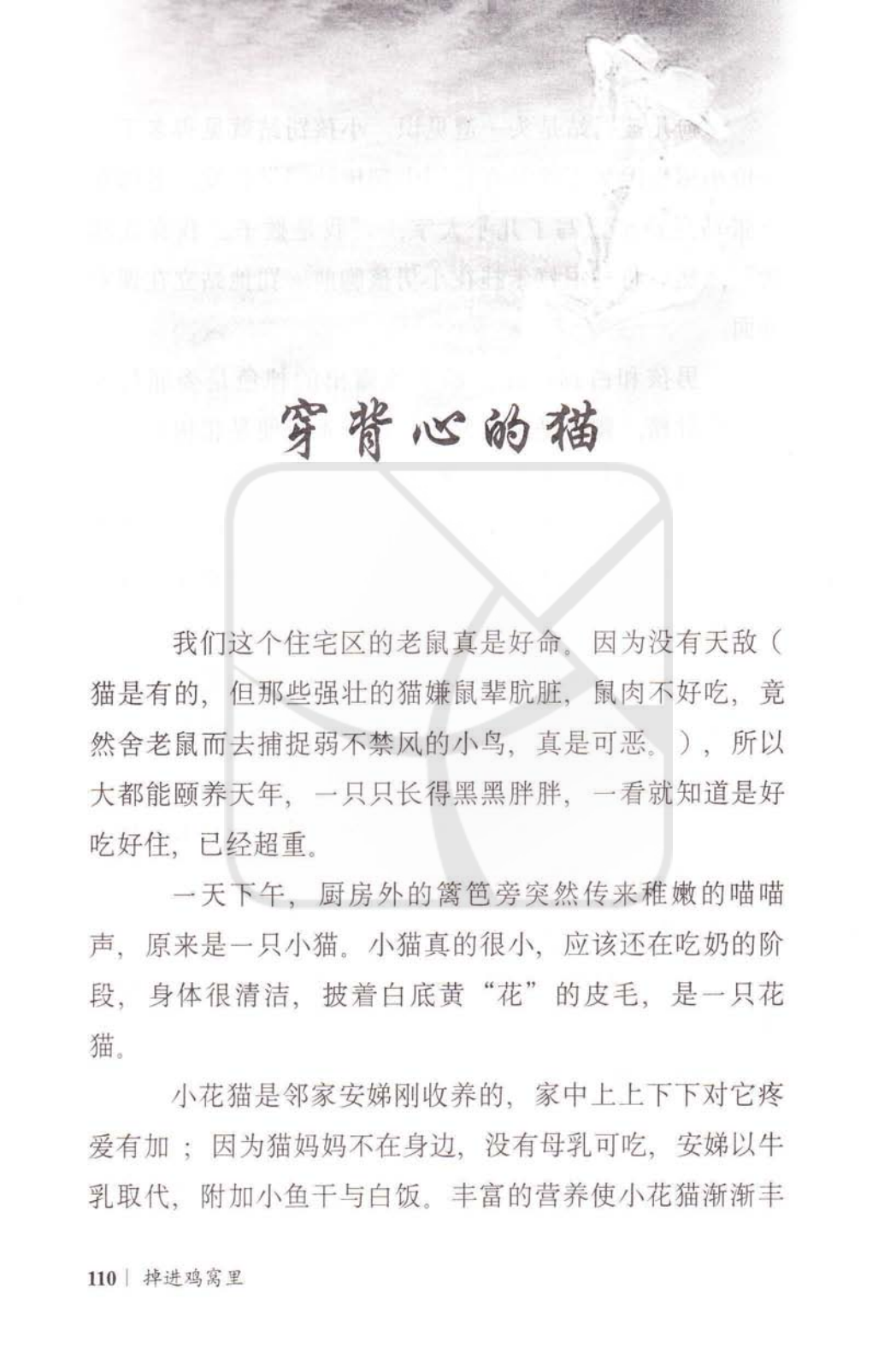
提到猴子，季仁想起小时听过一篇演讲稿，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我们要像狮子一样强壮，像猴子一样敏捷……”

看来这篇演讲稿现在不能再用了，因为老师说，喜欢爬树的人像猴子，而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像猴子”所包含的是不折不扣的贬义。

“处罚”，得让人心服口服嘛！对不？如果有机会上法庭自辩，大白狗与小男孩一定会不约而同高呼：“法官大人，我不服！”

当然，白狗用的是狗语，你我都听不懂，没关系，透过肢体语言，我们依然明白，它所表达的就是那三个字：“我不服。”

30-11-2003



穿背心的猫

我们这个住宅区的老鼠真是好命。因为没有天敌（猫是有的，但那些强壮的猫嫌鼠辈肮脏，鼠肉不好吃，竟然舍老鼠而去捕捉弱不禁风的小鸟，真是可恶。），所以大都能颐养天年，一只只长得黑黑胖胖，一看就知道是好吃好住，已经超重。

一天下午，厨房外的篱笆旁突然传来稚嫩的喵喵声，原来是一只小猫。小猫真的很小，应该还在吃奶的阶段，身体很清洁，披着白底黄“花”的皮毛，是一只花猫。

小花猫是邻家安娣刚收养的，家中上上下下对它疼爱有加；因为猫妈妈不在身边，没有母乳可吃，安娣以牛乳取代，附加小鱼干与白饭。丰富的营养使小花猫渐渐丰

满起来，毛发也越来越有光泽，出落得亭亭玉立，比起初来时的瘦小模样，让人不禁赞叹“猫大十八变”。

令人想不到的是，花猫的美丽竟然招来同类的妒忌。一天晚上，安娣在睡梦中突然听见凄厉的惨叫：“喵——喵喵喵……”

打开后门一瞧，只见小猫趴在地上，奄奄一息，一只硕大的大猫影子倏忽一闪，消失在黑暗中。

接连几天，小猫病恹恹的，不吃，不动。主人爱猫心切，带它到兽医处接受治疗，在细心的照顾下，花猫渐渐康复了。

痊愈后的小猫穿上一件连身裙，裙子宽松松地搭在它身上，裙摆下垂，看起来土土的，有点滑稽。

第二天，裙子不见了，上半身换了一件无领无袖的深色小背心。小背心非常合身，紧紧地裹在猫儿身上，恰到好处地突出它的纤腰与丰臀，令人眼前一亮。

小背心是安娣的儿子设计的，目的是保护小猫背上刚愈合的伤口。原来小猫年幼无知，常用猫爪子去搔痒，出手又不知轻重，常弄得皮破血流，现在有了衣服护身，既时髦又漂亮，难怪小家伙愈来愈神气，特别是当它在水沟旁走“猫步”时，更是帅呆了。

“猫”各有志，这只花猫有权利选择模特儿作为终身职业，然而我们更希望它的想法能传统一些，安份守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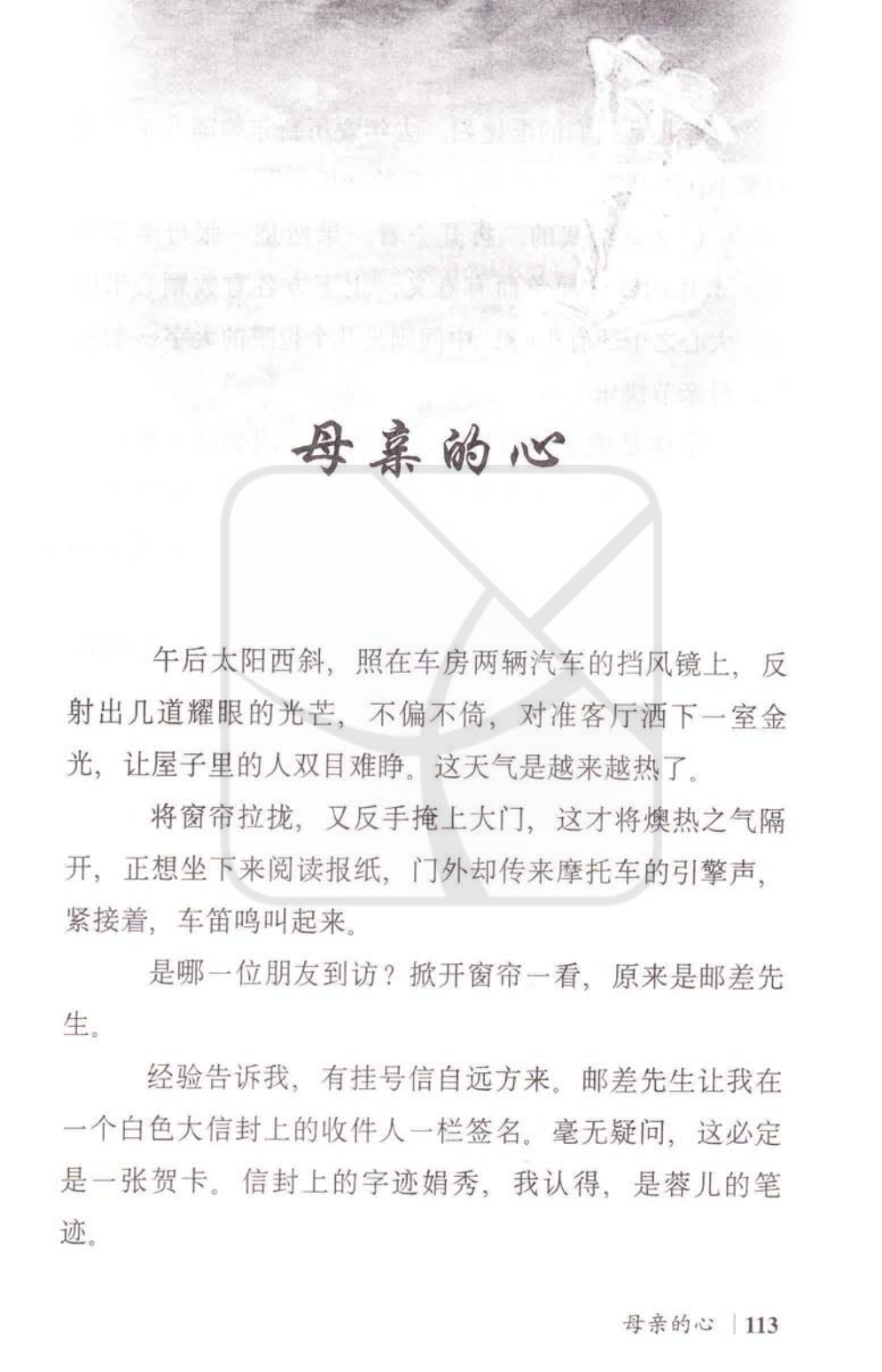
当一只“猎猫”，因为左邻右舍把灭鼠的希望全寄托在它身上。

就这么说定了，不许反悔哦！穿背心的猫。

31-12-2003



哥哥Hadapan；弟弟Belakang。



母亲的心

午后太阳西斜，照在车房两辆汽车的挡风镜上，反射出几道耀眼的光芒，不偏不倚，对准客厅洒下一室金光，让屋子里的人双目难睁。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将窗帘拉拢，又反手掩上大门，这才将燠热之气隔开，正想坐下来阅读报纸，门外却传来摩托车的引擎声，紧接着，车笛鸣叫起来。

是哪一位朋友到访？掀开窗帘一看，原来是邮差先生。

经验告诉我，有挂号信自远方来。邮差先生让我在一个白色大信封上的收件人一栏签名。毫无疑问，这必定是一张贺卡。信封上的字迹娟秀，我认得，是蓉儿的笔迹。

蓉儿是我们的准媳妇，去年农历新年曾随儿子到我们家小住，与我们共同度过温馨的一周假期。

信是寄给我的，拆开一看，果然是一张母亲节贺卡。卡片的设计简单而有意义，上下方各有数颗心形图案，大心之中还有小心；中间则是几个抢眼的大字：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字体是烫金的行楷书，活泼泼，闪亮亮。翻开内页，“妈妈”两个字赫然映入眼帘，蓉儿的署名紧跟在儿子后头。一时间，我眼眶发热，一股莫名的感触涌上心头。

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儿子叫我妈妈，女儿也叫我妈妈，现在，一位在另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女孩也亲昵地称呼我“妈妈”，这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听到牙牙学语的孩儿第一次喊妈妈一样，百感交集，有喜悦，有感动，还有更多的感恩。

贺卡制作者在卡上留下美丽的诗篇：

亲爱的妈妈

任何华丽辞藻

仍诉不尽对您的感激

再贴切的关怀

总不及您恒远宽恕的暖翼

妈妈！我们始终以你为荣

在此献上最甜蜜的祝福给您……

愿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这些温馨的祝福，一字一句敲开我的心扉。深深地吸进一口气，我将附在贺卡左下方的一个小“包裹”解下来。包裹下有一行小字，依然是蓉儿的笔迹：送上小小一份礼物，希望您会喜欢。

礼物是一条细细的银白色项链，配上一个闪闪发光的小十字架，精致又美丽。

蓉儿，这个刚于两年前失去自己亲爱的妈妈的女孩，在这世人同庆的母亲节，她无从寄出对母亲的爱与思念，却愿意付出时间去挑选贺卡与礼物，也愿意不辞劳苦地跑一趟邮政局，只为了要带给另一位母亲甜蜜的祝福，单单这份心意，已经是非常宝贵。

我愿意敞开一颗母亲的心，来迎接一位新的家庭成员，并且爱她如同爱自己亲生的子女一般。

4-1-2004



父子情

星期三晚上，我一面看书，一面看电视节目。别担心，艾媚神智清醒得很，没有胡言乱语，真的是一面看书一面观赏电视节目。书是《雍正皇帝》，正看到太子夜访冷香亭，与郑贵人幽会，被突然驾临的康熙皇帝当场撞破那一幕。

偶一抬头，发现电视荧光屏上一幅美景。皑皑白雪覆盖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上，几只牦牛驮着货物，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在山道上吃力地行进。

领队是一位十九岁的藏族小伙子，此行目的是贩卖粗盐（以物物交换方式）。同行的还有一对年轻的父子，父亲约莫三十岁；儿子只不过五、六岁罢了。

书中情节正进入惊心动魄之处，胤禔淫秽后宫事发，牵扯出大阿哥胤禔居心险恶，意图借机杀害太子并攀

咬其他阿哥，以便绝了这些弟弟们觊觎太子位置的梦想。

荧光屏上，牦牛队抵达一个小村落，主客正讨价还价。主人坚持以五碗玉米粒换两碗盐。小伙子不答应，说是旅途实在太艰难，这样子换法不划算，双方陷入僵局。年轻爸爸出来打圆场，结果以一碗盐换四碗玉米粒成交，皆大欢喜。

生意做成，小伙子与一对父子分道扬镳。父亲因家境贫穷，计划把孩子送到一座喇嘛庙去当小喇嘛。在那儿，孩子至少可得温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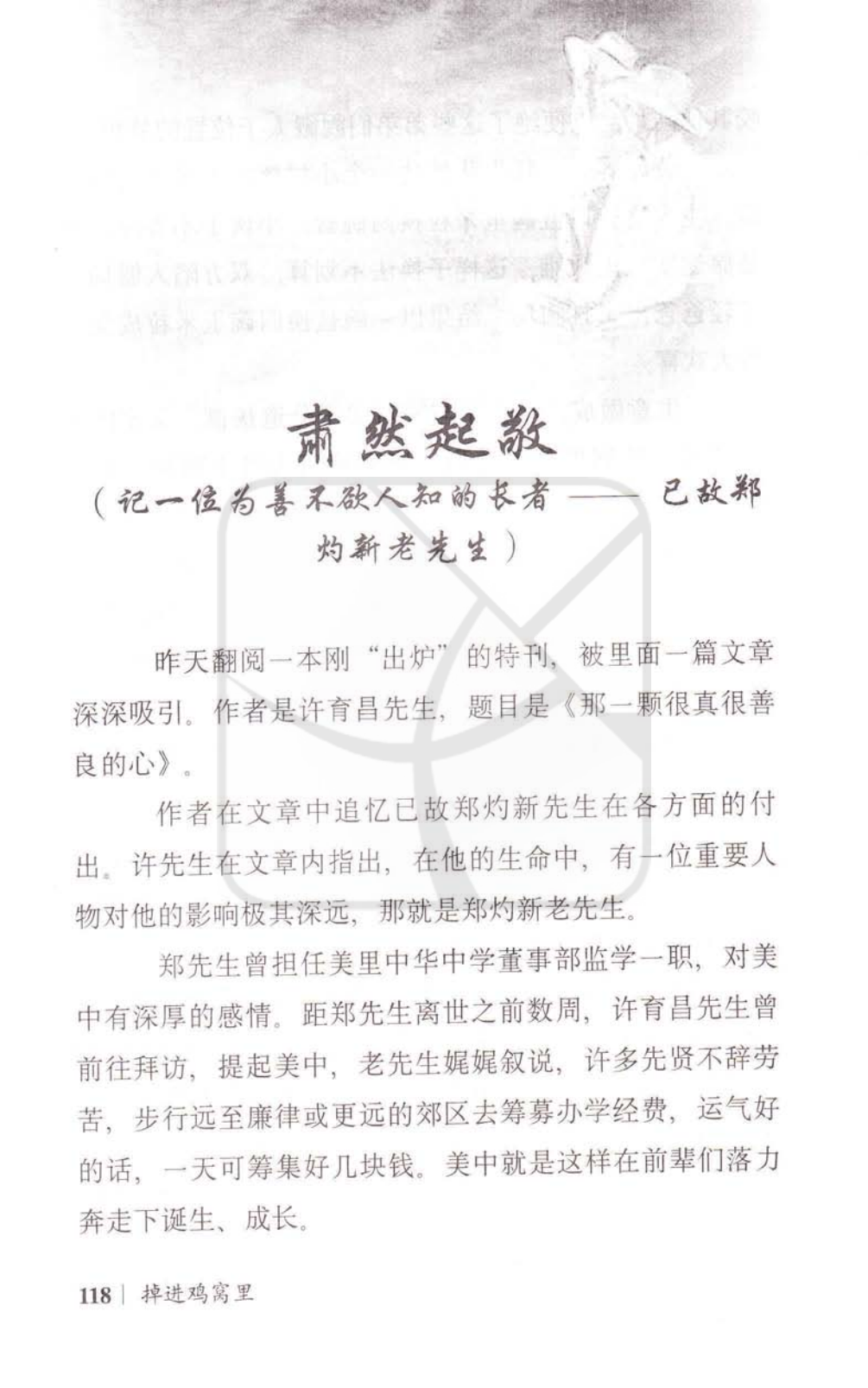
父子俩跋涉了五个多月，来到一座寺庙前。父亲把孩子交托给一个老和尚，又叮嘱孩子几句，转身就想离开。孩子骤然被“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大受惊吓，双手拎着鞋子，来不及套上，光着脚丫子哭喊着追出门去。

老和尚摇摇头，请父亲逗留几日，等孩子稍微适应环境再走。

艾媚一心两用，双目交替，一会儿是众皇子在勾心斗角；一会儿是藏族小男孩满脸泪痕的大特写，一颗脑袋像是被灌了浆糊，混混沌沌。

两个父亲，一个贵为九五之尊，享尽荣华富贵，然众子争权夺利，搅得皇帝老子不得安宁；另一个穷得苦哈哈，然而爱子之心却是真挚不假，孩子对父亲的依恋也千真万确。两个朝代，两种身份，您选哪一个？

8-2-2004



肃然起敬

(记一位为善不欲人知的长者——已故郑灼新老先生)

昨天翻阅一本刚“出炉”的特刊，被里面一篇文章深深吸引。作者是许育昌先生，题目是《那颗很真很善良的心》。

作者在文章中追忆已故郑灼新先生在各方面的付出。许先生在文章内指出，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那就是郑灼新老先生。

郑先生曾担任美里中华中学董事部监学一职，对美中有深厚的感情。距郑先生离世之前数周，许育昌先生曾前往拜访，提起美中，老先生娓娓叙说，许多先贤不辞劳苦，步行远至廉律或更远的郊区去筹募办学经费，运气好的话，一天可筹集好几块钱。美中就是这样在前辈们落力奔走下诞生、成长。

郑先生曾默默资助一些有志向学的年轻人远赴外国深造，据许先生所了解，受资助者至少50位。

受惠的学生进入各大学后，秉承郑老先生助人的精神，学长照顾学弟，互相扶持，社会因而增添一批英才。

许育昌先生以“很真很善良的心”来形容郑灼新先生，主要是基于郑先生为善不欲人知，从不言及自己的善行，然而站在许先生的立场，却又不愿这位影响他至深的长者生前的嘉言懿行就此埋没，两位先生其实都拥有“很真很善良的心”。

有些人为善唯恐天下人不知，像郑灼新老先生这样，只问付出，不思回报者，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乎！

14-3-2004

一起走

一次参加友人的喜宴，与季仁的同学同桌。那一餐仿佛是同学聚会，众人无拘无束，话题从天南扯到地北，后来转到夫妻关系上。杨太太有感而发：“上了年纪的夫妻最好不要太恩爱，以免一个‘走了’，另一个很难活下去。”

艾媚认同后半部，对于“不要太恩爱”之说却不苟同。这世间怨偶何其多，如果确实很恩爱或很有条件恩爱，为什么要故意让它“不太恩爱”呢！

当然，杨太太用心良苦，一切是为了万一夫妻俩有人先走一步，另一个可以好好活下去。即使如此，艾媚依然不赞成为了“死别”而刻意在活的时候隐藏（或保留）自己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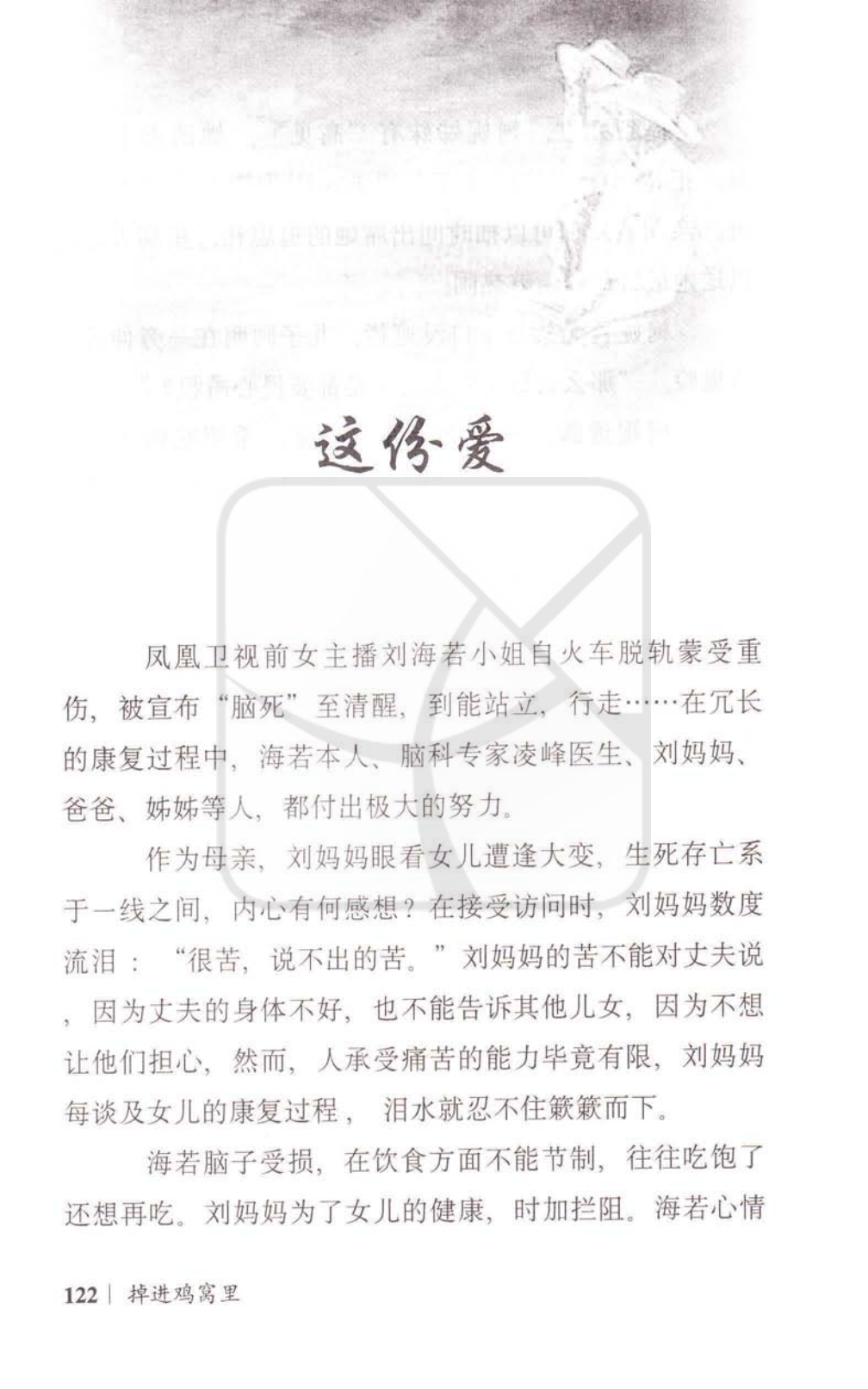
提到死亡，柯妮姊妹有“高见”。她请求上帝恩准，把她回天家的日子订在周末，因为周末大家不必上班，亲朋戚友都可以抽时间出席她的追思礼，星期天还可以送她最后一程，够热闹。

柯妮百无禁忌，口没遮拦，儿子阿明在一旁伸舌头扮鬼脸，“那么我每逢周末岂不是都要提心吊胆？”

柯妮透露，一位女士许下心愿，希望吃饱才“上路”，结果她去世前半小时真的是刚刚用过午餐，吃的是肉粥，因为滋味鲜美，所以比平日多吃一碗。倘若可以，艾媚也想向上帝祈求，要走两个一起走，千万别把我孤零零撇下。

我不知道上帝是否会垂听这个祷告，但我知道，将来不论谁先走一步，上帝总有足够的恩典与能力，让留在世上的那一位，平平安安，喜喜乐乐地活下去，阿门！

11-4-2004



这份爱

凤凰卫视前女主播刘海若小姐自火车脱轨蒙受重伤，被宣布“脑死”至清醒，到能站立，行走……在冗长的康复过程中，海若本人、脑科专家凌峰医生、刘妈妈、爸爸、姊姊等人，都付出极大的努力。

作为母亲，刘妈妈眼看女儿遭逢大变，生死存亡系于一线之间，内心有何感想？在接受访问时，刘妈妈数度流泪：“很苦，说不出的苦。”刘妈妈的苦不能对丈夫说，因为丈夫的身体不好，也不能告诉其他儿女，因为不想让他们担心，然而，人承受痛苦的能力毕竟有限，刘妈妈每谈及女儿的康复过程，泪水就忍不住簌簌而下。

海若脑子受损，在饮食方面不能节制，往往吃饱了还想再吃。刘妈妈为了女儿的健康，时加拦阻。海若心情

不好时会对妈妈发脾气：“我要举报你，你不让我吃，想饿死我。”

面对心态有如小女孩的女儿，刘妈妈内心的委屈与痛苦不知要向谁倾诉。从海若，我们联想到特殊儿童。照顾特殊儿童，需要十二分的耐性与爱心。一般上，母亲的心比父亲来得细腻，她们的爱常伴随着牺牲——牺牲睡眠、时间，放弃自己的事业、理想。孩子稍有进步，母亲的欢欣立即将所有的苦与累淹没。积极的母亲在获知自己的孩子面对学习障碍时，通常会四处寻找有关资料，以便更了解孩子，从而帮助他们学习、成长。

母亲在做这些事时，极需父亲并肩作战。有些丈夫明白孩子自己也有份，责任无可推诿，也有些男人选择逃避，眼不见为净，重担让妻子独自去扛。

家是温暖的，家中各成员的关系应该是亲密的，不论是家有特殊儿童，还是老人痴呆症患者，各人总要互相扶持。爱，有时候需要牺牲；爱，总要流露出来，延续下去。

23-5-2004

两小时

上午八时零五分，我上了两堂课，回到办公室，放下手上课本，取了车锁匙，登车发动引擎，离开校园（事前已向上司告假）。埔奕大道严重塞车，我的小轿车一步一步往前爬，左脚因为长时间踩住离合器（clutch），好酸，心里开始有点儿焦急。我和中央医院的化验师有个“约会”，时间是早上八时。

车子转入捷道，越过一辆慢吞吞的巨型罗厘后，视野顿时开阔起来，我踏下油门，享受飞驰的滋味。

抵达化验室，推门进去，不禁倒抽一口凉气，怎么这么多病号？座位爆满，还有好多人靠墙站着。将验血表格放入柜台的托盘后，我退到一株盆栽旁站立。

眼前一群人互不相识，个个面无表情，眼神冷漠。

我的视线无目的地移动，蓦然与一位披着白头巾的马来少妇接触。少妇友善地扬起手中的号码卡，提醒我：“Ambil nombor”说完指了指托盘旁边一叠号码。

我如梦初醒，赶紧颌首道谢，心中仿佛有一股暖流缓缓流过，突然觉得具有空调设备的化验室不再冷冰冰，少妇的微笑带来一室温暖。装置在墙上的跳字号码显示器正召唤22号，而我手上握着的卡片是51，看来必须等候好久。大门不停地被推开，陆陆续续又进入一些人，化验室已有人满之患，一对年长的友族夫妇手牵着手也挤进来了。妻子的头上戴着珠子串成的饰物，身体矮小肥胖，行动迟缓；丈夫步履稳健，夫妻脸上的表情恬适安详，令人看了很舒服。他们的儿子把病历卡放在托盘上。工作人员抽出验血表格，把病历卡交回给病人。然后透过扬声器喊：“Rumah, Oh Rumah。”

哦！原来老妇人名叫Rumah（房子）。她的丈夫一直在她旁边呵护着，后来找到一个座位，让妻子坐下，自己就在“房子”旁边站立。这温馨的一幕把室内的寒意又驱散了一些。负责采血的职员共两位，故此号码“跳”得很快，他们的技术娴熟，针扎进血管时，感觉就像被蚊子（巨蚊）叮了一口。

匆匆赶回学校，办公室几位埋头工作的同事抬头对我笑了笑，没有人发觉李老师曾溜出去“游荡”。距离下

课还有十五分钟，我还来得及泡一杯咖啡，享用早餐。

下课钟响了，我在走廊的水龙头底下清洗杯子。班上的刘宜侖同学经过，特地停下脚步，笑咪咪地问：“老师，刚才你去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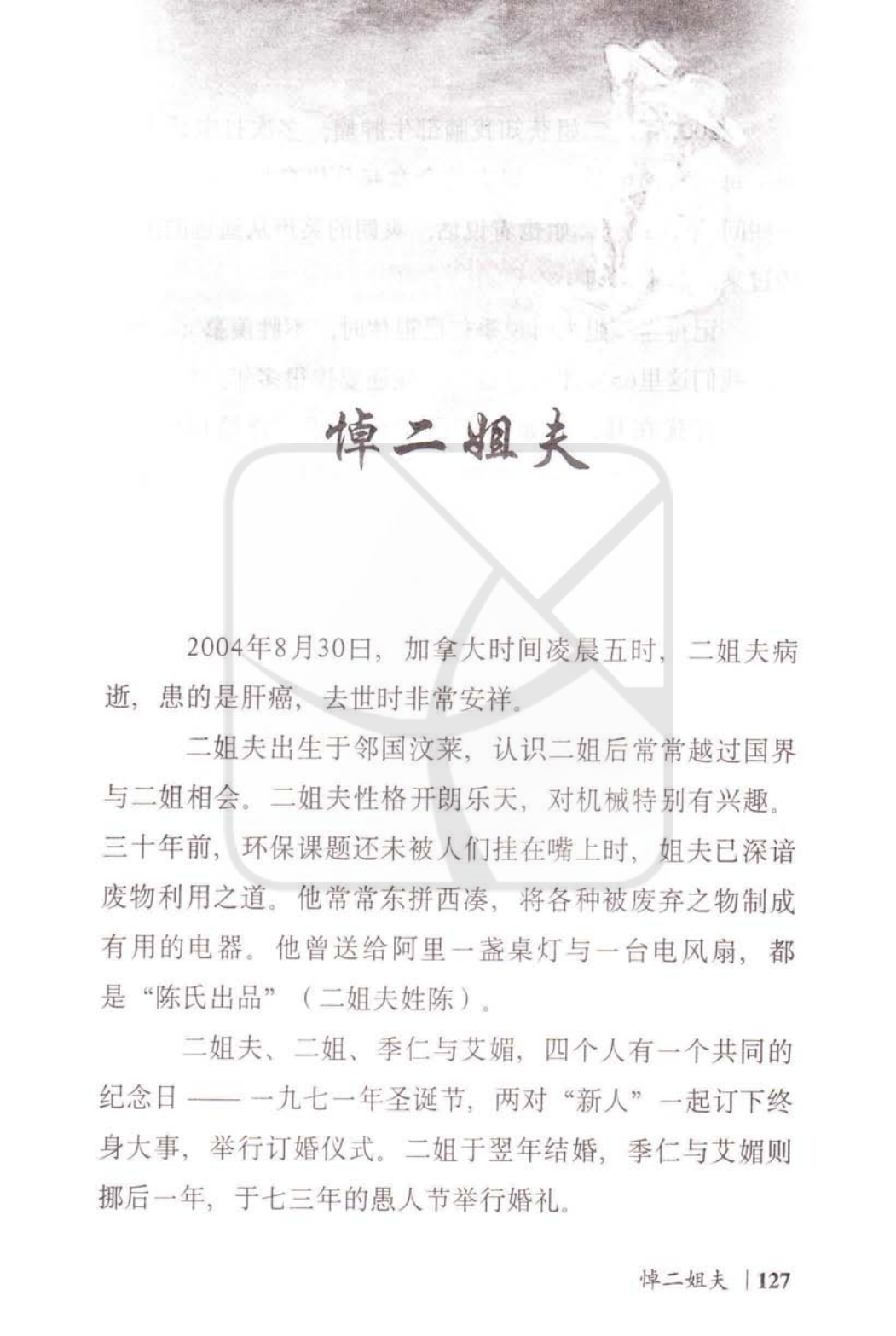
宜侖的笑脸亲切可爱，语气好像和老朋友交谈。我也笑咪咪地回答：“去医院。”说完，我目送刘同学朝贩卖部走去，看看手表，十时零五分，刚好两小时。

两小时可以做很多事，而我，什么也没付出，只是驾车出去逛了逛，然后带着马来少妇的友善，Rumah与丈夫的恩爱，还有小宜侖可爱的笑容，继续今天的生活。

23-6-2004



“探！妹妹的袜子美丽吗？”



悼二姐夫

2004年8月30日，加拿大时间凌晨五时，二姐夫病逝，患的是肝癌，去世时非常安详。

二姐夫出生于邻国汶莱，认识二姐后常常越过国界与二姐相会。二姐夫性格开朗乐天，对机械特别有兴趣。三十年前，环保课题还未被人们挂在嘴上时，姐夫已深谙废物利用之道。他常常东拼西凑，将各种被废弃之物制成有用的电器。他曾送给阿里一盏桌灯与一台电风扇，都是“陈氏出品”（二姐夫姓陈）。

二姐夫、二姐、季仁与艾媚，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纪念日——一九七一年圣诞节，两对“新人”一起订下终身大事，举行订婚仪式。二姐于翌年结婚，季仁与艾媚则挪后一年，于七三年的愚人节举行婚礼。

2002年，二姐获知我脑部生肿瘤，多次打电话来慰问。每一次通电话，二姐夫总会拿起分机参加一份，或问一些问题，或与二姐抢着说话，爽朗的笑声从遥远的国度传过来，非常亲切。

记得当二姐夫听说季仁已退休时，不胜羡慕：“阿媚，我们这里65岁才可以退休，我还要挨很多年。”

言犹在耳，二姐夫却已安息主怀。诗篇139篇13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第16节又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站在人的立场，我们当然不舍得二姐夫这么快离去。但是，上帝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有丰盛的慈爱，他给我们定下的日子也必然是最好的。癌症最折磨人，二姐夫不需承受那种痛苦，是上帝最大的恩典。安息吧！二姐夫。

5-9-2004



钱

“一个穷爸爸可以养活十个孩子，十个孩子没办法奉养一个老爸。”

以上这一句不是格言，不知是哪一位先生有感而发，再过几年，也许会广为流传，“升格”为谚语。乍看这句“准谚语”，感觉有点儿匪夷所思，深一层去咀嚼，不免嚼出浓浓的苦涩味道。

中国浙江传出一则气闻，29岁的蒋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间名牌大学。父亲老蒋正碰上生意不顺，亏了三十多万。为了孩子的学业，一家子缩衣节食，把学费给筹出来，另外每个月还得汇寄一千元当儿子的生活费。蒋光仍隔三差五打电话回家要钱，理由是应酬，之后又看中一栋价值四十多万的房子，向家里要了三十多万。

老蒋爱儿心切，有求必应，无奈积蓄已悉数花在儿子身上，只好四处告贷，总共欠人二十多万。蒋光知道后，唯恐自己须承担这笔债务，竟然发狠，扬言要踩死老父，并声称要去电视台脱离父子关系。唉！养儿如此，老蒋真是欲哭无泪。

最近正播映的连续剧〈美丽家庭〉也出现多张“钱脸”，剧中一家之主黄万山早年购置的地皮价格暴涨，先是引起外甥的垂涎，用肮脏的手段占为己有，后被地主黄万山上诉夺回并出售，获得五百万新币。这笔钱勾起长子、长媳与长女强烈的贪念，三人勾心斗角，都想把钱从老爸的口袋挖出来。且听他们怎么说：“这些钱我们也有份”，“反正迟早是我们的”。

“我们也有份”是什么意思？是自己曾付出劳力吗？唉！真受不了。

“2004年中华小姐环球大赛”中，陕西小姐姚佳雯回答评委蔡澜先生的问题：“要国家还是要钱”时，毫不犹豫地选择“要钱”。

这个答案若是让中国成千上万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听见，必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不定还要挣扎着从坟墓中爬出来，问一声：“小姑娘，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

21-10-2004



砰！撞上了

10月3日（星期日），像往常一样，我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牧师要大家翻开圣经雅各书，朗读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再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上帝知道我们是人。人有人的软弱；人不可能不生气。他教导我们在生气时不要犯罪，以免遗憾终生，也不可气得太久，这样会伤害身体。

聚会完毕，我载着星语、阿凌和她的一双儿女，从教会前面的支路转到大路去。来到交通圈前，我让车子停下。右手边有一辆高大的四驱越野车挡住我的视线。我轻

踏油门，让Tiara的头探出一点点，希望能看清从右边转过来的车辆。蓦然，越野车呼啸一声，向前冲去。我原本可以利用它作挡箭牌，跟着一起冲；但是，我正分心与阿凌交谈，时机稍纵即逝，只好等待另一个机会。远远一辆国产车过来了，后面跟着两辆电单车。我踩下油门，打算等国产车一过去就随之驾上大道。没想到两辆电单车风驰电掣，摆出一副“休想要我让你”的姿态。

安全第一，要回家也不争这一分半秒。我耐着性子等候，全神贯注于右方。就在此时，“砰”的一声，车子剧烈抖了一下。我的身体猛然往后靠，复向前冲，然后被安全带扯回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本能地发出一声惊叫。阿凌也被吓着了，“后面的人撞我们！”

电光火石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起交通意外事件的主角，心里有点儿茫然，却不惊慌，也没有怒气。在这种强力的碰撞下，我可怜的Tiara一定已面目全非，我准备面对惨不忍睹的画面。

为了不阻碍交通，我将车子开到路边的草地上。从望后镜，我看见肇祸司机朝我们走来，是一位先生。我开了车门下车，星语和阿凌也钻出车子。男士很有礼貌，一个劲地道歉。我听见自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绕到后面去检视车子。

噢！小Tiara竟然安然无恙，这怎么可能？该不是受了内伤，“五脏六腑”全震碎了吧？我伸手触摸防护杆，有点儿担心一摸之下它就化成粉末掉落下来。那位先生也帮忙察看，Tiara真的没事，倒是对方的车牌裂了，得花些钱重制一个。我不知那位彬彬有礼的先生说了多少句“对不起”；我也忘了自己回了多少个“没关系”。阿凌说：“那个人很幸运，遇到一个一直说‘没关系’的人。”

我觉得自己同样幸运，因为对方很有风度。虽然经历一起交通意外，虽然受了一点点惊吓，然而，无可否认，10月3日仍然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14-11-2004



加拿大的冬天。二姐在雪地上留影。

911之后

911是美国人挥不去的痛，部分劫后余生的人仍活在梦魇中。

2002年9月11日，艾媚躺在手术台上，让Albert Wong医生把脑袋中的肿瘤切除。同样是911，对艾媚来说，却是别具意义。前几天，到美里中央医院去，原本是打算请医生预订到古晋复诊的日期，无意中获知黄医生将到美里探视病人。护士记下我的名字，要我见了黄医生再说。

当天上午，我上了三节课后匆匆赶赴医院。病人不多，只有十来位，我排第十三。患上脑疾的小孩不少。一位四、五岁的男孩左手手指僵硬内曲，左脚掌外翻。男孩活泼好动，在走道上跑来跑去，步履不似常人轻盈。

父亲对他关怀备至，孩子一跑动，胖胖的父亲就跟在后头追，捉住了，又带回座位上坐下。父子俩“哒哒哒哒”的脚步声不时响起，给寂静的候诊室增添一点点生气。

另一名被母亲抱在怀中的小婴儿头颅特大，看得出肿瘤在颅骨内霸道地往外推挤。才几个月大的幼儿，怎禁得起这般折磨？诊疗室门口上方的号码“跳”得很慢，第二位病人在里面待了将近半小时，还没出来。

这显示出医生看病的认真与仔细。空调使室内的温度降得很低，令人不胜其寒。我走到外面去让身体暖和暖和，一位娇小的短发友族女孩也环抱双臂随后走出，我们相对发出会心的微笑。

女孩很健谈，她说她的命是Albert Wong 医生救回来的。去年七月，她被新婚一个多月的丈夫以棍子打伤头部，血流披面，昏迷过去，被送到美里中央医院时，动了一次手术，在加护病房住了两个星期，仍旧昏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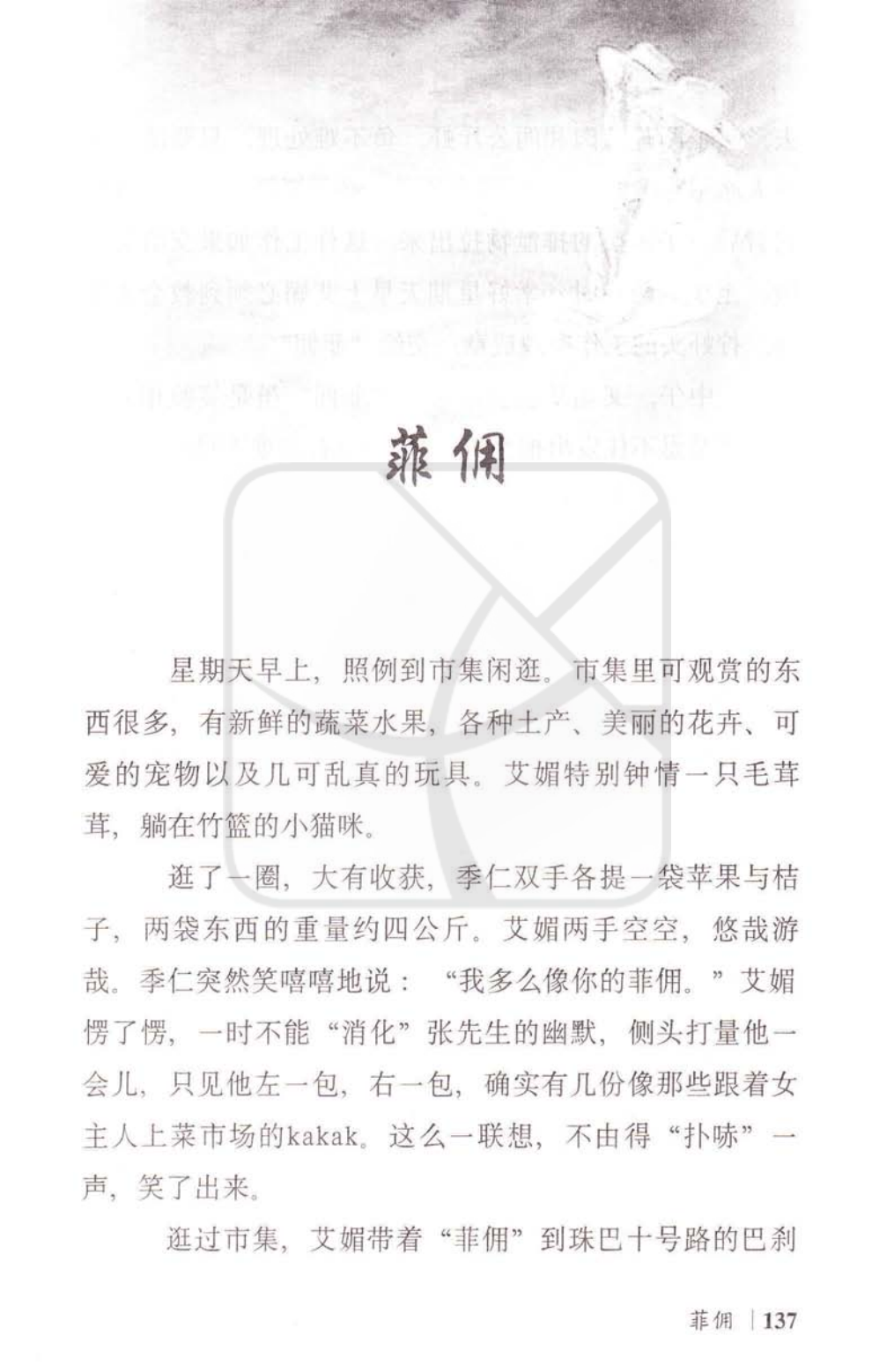
姐姐与众亲友不断为她祈祷，过后被转送古晋中央医院，医生又替她动了三次手术，才清醒过来。命是捡回来了，但目前右手软弱无力，时常头晕。这位外表看来只有十六、七岁的女孩其实已二十五岁，在叙述自己的故事时，不时发出悦耳的笑声。丈夫那一棍，不仅打伤了妻子，也打散了他们的婚姻。

十二时十分，我见到黄医生，仍然那么和蔼，仍然那么敬业乐业，在整个上午的忙碌中，没有停下来歇一歇。下午一点钟，我回到了学校，上午班的学生已放学，而排在我后面的病人还有好几位，不知黄医生几点钟才下班。

30-01-2005



这名“越南女子”像不像李艾媚？



菲佣

星期天早上，照例到市集闲逛。市集里可观赏的东西很多，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各种土产、美丽的花卉、可爱的宠物以及几可乱真的玩具。艾媚特别钟情一只毛茸茸，躺在竹篮的小猫咪。

逛了一圈，大有收获，季仁双手各提一袋苹果与桔子，两袋东西的重量约四公斤。艾媚两手空空，悠哉游哉。季仁突然笑嘻嘻地说：“我多么像你的菲佣。”艾媚愣了愣，一时不能“消化”张先生的幽默，侧头打量他一会儿，只见他左一包，右一包，确实有几份像那些跟着女主人上菜市场的kakak。这么一联想，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逛过市集，艾媚带着“菲佣”到珠巴十号路的巴刹

去，买了两片鱼肉和两公斤虾。鱼不难处理，只要洗干净放人冰箱冷藏即可；虾则麻烦了，必须把虾头拧掉，再把它背后一条黑黑的排泄物拉出来。这件工作如果交给艾媚做，至少须两小时。幸好星期天早上艾媚必须到教会去敬拜，拧虾头的工作顺理成章，交给“菲佣”。

中午，艾媚从教会回来，“菲佣”虽是笑脸相迎，毕竟还是忍不住发出抱怨：“你知道有多难弄吗？我足足花了一个多钟头才搞定。”

厨房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正想称赞几句，一股浓烈的虾味突然扑鼻而来。奇怪！味道来自何方？到处都很清洁啊！腥味到底从何而来？这问题找不到答案，但是腥味一定得清除。我拿起抹布，沾了浓浓的清洁剂，把整个洗碗盆和周围放置碗筷的地方重洗一次，没想到气味依旧挥之不去。没办法，只好给厨房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直到把地板拖过两遍，垃圾篮也洗干净，那股腥气才完全消失。

艾媚不敢因这事责怪“菲佣”做事有头没尾。菲佣也是人，身为女主人的我们千万不可太苛刻。须知女佣难觅，男佣更如凤毛麟角。何况我这个男菲佣不只会炒可口的小菜，还会把鱼煎得焦黄焦黄，吃起来“咔拉咔拉”作响，单单这手绝活就无人能及。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区区小毛病，只眼开，只眼闭，也就过去了。

最后，悄悄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艾媚的非佣虽然来自菲律宾，却热爱中华文化，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爱阅读华文报章，这篇文章他肯定不会错过，没关系，本文内容褒多于贬，相信他看了之后，必会因艾媚对他的赏识而感激涕零，从而死心塌地为主人效力，嘿嘿！果真如此，那就好罗！

6/2/2005



猜猜看，扮鬼脸的是大B还是小B。



阿松

星期五傍晚，位於青统商业中心的市集热闹非凡，人挤人，烟雾袅绕，空气中弥漫着烤肉与烤鱼的香气，苍蝇亦闻香而来，一些摊主手拿苍蝇拍，准备随时给这些不速之客迎头痛击。

折向另一横巷，人潮不再那么拥挤，摆卖的物品也与食无关，是一些盆栽与手工艺品。其中一个摊位吸引了我的目光。一条条的串珠项链，那么精致，那么熟悉，将我的思绪拉到二十多年前，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朝着小摊位走去。

“Cikgu”，摊位的女主人笑吟吟地扬声与我们打招呼，定睛一瞧，啊！是阿松，那个手背上有传统刺青，笑起来露出一颗金牙的阿松。

阿松还是老样子，岁月好像没有在她脸上刻下太多痕迹，她说，孩子与孙子都已长大，闲着无聊，所以申请了一个摊位，专卖加央人的传统珠链。

我与阿松相识于弄拉玛。阿松是受过训练的助产士。我怀第一个孩子时，开始与阿松频密往来。弄拉玛没有医院，只有一间小诊疗所，由一位医药助理驻守着，替当地居民看病，至于孕妇则全归阿松负责。

我不爱喝水，每一回去见阿松，验尿那一关总过不了，常常从阿松手中接过一瓶瓶药水。那些药的味道挺可怕，又酸又咸，每咽一口都会忍不住打一个冷颤。我曾多次以乞怜的眼光看着阿松，希望她格外开恩，不要再叫我喝那种怪东西；然而，尽忠职守的阿松总会假装读不懂我的眼神，照样将一瓶瓶的“良药”放到我手上，而且不会忘记笑眯眯地叮咛：“一定要喝完哦！还要喝多多水哦！”

阿松的丈夫是一位船夫，任职于弄拉玛的农业部。这对夫妻朴实无华，待人和蔼，深获当地人士的敬重，特别是阿松，得到她照顾的孕妇不知有多少，那些由她亲手接生的婴儿，今天大都已为人父，为人母，不知他们的母亲可曾谈起，“有一位助产士，名叫阿松……”

3-4-2005



英雄宴

前几天去参加一场婚宴。新郎是我们以前在巴甘中华公学教过的学生。

巴甘小学是B型学校，学生人数不多，故此师生关系向来十分密切。每逢村子里有嫁娶等喜事，老师们必受邀成为座上宾。

人与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虽然我们离开巴甘多年，但是彼此的情谊依然不变，也许，村子里的人早已把我们当作是“同一国”的；而我们的内心，也常常被当地的人与事物所牵动。当天晚上，西装笔挺，身材魁梧的新郎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中途又独自到每一桌去向亲友敬酒。季仁问他怎么没带着新娘子一块儿过来，他竟然笑嘻嘻地说：“难带”。那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泄露了他的

言不由衷。

在一众好友的起哄下，新郎大大方方地上台唱一首歌给新娘子听，让爱的宣言透过歌声传达出去。

筵席结束，双方家长与一对新人站在门口送客。新郎的兄长倚小卖小，拍了拍李老师的肩膀，要李老师多写几篇好文章；新郎有样学样，一面“呵呵呵”地笑着称谢，一面举起大巴掌，“啪啪”两声，拍在艾媚膊头上。

刹那间，李老师恍若进入武侠世界，赴一场英雄宴，在大碗酒、大块肉之后，互道珍重，各奔前程。

各位英雄好汉，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呵呵呵！

注：新郎乃彭子胜先生也！

8-6-2005



祖孙三代同聚首。



鹈鹕情深

窗外，一对山鸽在草地上转悠，偶尔低头啄食。不一会儿，其中一只舒适地伸了一个懒腰，斜卧在阳光下，顺势展开一只翅膀，覆盖着身躯，以一个极其优美的姿势作日光浴。

另一只则深情款款地踱过去，用短短的喙为爱侣梳理颈颈的羽毛，好浪漫的一幅画。

那天翻阅旧报纸，被某一期的《学缘》封面吸引。那是一位记者在马路上拍摄的连环画面——一只小燕子被路过的汽车“碰”死（碰撞而死），其同伴忧急交加，站在它身旁发出焦急的啁啾，企图将它唤醒。一辆卡车呼啸而过，强劲的气流把没有生命气息的燕子翻了个身。这一翻让活着的那一只萌出新希望。它再次落在伴侣身边，急

切地呼唤，并尝试用纤弱的脚爪将没有知觉的另一半救离险地。车子一辆辆经过，险象环生，希望也一次次破灭。摄影记者看不下去了，唯恐这活着的一只也难逃市虎的虎口，他默默地捡起倒毙的燕子，放在路旁的草地上，转身黯然离去。

可怜的燕子终归会明白，它的爱侣是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了，谁能体会它心中的痛？

鸟类的爱情单纯而真挚；聪明的人类有时反倒被聪明所误。许多丈夫在年轻时有意或无意地一再伤害妻子，等到上了年纪，孩子们离巢高飞，妻子的恨意也已根深蒂固，不易化解。两个老人共居一室，你不理我，我也不睬你，可悲！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以弗所第五章）

人生苦短，夫妻间的结难道真的无法解开？难道真要互相憎恨一辈子吗？

31-8-2005



幸福

走在人造湖畔，季仁有感而发：“我真是幸福，退休前几年被派到都九小学去，在那里度过几年美好的时光；退休后又续聘4年，和你一起教书；现在真正退休，又能每天载你去上班。”

我一面听一面点头，听到最后一句不禁愕然。载我去上班也算是幸福？不累吗？

无论如何，这是张季仁的幸福。

最近季仁的新书《岁月》出版，一位首次参加新书推展礼的友人过后对我说：“李老师，你好幸福哦！”

一句话弄得我摸不着头脑。友人接着解释，推展礼那天，她看见季仁与我站在台上，联想到我们两人一同从事教职，一样喜爱写作，夫唱妇随，感觉上非常温馨，非

常幸福。

这是友人眼中的幸福。

那天天气炎热，我在厨房中煎煎炒炒，大汗淋漓，后来到浴室中洗了一个痛快的澡，浑身清爽，不禁对季仁说：“我们好幸福哦！可以用这么清洁的自来水洗澡。”

三个人对幸福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与体会，可见幸福没有固定的模式，定义亦因人而异，最重要的是看自己有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您幸福吗？

5-10-2005



“爸爸说，洞里有小螃蟹。弟弟，你要吗？哥哥捉一只给你。”



携手同行

到中央医院复诊的时间又到了，季仁说：“等下我载你去。”

艾媚婉拒：“不要啦！我自己驾车去，你在家可以睡午觉。”

季仁坚持：“要啦！我载你。”

Pakar 3 的病人仍然非常多，我取得31号，直等到将近下午四时才获得医生接见，之后到药剂部拿药。刚坐下，一位年约六十，面容慈祥的妇女跟着坐在我左手边，旁边伴随着一位少女。

“艾媚，你生什么病？”我正无聊地抬头观看墙壁上红灯闪烁的号码，冷不防隔壁安娣有此一问，心中有点错愕。“啊？我？我的胆固醇太高。”

“胆固醇？你这么年轻，又这么瘦，为什么胆固醇会高？那位是——”安娣说完，用手指了指坐在我右边的季仁。

我一面回答她的问题，一面暗叫糟糕。这位安娣叫我艾媚，我却想不起她是谁，太失礼了。听她说话，似乎对我既熟悉又陌生。我们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终于忍不住问：“请问我们之前见过面吗？”

安娣身边的少女微微一笑，接过我的问题。“我们没见过，不过我妈妈很健谈，不管认不认识，她都会和人家谈天。”

这就奇怪了，既不认识，为什么知道我名叫艾媚？我转向那位母亲，“安娣，刚才你叫我什么？”

“哦！我叫你阿妹，你看 起来像阿妹一样。”

噢！一场误会。

人的外貌变化真奇怪。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被友人戏谑像季仁的姐姐；三四十岁以后则多次被陌生人误会为季仁的女儿。两种误会两种心情，没有女人希望自己看起来比丈夫苍老，像妹妹还不错，像女儿嘛，虽然有点离谱，但还是值得高兴的，这就是女人的虚荣。

今天，我已走过年轻的岁月。我的外表是年长的，心智也是成熟的，季仁与我不是父女，我们将携手同行，

迈向人生的另一阶段。

9-10-2005



新春佳节，在大姐家来一个大合照。



都是油针惹的祸

清晨起身，睡意浓浓，前往学校途中，禁不住呵欠连连。路上车辆很多，都在匆匆赶路，只有一辆白色的轿车与众不同。它停在路旁，一动也不动，两个男人正在为它忙碌，其中一个把一瓶不知名的饮料灌进它的“肚子”里。

近前一看，饮料原来是汽油。天哪！世上竟有这等人，让爱车空着肚子上路，然后在路旁喂它吃早餐。“哈哈……” 太好笑了！那一笑，把我的睡意驱赶得无影无踪。

那是两周前的事。

昨天下午，我们要到学校附近去找一位朋友，送几棵“地胆头”给她，同样是由季仁任司机，同样是奔驰在

埔奕大道。由于不是上班时间，车辆疏疏落落，在我们前方有一辆厢型货车，慢吞吞的，车主仿佛在游车河。季仁踩下油门，准备超车。突然，他神色一变，疑惑地问：“这辆车子怎么了？”

话刚说完，车速骤降，季仁赶紧将方向盘一转，进入慢车道，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汽车赖在那儿，不走了。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到底是怎么回事？季仁有点儿尴尬：“油缸好像没油了。”

不是吧！油针的位置还蛮高的，前面约三百米之遥就有一间油站，只要多走一会儿就有汽油可买，三百米罢了。

季仁尝试启动车子，“咳咳咳！”可怜的汽车发出干咳的声音，空洞洞的

“真的没油了。”季仁苦笑。

呵呵！没想到我们也会有今天，以后有什么好笑的事一定要三思而后“笑”，即使忍不住，也千万别笑得太痛快，须知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也！现在悔之已晚，想来想去，只好拨手机向同事伟德求救。

数十分钟后，伟德的车子出现了。他提了满满一瓶子的油，越过马路向我们走来。一瓶油咕噜咕噜全倒进油箱去了，季仁如释重负，满脸笑容谢过伟德；伟德心细，叫季仁试试发动车子。

“咳咳咳！咳咳咳！”咦！怎么还是有气没力，那瓶油跑到哪里去了？这辆车的食量还真大呢！没办法，只得麻烦伟德再跑一趟。第二瓶油又倒进去了，车子还是无法动弹。季仁拨电寻求汽车销售员李君的协助。李先生指示季仁用遥控器将车门先上锁，之后打开，再尝试发动。这一次，车子不再闹别扭，引擎“呜”的一声，抖擞起来。我们不知那两瓶汽油可耗多久，眼前最重要的是先到油站让车子吃饱喝足，伟德不放心，也尾随而去。这回多亏他买油相助，否则我们可就一筹莫展了。

这次中途抛锚，都是油针惹的祸，明明汽油已耗尽，油针仍然高高在上，也难怪我们会阴沟里翻船。唉！

26-10-2005



“我们在玩沙。你也要玩？唔——OK啦！”



上瘾

平日家居凌乱，职业女性可以振振有词地以“忙”作为理由，但年终学校假期这么长，如果继续让家乱下去，别人不说，艾媚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一个炎热的下午，艾媚拿着拖把在客厅中拖过来、拖过去，豆大的汗珠从额头顺着脸颊往下流。季仁跷起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好一会儿，突然发觉我的存在。

他抬起头，以调侃的语气说：“你抹地好像抹上瘾了，昨天不是刚抹过吗？”

上瘾？抹地抹上瘾？岂有此理！

我放下拖把，瞪他一眼以示抗议，正想藉这个机会把闷在肚子里的心声掏出来——丈夫应以实际行动分担家

务，而不是常常以风凉话来“报答”妻子。

可是还没等我开口，他的脸已迅速隐没在报纸后面。我只好把要说的话吞回去，将“上瘾”两个字放在心头。

前天，晾尿片时，发觉地上的草长得很快，尿片垂下来，不时和小草在微风中纠缠嬉戏。

我请季仁帮忙把那一小片草地的野草剪短。

季仁从储藏室取出一把修剪花枝的剪子，兴致勃勃，越剪越起劲，范围已经超越晾衣的那片空地。我从窗口探出头去，揶揄了一句：“咦！剪草剪上瘾啦！”

张季仁有点儿尴尬，干笑两声：“哈哈！这种事怎么可能上瘾！”

啊！终于有机会把“上瘾”抛回去，让张先生也尝尝味道。痛快，痛快！

11-12-2005



被将一军

大前天，阿比打电话回家。互道近况后，突然问：“妈妈，你有没有向爸爸传福音？”

我愣了几秒钟，在记忆中快速搜索，得出的答案竟然是“没有”。

非信徒一听见别人向他传讲耶稣的救恩，大都避之唯恐不及（就如艾媚过去那样）；一旦信了耶稣，却又非常迫切地要把福音与所爱的人分享。艾媚为什么是一个例外？如果各位了解季仁与艾媚的关系，就不会惊讶了。

张季仁曾经是李艾媚的上司，在工作上，艾媚处处听命于季仁；生活中，许多大事也必须由季仁作最后决定。换句话说，张季仁的权力比李艾媚大，知识也较艾媚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艾媚还没把“救恩是怎么回事”

讲完，就已被反驳得毫无招架之力了。

既然口不能传，用行动总可以吧！艾媚过去多愁善感兼心胸狭窄；今天的艾媚眉头不再终日深锁，肚子里虽然还不能撑船，但容纳一叶扁舟却不成问题。几次欲以“生命得改变”来为主作见证，却换来一句：“你以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或许，年轻的阿比是一个更适合的器皿。把听筒交给季仁，只见他斜靠在沙发中，脸露微笑。

“嗯，嗯，我知道，我知道。”

“（耶稣）伟大，很伟大。”

“有——有看过（圣经）。 ”

“宗教其实是让人精神上有寄托，如果你信了觉得快乐，就去信罗。”

“呵呵呵！嗯，好，好，拜拜！”

我不知道阿比如何与爸爸分享，不过看来不但没达目的，反被将了一军。阿比，没关系，我们必须具备锲而不舍的精神，好好加油！

22-10-2006



长大了

过去，我们给孩子们压岁钱、零用钱、学杂费、生活费，我们一直习惯于给，也非常乐意给。第一次从孩子们及媳妇手上接过他们给的红包时，除了感恩、感动、欣慰，还有一些感慨。

昨夜十一时许，季仁与我在观赏连续剧《大长今》，电话铃声蓦然响起。季仁接听，是阿比打来的。只见季仁握着听筒，笑吟吟地说：“星期三，嗯！什么？汇钱进我的户口？给我们三个？呵呵呵，不用啦。”

“我们三个”是指婆婆、季仁与我。我们近日要到大陆去省亲。听季仁说话的语气，大概是阿比要给我们红包。

我接过听筒，耳边传来阿比愉快清脆的声音：“妈

妈，我在爸爸户口里放了一千五百令吉给婆婆和你们。婆婆那份麻烦你放在红包里交给她。”

一千五百令吉？我没听错吧！问阿比为什么给这么多，她笑嘻嘻地答：“没什么啦！我平时很少给你们钱。要玩得开心一点哦！”

阿比刚踏入社会时不大会理财，经常入不敷出，为了强迫自己储蓄，她买了一个扑满，规定自己必须把所有的硬币投进去，希望一年半载后，能有一笔小积蓄。

这个办法原本不错，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每到月杪，阿比小姐就囊空如洗，不得不把硬币弄出来解燃眉之急，故此，小扑满从来不曾“满”过。今天，收到她的大红包，足见她所赚取的，不但足够，而且有余。感谢主，阿比真的长大了。

21-11-2007



一诺千金

年初四下午翻开报纸，看见一则讣告，一位享年九十多岁的丁老太太蒙主宠召。老太太儿孙满堂。在亲属名单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钱学聪，身份是丁老夫人的女婿。

学聪先生是我在师训学院的同班同学。同学们都叫他“老钱”。老钱是中学老师，为人正直。当时我们受训的地点是拉让师训学院，位于民那丹（现改名民丹莪）。

老钱住在诗巫，周末可以回家享天伦之乐。我常拜托他为我确定机票。每次从民那丹回美里，也总是在他家借宿，因此认识了贤慧的钱太太与他们几个可爱的孩子。

屈指一数，我和老钱已经十年没见面了。当天傍晚，季仁陪我到丁府吊唁，欣然见到老钱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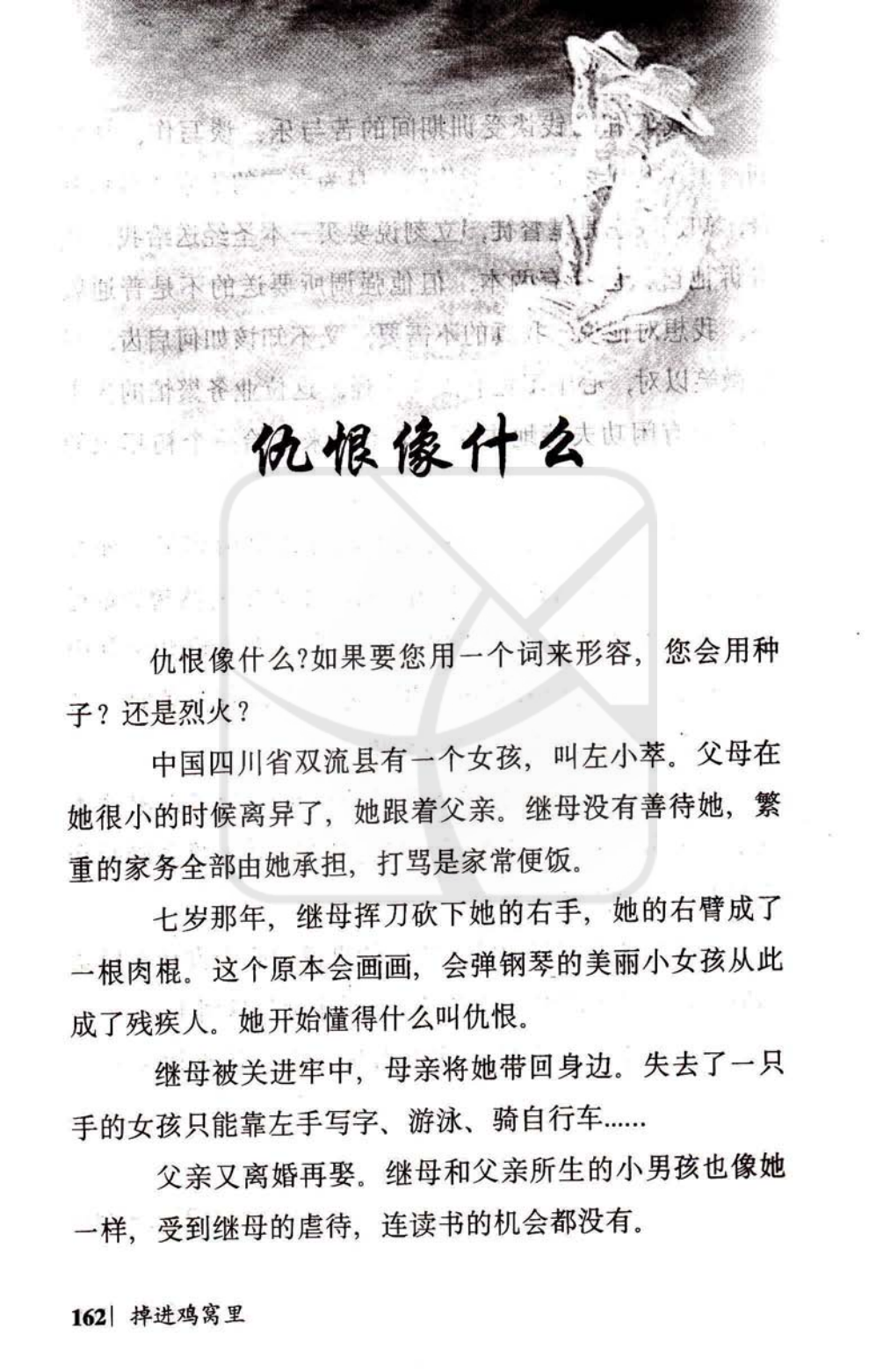
我们和老钱谈受训期间的苦与乐、谈写作、谈信仰，丁家几兄弟也在一旁作陪。身为老三的丁家兴笃信基督，知道我也是基督徒，立刻说要买一本圣经送给我。我告诉他自己已拥有两本，但他强调所要送的不是普通版本。我想对他说，我真的不需要，又不知该如何启齿，只能微笑以对，心中不免有点儿奇怪，这位业务繁忙的先生怎么会有闲功夫特地去买一本圣经来送给一个初相识的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几乎把这件事给忘了。前几天，季仁与我在某饮食中心用早餐，丁先生突然匆匆走过来，把一本圣经送到我手中，并且坐下来大略介绍其内容。那是一本新约恢复本，里面除了有作者、著时、著地、受者及主题之外，还有详细的注释。

由于没有我们的联络电话及住址，为了送出这本书，一个多月来，丁先生天天将它带在身边，准备随时和我们来一个“偶然相遇”。

捧着这份沉甸甸的礼物，如果说我心中没什么感觉那是假的。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一诺千金”这回事。

丁先生，谢谢您，这本书我一定会认真地读。一定！



仇恨像什么

仇恨像什么?如果要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您会用种子?还是烈火?

中国四川省双流县有一个女孩,叫左小萃。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离异了,她跟着父亲。继母没有善待她,繁重的家务全部由她承担,打骂是家常便饭。

七岁那年,继母挥刀砍下她的右手,她的右臂成了一根肉棍。这个原本会画画,会弹钢琴的美丽小女孩从此成了残疾人。她开始懂得什么叫仇恨。

继母被关进牢中,母亲将她带回身边。失去了一只手的女孩只能靠左手写字、游泳、骑自行车……

父亲又离婚再娶。继母和父亲所生的小男孩也像她一样,受到继母的虐待,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母亲咬牙切齿地说，那是报应，女孩却沉默不语。此后，她一有时间就往父亲家跑，偷偷给小男孩送吃的，还把自己的零用钱给了他。

转眼间，女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学费却无着落。因她的特殊身世与自强不息，电视台为她募得两万元捐款，供她念大学。四年大学，只有区区两万元肯定不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女孩竟然把自己的捐款分一半给小男孩，供他读书之用。

媒体哗然，女孩说，她出事那年小男孩才一岁多，一切不关他的事。她还说，如果她大学毕业后，那个女人还未出狱，她将全力供小男孩上学。

女孩的事迹让牢狱中的女人愧疚难当，也令千千万万的电视观众感动和反思。

仇恨到底像什么？汤红霞（原作者）认为，仇恨像花儿，开在哪里，便谢在哪里，不种在心田，不报复，也不波及无辜。

注：内容摘录自《读者》。

15-6-2008



蒙福之家

日前与季仁带着两颗祝福的心，欣然赴一场喜宴——李云珍老师（其实是美公副校长，不过，称她老师，感觉上比较亲切）为其长男授室。新娘子是阿比小学同学，写得一手好字。

带我们去找座位的是克里丝狄娜。这位一校之长（圣若瑟小学）来往招呼宾客，笑脸盈盈。

司仪由美里中华公学多才多艺的沈素情老师与另一位老师担任。两位司仪将气氛搞得温馨又热闹。

席间，来自美公的小朋友们呈献一个又一个精彩节目。荣获全国小学诗歌朗诵比赛冠军的三位小妹妹也上台以诗歌祝贺一对新人，赢得众人如雷的掌声。

有些新人会借着宾客济济一堂的机会，在台上表达

对父母的感谢。当晚致词的不是新郎新娘，而是李云珍老师本人。

李老师落落大方，不亢不卑，娓娓细诉这些年来的艰辛历程。

之前提到，我们带着“祝福的心”去赴宴，是因为知道李老师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今天，看见她把孩子栽培得那么优秀，并成家立业，作为朋友，我们由衷为她高兴。

台上，李老师侃侃而谈；台下，亲友们屏息静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新郎的父亲于1995年遭遇车祸，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就这样被夺去；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从此欠缺男主人。我们无法想象李老师如何面对如此残酷的事实，如何再一次站立起来。她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可以怨天尤人，然而，她没有那么做。在十多分钟的致词中，我们听到的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李老师感谢家公家婆及叔叔们的扶持；感谢哥哥嫂嫂的关心与爱护；感谢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与代祷；感谢朋友；感谢同事，甚至感谢自己的儿子。

听她叙述自己在丈夫去世之初，终日以泪洗脸，当年只有十五岁的长子（也就是当天的新郎）蹲在母亲面前，强忍着悲伤说：“妈妈，不要哭，您还有我”。

一番话深深打动台下宾客，不少人悄悄抹去淌下的泪水。啊！多么懂事的孩子。

这个家，有一位凡事感恩的母亲，有这么乖巧孝顺的孩子，怎么可能不蒙福呢！

15-9-2008



“蒙福之家”的女主人李云珍老师。



泗里街，我们来了！

10月3日上午8时10分，季仁与我乘搭蔡传创先生的车子从河婆饮食中心出发，到泗里街去。原本约好结伴同行的谦胜同学，因为要为汽车添油而叫传创先开车，他将随后赶上。

传创先生是美里留台同学会会长；谦胜亦是留台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出席全砂留台同学会第四十四届“文华之夜”庆典。季仁与我有幸受邀参加这一年一度的盛会，度过三天两夜的美好时光。

车子离开市区后，以每小时约100公里的速度奔驰在沿海大道上。传创与其夫人的两台手机不时响起。这对夫妻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早年台湾学位未获我国政府承认时，他们并没有蹉跎岁月，等候政府赐下“恩典”，而是

自强不息，在商场中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传创相当健谈，加上公路两旁风景怡人，令人忘却路途的遥远，不知不觉，达岛已被我们抛到后头。突然，一辆“冷古色”快速超车，估计时速达120公里。噢！是谦胜的车子。只见它有如动画片中迅速奔跑的卡通，在笔直的公路上，灵活地超越一辆又一辆“拦”在它面前的各种类型交通工具，瞬间已失去踪影。季仁打趣说，谦胜想必是饿得发慌，急于赶到实兰沟去填饱肚子。

两辆车子在实兰沟一间小餐馆前会合，众人（谦胜除了太座，还载了一位老朋友健雄）饱餐一顿后，继续行程。传创之前因为等候谦胜，所以放缓车速，再度启程后，这位先生不再“客气”，开足马力，风驰电掣，七个人于下午三时抵达诗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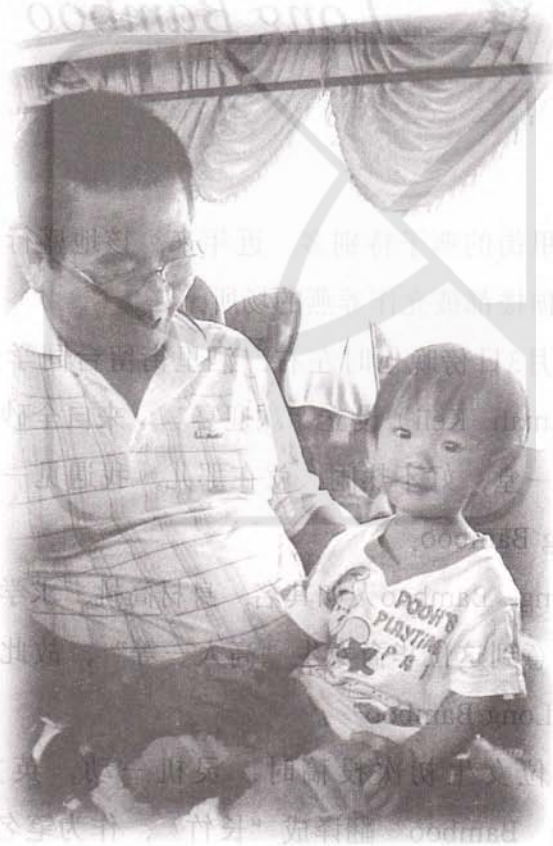
诗巫的公路指示牌有二“不”，一是竖立得不显眼；二是不足够，该安置的地方没安置。人生地不熟的游客只好徘徊在十字路口，我们就是如此这般迷失了方向。靠着手机的联系，传创很快召来一匹“识途老马”，“老马”驾了一辆四驱车前来引路，将我们带到通往泗里街的大道上。

由诗巫至泗里街只需一小时车程。屈指一数，我们耗费了八小时（包括午膳时间）在路途上，总共跑了五百多公里，幸好不是生活在古代，否则我们那两条腿怎么消

受得了。

车子停在金龙酒店前面，抬头一望，成群的燕子在它们的住所（第四层店屋）外盘旋，忙碌地飞进飞出。啊！泗里街，我们来了！

17-10-2008



“这是妹妹的阿公（外公），知道吗？”



喜逢 “Long Bamboo”

泗里街的燕子特别多。近年来，该地盛行养燕，许多商店的顶楼都被充作养燕的场所。

10月3日傍晚七时左右，泗里街留台同学会在哥利长屋（Rumah Keli）设立“欢迎宴”。来自全砂各地的留台生济济一堂，好不热闹。就在那儿，我遇见一位老朋友——Long Bamboo。

Long Bamboo人如其名，身材高挑，求学时代，同学们已留意到这位华裔女生“高人一等”，故此给她取了个绰号“Long Bamboo”。

这位女生初次投稿时，灵机一动，英文中译，将“Long Bamboo”翻译成“长竹”，作为笔名，并沿用至今。

2000年12月，笔会一行人展开文学之旅，途经泗里街。之前我们与长竹素未谋面、只知道她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人，通过阅读刊登在报章上的作品，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当时，长竹恰好看了〈别让爸知道〉这篇文章，知道艾媚和大女儿星语爱吃黄梨。当天晚上，长竹在自己酒店（长竹夫家经营旅馆业）的餐厅设宴为我们洗尘，桌上除了油炸鲍鱼菇、马来风光等别具风味的佳肴之外，还有一大盘黄梨。那一餐确实令人回味。这位热情好客的“地主”还特地为季仁、艾媚和阿比准备了一间套房，说是要让我们住得舒舒服服。

这回去泗里街，不巧黄梨产量很少，虽然如此，长竹还是想方设法，花了十五、六令吉买了两个上好的，请卖黄梨的安娣帮忙削皮切块，让我们在酒店客房内大快朵颐。

4日上午，长竹前往金龙酒店，载我们到民立中学去参加永乐多斯博士的讲座会。一上车，她立即递给季仁一个颇有“份量”的大纸袋。打开一看，是一大叠的文艺刊物，都是好东西，其中赫然有一本《读者》。噢！慷慨的长竹！这本杂志是在大陆印刷出版，不容易买到。长竹说，那本《读者》她已看完，而且，有需要的话，她可以托人到吉隆坡某书店购买，说时轻描淡写，然而艾媚知

道，对于一个爱书的人来说，这真正是“割爱”。

长竹，谢了，谢谢你的书，你的黄梨、火龙果，还有民丹莪的特产——橘子。

27-10-2008



“双峰塔是双胞胎；我们也是。”



那一夜

泗里街附近，长屋的数量不少。哥利长屋（Rumah Keli）外观和其他长屋没什么不同，我们起初不明白主办方为什么选择在那儿设“欢迎宴”，直到见到伊光，才恍然大悟。

伊光是地道的伊班人，身材魁梧，说得一口纯正的华语，不知底细者必误认此君为华人。伊光小时进入华小就读，因为酷爱华文，修完小学课程后进入民立中学继续学业。

民立中学是一所民办的华文独中，里面的每一间课室，每一张桌椅，都是热心人士所捐赠。数十年来，这间中学不知为社会培育出多少英才，在全盛时期，学生人数多达数百人，惟近年来已锐减，目前只剩六十多位学生。

话说回头，伊光在国立中学高中部毕业后，获得泗里街留台同学会保送至台湾，进入政治大学深造，学成后与一位韩籍女同学共偕连理，返回马来西亚。伊光说，他踏入社会已二十多年，长子现攻读医科。

伊光的成就深深影响哥利长屋的居民。我们惊奇地发觉，长屋里的小孩与青少年，很多都会说华语。这些年轻的一辈落落大方，热情招待客人，以流利的华语回答宾客的问题。

当天晚上，长屋内举行“米灵”仪式，之后晚宴开始，有糯米饭、竹筒饭、羊肉、木薯叶，还有伊班人在节日特备的饮料——米酒。

那一夜，宾主尽欢，人人微醺，醉在浓浓的情谊之中。

31-10-2008



看永乐，听永乐

去哥利长屋那天，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站在小土坡旁、笑吟吟地望着鱼贯进入长屋的宾客。长竹说，那就是永乐多斯。

永乐看起来很年轻，容貌秀美，待人亲切有礼，言谈举止间流露出高雅的气质。

“不让青春留白”的讲座会是在暴风雨中进行，电路几次中断，音响和灯光大受影响。在风声、雨声、闪电与雷鸣中，永乐从从容容，以柔和的语调和听众分享。

讲座会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永乐以过来人的身份，鼓励学生千万不要因为成绩不理想而气馁，因为每个人都具备不同的潜能，要细心发掘，好好发挥。她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一次，永乐在纽约乘搭飞机时，旁边坐着一个洋人小伙子。小伙子问永乐是不是中国人，得到证实后，年轻人充满期盼地问：“Do you know ‘要命’？”

永乐被搞得满头雾水，什么“要命”啊？后来才弄清楚，那年轻人是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球迷，知道永乐与姚明同是炎黄子孙，竟然要求她代姚明签大名，而且一签就好几个，说是要送给朋友。看！打篮球也可以打到名扬四海呢！

永乐也提到奥巴马。过去，黑人饱受白人的歧视，乘坐巴士时，黑人只许坐在后面，即使前面有空位，也不允许坐下去；今天，奥巴马出来竞选总统（现已当选），这在过去是所有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所以，人必须有梦想，一旦确定目标，就要勇往直前。

这是一场激励讲座，主讲人没有呼喊口号，也没有舞动拳头，轻轻松松完成任务，被激励的不止是青少年，还有我们这些“超龄学生”。

前几天友人林美华来访，谈起永乐，美华说，很少看见这么有爱心的人。美华多年前住在吉隆坡，曾以读者的身份打电话给永乐，要求见面。永乐不但接见了她，还邮寄一本著作给她，令她深受感动。

回到美里后，美华有一回心情极度低落，忍不住致电永乐，向她倾吐心事。第二天，美华突然接获美里某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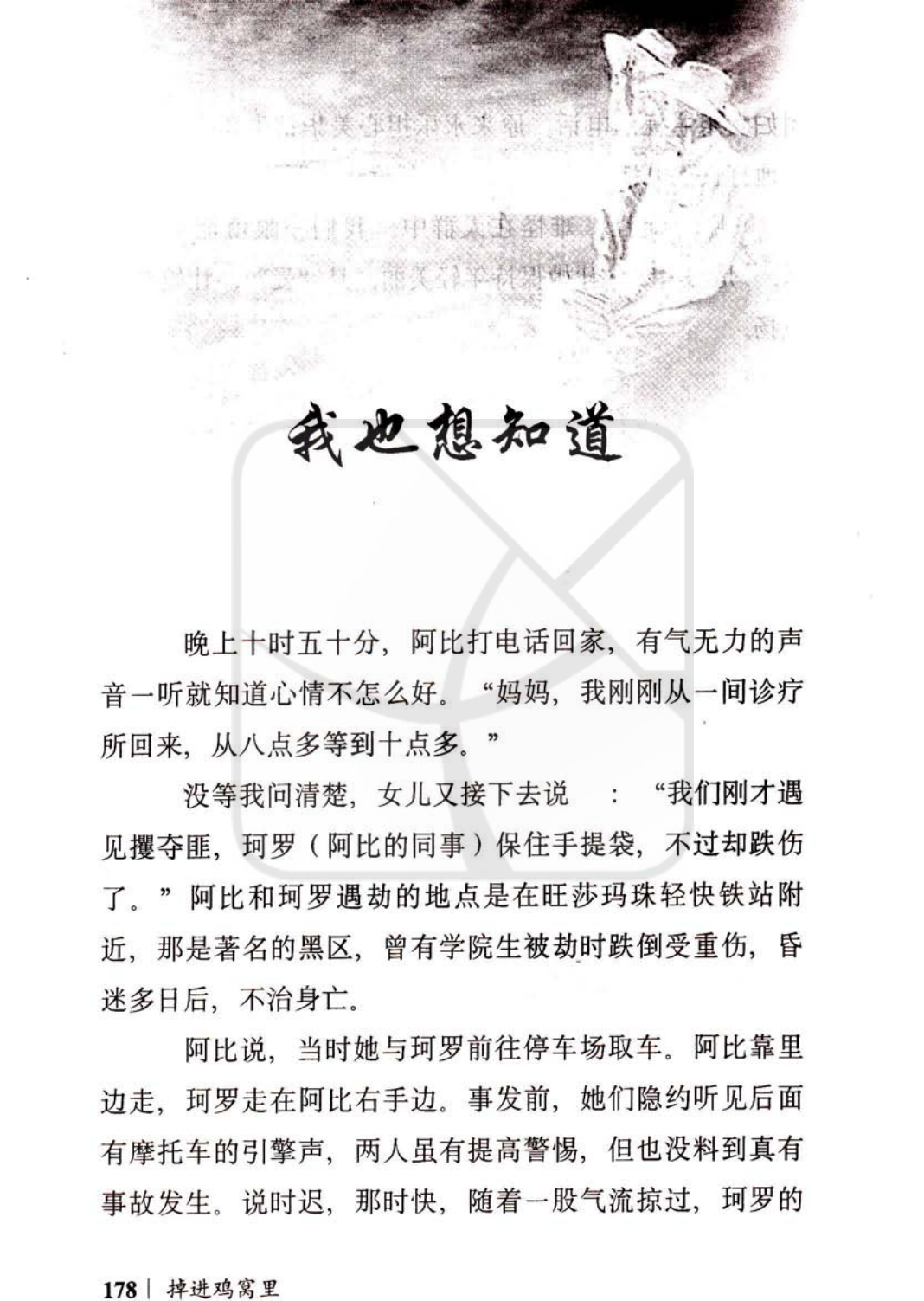
团妇女组主任的电话。原来永乐担心美华钻牛角尖，故此特地打长途电话给该主任，托她就近代为照顾。

嗯！难怪，难怪在人群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到永乐，是“爱”，让她保持年轻美丽，是“爱”，让她神采飞扬。

20-11-2008



站在永乐与Long Bamboo身边，艾媚明显地矮了一截。



我也想知道

晚上十时五十分，阿比打电话回家，有气无力的声音一听就知道心情不怎么好。“妈妈，我刚刚从一间诊所回来，从八点多等到十点多。”

没等我问清楚，女儿又接下去说：“我们刚才遇见攫夺匪，珂罗（阿比的同事）保住手提袋，不过却跌伤了。”阿比和珂罗遇劫的地点是在旺莎玛珠轻快铁站附近，那是著名的黑区，曾有学院生被劫时跌倒受重伤，昏迷多日后，不治身亡。

阿比说，当时她与珂罗前往停车场取车。阿比靠里边走，珂罗走在阿比右手边。事发前，她们隐约听见后面有摩托车的引擎声，两人虽有提高警惕，但也没料到真有事发生。说时迟，那时快，随着一股气流掠过，珂罗的

手提袋已被摩多车的后座乘客抓住，出于本能，珂罗也使劲往回拉，双方僵持了数十秒钟。

阿比被吓呆了，想喊“救命”，脱口而出的却是一声惊恐的“啊”。路旁一户人家看见这一幕，也“发声相助”。匪徒眼见不能得逞，只好悻悻地松手，珂罗失去平衡，重重地摔了一交。阿比俯身扶起珂罗，那几位好心的年轻人迅速打开篱笆门，叫她们进去避一避，以防匪徒心有不甘，再兜回来。几天前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去买菜，钱包在家门外被抢，这些抢匪简直是无法无天。

阿比说，那两个“坏家伙”皮肤很黑，是年轻人，一个有手有脚又有气力的人不去做工，只想不劳而获，太可恶了。

阿比第一次见识攫夺匪冷酷无情的一面，受了惊吓，也非常愤愤不平，“妈妈，这些人难道不知道我们的钱也是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吗？他们为什么不去做工？为什么？”

阿比，妈妈也很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3-11-2008



生日礼物

七月中旬，星语生日。六月初，她打电话回家，“妈妈，我要一个布袋做生日礼物，就像你做给阿比的那种。”去年过年，两姐妹一起回来。婴儿床边挂着一个布袋，是我做给大B小B的。布袋有两层，外面采用缝制西装裤的布料，浅棕色；里面一层是白棉布。布袋上有一幅“风景画”。画中有一棵树，树下有小草，草丛边有一个小土堆，上面坐着一只泰迪熊。这幅“画”是以各种颜色的布料拼凑而成。阿比看了很喜欢，也要一个。

星语打算用这份礼物盛放随身物品，在巴厘岛上漫步。

既然是生日礼物，当然不能太马虎。我选择深褐色的布料，看起来有点儿像黑色。黑代表夜晚，怎样把黑漆

漆的夜美化起来呢？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构思，决定将一轮明月挂在天上，月亮旁边有两朵白云。月光下，两只小兔（从卡通布料上取出）亲密地依偎着，坐在一块大石上。大石旁边有一丛灌木，灌木前方是一池浅蓝色的春水。池塘边还有一条由碎石铺成的小径。

星语十分喜欢这个背袋，不枉我花了许多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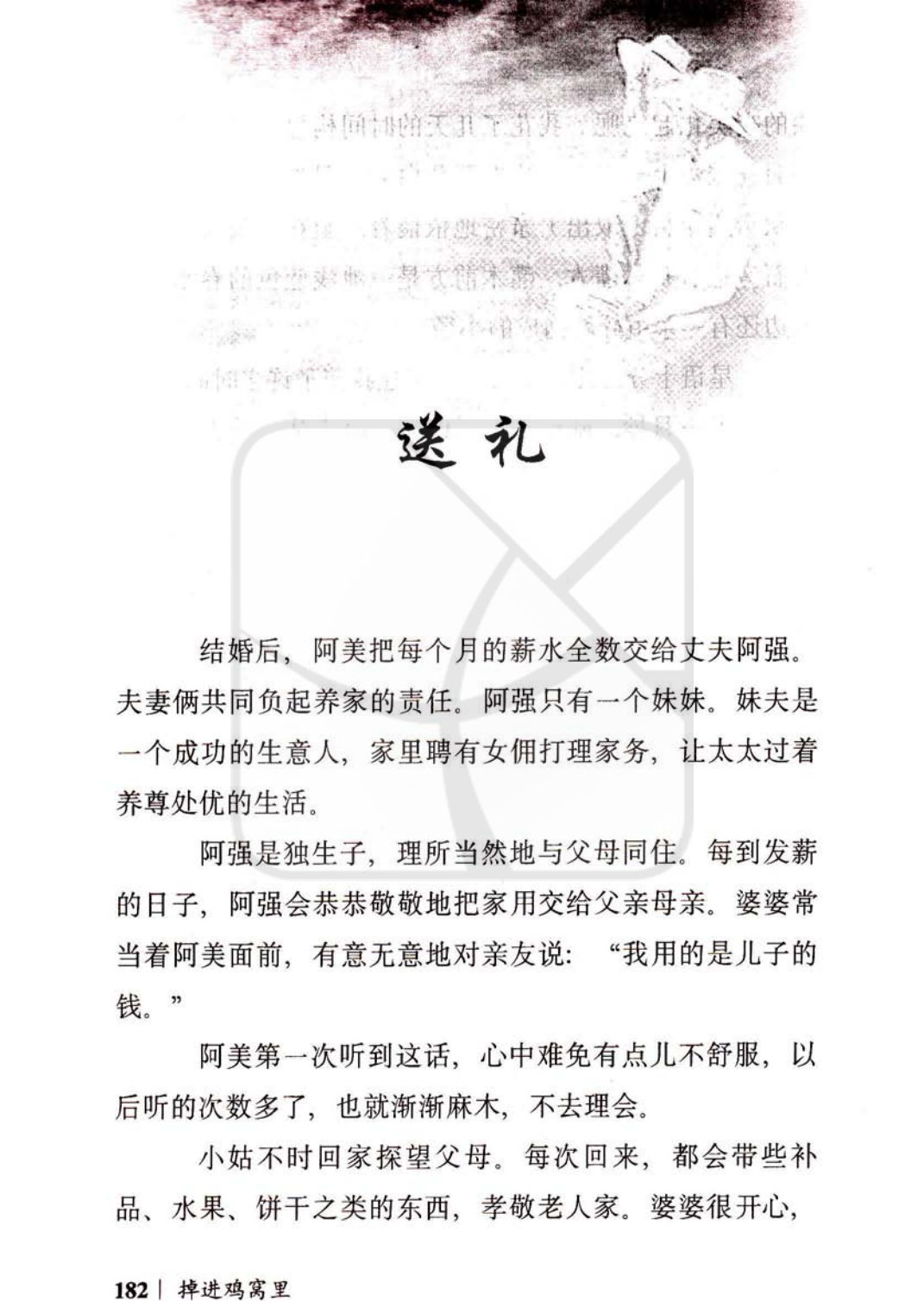
十一月杪，阿比的快乐诞辰即将来临。前天晚上，准寿星女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

“妈妈，今年我生日，你们不用花钱去买礼物了。我只要两篇文章。你和爸爸一人写一篇送给我，题目是〈永恒〉，最少要三千个字哦！”

什么玩意儿？逼稿？这么大的压力我可承受不了，心里一急，立刻一口回绝：“阿比，不行！妈妈不会写，你叫爸爸写好了。”张季仁接过听筒，“呵呵呵”地笑，“不要啦，很难写，包个红包给你好不好？”

阿比在那一头不知说些什么，大概是给爸爸戴高帽。季仁最后扯白旗投降：“好啦！嗯！永恒，永恒，试试看啦！哈哈哈……”

还有十二天就要“交稿”，张季仁气定神闲，没关系，等张先生写好了，李艾媚借来“参考参考”，然后照样煮一碗……一碗“永恒”。



送礼

结婚后，阿美把每个月的薪水全数交给丈夫阿强。夫妻俩共同负起养家的责任。阿强只有一个妹妹。妹夫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家里聘有女佣打理家务，让太太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阿强是独生子，理所当然地与父母同住。每到发薪的日子，阿强会恭恭敬敬地把家用交给父亲母亲。婆婆常当着阿美面前，有意无意地对亲友说：“我用的是儿子的钱。”

阿美第一次听到这话，心中难免有点儿不舒服，以后听的次数多了，也就渐渐麻木，不去理会。

小姑不时回家探望父母。每次回来，都会带些补品、水果、饼干之类的东西，孝敬老人家。婆婆很开心，

吃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对七岁大的孙子说：“这个是小姑买的；那个也是小姑买的。”

婆婆生日那天，阿美拿了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塞到婆婆怀中。“妈妈，这是我送给您的，拆开来看看。”

礼物是一件长袖上衣。婆婆一面试穿，一面问：“多少钱？是不是很贵？”

阿美避重就轻：“妈妈，只要您喜欢就好。”

婆婆不满意这个答复，继续追问：“多少钱买的？”

阿美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八”和一个“九”字：“八十九块钱。”

婆婆“噢”了一声，有点儿吃惊，“你敢买这么贵的衣服啊？”

当天晚上，一家人在酒楼聚餐。小姑称赞婆婆身上穿的衣服漂亮，还说好像年轻了十岁。婆婆笑着说：“是大嫂送的，”又补上一句：“大哥付钱。”

阿美哭笑不得，唉！罢了罢了！总不能向婆婆说明，她儿子的钱包里头，有一半的钱是自己辛苦赚来的吧！

25-12-2008



好朋友

(给适耕庄的慧婷)

阿比住在旺莎玛珠一座组屋内，每个单位有两个房间。阿比独住一间，还有三个女孩（丽凤，丽环与慧婷，前两位是同胞姐妹。）住另一间。

白天，四个好朋友各自上班；晚上下班的时间也不一样，大家各有各忙，唯一共同的活动是星期天早上一起到教会敬拜上帝。

2007年3月，季仁与我偷得数日闲，特地飞到吉隆坡去探望两个女儿，我们就住在阿比那里。抵达阿比的住处时已是深夜十一时许，女孩子们都还没就寝。丽凤和丽环在客厅观赏电视节目，慧婷则在阿比房里帮忙收拾。阿比难为情地笑，声称因为太忙碌，所以无暇整理自己的“窝”，幸好慧婷仗义相助。我们向慧婷道谢，她有点儿腼

腆，微笑着表示那算不了什么。

第二天，阿比下班回到住所已将近晚上九时，我到厨房去打算烧一锅水给阿比洗个热水澡，没想到煤气炉上已有一锅刚煮沸的水，是慧婷为阿比预备的。那一刻，我说不出心中有多感动。这是一个多么善良而又体贴的女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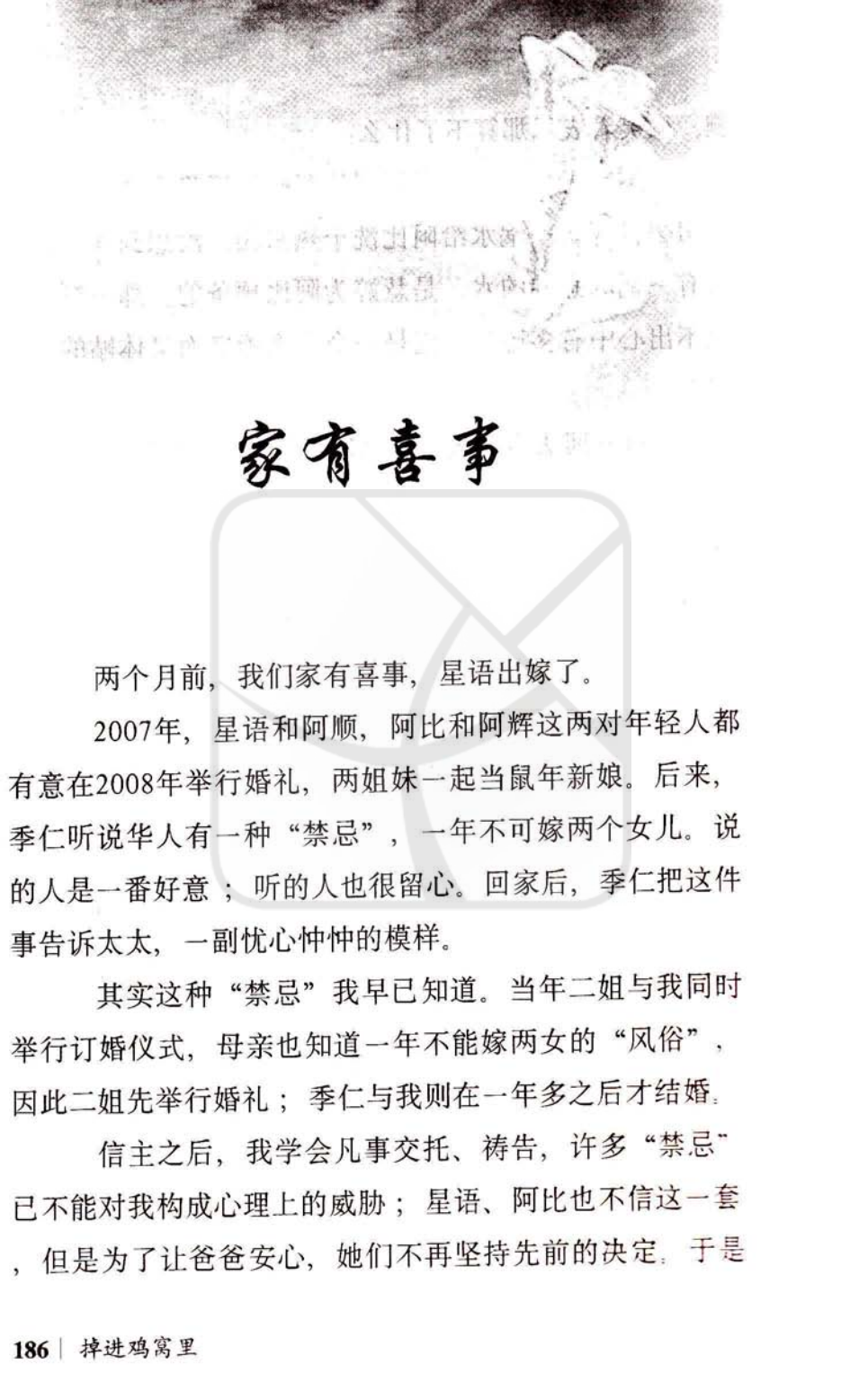
这一回去吉隆坡，前两晚我们住在阿辉为我们租的公寓（每日租金四百令吉），第三天是三月一日，阿比安排我们住她那儿。其实那个房间已不属于阿比，因为慧婷已将它租下。正确地说，是慧婷将她的房间让给我们暂住。

房子还是老样子，只是属于阿比的东西已搬走。地上铺着床褥，还有枕头和被单。房门的把手上挂着一串五颜六色的小纸片。我好奇地翻阅，原来都是圣经上的经节，是慧婷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抄下来送给阿比的。可以想像，过去几年，每当我们的女儿情绪低落又不想让父母担心时，慧婷是如何像一个大姐姐般扶持着她。这个女孩的年纪其实比阿比还小呢！我的心再一次被溶化。阿比何其幸运，拥有一位这么好的朋友。

慧婷，安娣非常欣赏你，愿上帝使你福杯满溢，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着，你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

26-3-2009

好朋友 | 185



家有喜事

两个月前，我们家有喜事，星语出嫁了。

2007年，星语和阿顺，阿比和阿辉这两对年轻人都有意在2008年举行婚礼，两姐妹一起当鼠年新娘。后来，季仁听说华人有一种“禁忌”，一年不可嫁两个女儿。说的人是一番好意；听的人也很留心。回家后，季仁把这件事告诉太太，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其实这种“禁忌”我早已知道。当年二姐与我同时举行订婚仪式，母亲也知道一年不能嫁两女的“风俗”，因此二姐先举行婚礼；季仁与我则在一年多之后才结婚。

信主之后，我学会凡事交托、祷告，许多“禁忌”已不能对我构成心理上的威胁；星语、阿比也不信这一套，但是为了让爸爸安心，她们不再坚持先前的决定。于是

阿比将婚期推迟一年，星语则按原定计划，于去年十二月完成终身大事。

由于男方家在西马，我们许多事都帮不上忙。阿顺和星语自己上网找资料，寻找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婚纱与摄影师。

这边厢，季仁拟定宴客名单，写请帖及派送请柬也殊不简单，足足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眼看婚礼就要到来，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却发生了。准新郎的三个外甥女相继出水痘。还未出过水痘的星语必须先接受她们的敬茶，一周后再回到美里正式举行婚礼。星语不想成为“痘痘新娘”，十万火急打电话回美里求救：“妈妈，赶快为我祷告。”

感谢主，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一切圆满。

2008年，我们把星语交给阿顺，接下来，该轮到阿比咯！

19-2-2009

来自父母的祝福

阿比十一岁那年，有一天突然爆出一个“秘密”。
“妈妈，有人写信给我，他说要和我做朋友。”

做妈妈的当时一惊，口中含着的一颗糖险些滑进喉咙里。事情搞清楚后才发觉不是那么一回事，是妈妈自己想歪了。

当年阿比读上午班，和下午班的一位女生共用一张书桌。女生有一回指责阿比乱丢垃圾（阿比喊冤，郑重澄清没做过那样的事。），后来又称赞阿比为人很好，没把她放在抽屉里的东西扔掉。

这件事被我记载在《我们不孤单》里，在《有女初长成》那篇文章的结尾，我写道：十年后，倘若有另一个“他”写信给阿比，不知她还会不会问：“妈妈，我可不

可以和他做朋友？”

前年年初，与阿比交往数年的阿辉通过电话问我们：“安哥、安娣，我可以娶你们的女儿吗？”

原来阿辉先向阿比求婚，阿比没点头，说是要先得到双方父母的允许。阿比从圣经中得知，父亲为子女按手祝福往往带着莫大能力，她渴望自己的婚事获得长辈们的祝福。

我们与阿辉的父母还未见过面，他们常托阿比代为致意。两年前，我因“五十肩”导致手臂疼痛，曾伯母（阿辉姓曾）甚表关心，常向阿比探询物理治疗是否有助于康复。

阿比说，阿辉的父母待人亲切，也很健谈，相形之下，季仁与我比较严肃，以致阿辉在我们面前有点儿拘谨，好像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

阿比，放心吧！爸爸妈妈虽然严肃，但爱你的心与其他父母没两样，愿上帝赐福于你和阿辉，扩张你们的境界，保守你们脱离一切凶恶和试探，齐心建立幸福的家庭，阿门！

19-2-2009



二月新娘

阿比将在2009年2月28日成为阿辉的新娘，婚礼在吉隆坡一间教会举行。

这个小女儿小时候做功课的速度特慢，往往哥哥姐姐已就寝，她还在灯下打着呵欠埋头做作业。

后来送她去学画画，发觉她原来是慢工出细货。每一幅画都得通过她自己那关，不满意的话绝不罢休。这一次，对于婚礼，阿比也力求完美。她和阿辉一起设计请柬，其他如教会礼堂的布置(鲜花与丝带)，伴娘，花童的衣裳以及音乐等等，他们都花了不少心思。

阿比重视婚礼甚于当天晚上的婚宴，她要在上帝面前与阿辉订下白头之约。身为母亲，许多事我帮不上忙，只好默默为她与阿辉代祷。我们都期待婚礼的到来。我深

信他们是蒙福的一对，就像她的姐姐星语与姐夫阿顺一样，都是上帝的宝贝。

为了筹办婚事，阿比与阿辉都累坏了。农历新年期间，阿比拿了十多天假期回家，却很少出去拜年，原来是躲在家里休息，以弥补之前一段日子的睡眠不足。

儿子结婚时，季仁与我多了一个女儿（媳妇）；星语和阿比结婚后，我们又多了两个儿子（女婿）。我们家就像一棵栽种在肥沃土壤中的葡萄树，枝叶越来越繁茂，并且结实累累，阿门！

19-2-2009



五名花童为阿辉与阿比“助阵”。前排左一为钟国强牧师的千金。



爱是永不止息

2月27日晚上8时30分，阿辉与阿比载我们（婆婆、季仁与我）到吉隆坡美罗帐幕神召会会所，为第二天要举行的婚礼进行彩排。

抵达目的地时，钟国强牧师与其他身负任务的弟兄姐妹已在那儿等候。五名小花童与伴郎伴娘一次又一次地陪着准新郎与准新娘排练。优美的旋律在回荡，季仁挽着阿比的手，迈着稳健的步子，缓缓进入礼堂，在众人的掌声中，将阿比交给站在台前的阿辉。

彩排结束后已是10时许，我们先返回住处，一些弟兄姐妹仍留在会场布置。他们的爱心与付出，我们衷心感谢。

婚礼于2月28日下午1时30分开始。钟牧师如此介绍

阿辉 —— 一个彬彬有礼的青年，做事勤快认真，对老人和小孩特别有爱心，不过，在羽球场上完全没人情可讲，即使对手是牧师也照杀（杀球）不误。至于阿比，牧师形容她有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文静而美丽。这对年轻人在教会中相识相爱的过程，钟牧师全看在眼里，他还“爆”出一个秘密。

2004年，钟牧师带领一班年轻人到金马仑高原参加一个营会。一天清晨，牧师把头伸到窗外呼吸新鲜空气，看见阿比独自坐在外面读经祷告。不一会儿，大门被人轻轻拉开，一个男生蹑手蹑脚地走出来，坐在阿比身旁……

“爱”让这两个年轻人走在一块儿。牧师朗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4至第8节，诠释爱的真谛。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忌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阿辉与阿比身上，愿他们的爱永不止息。阿门！

9-4-2009



对不起！叫错了

年初三，星语和阿顺回美里和我们相聚。算起来，他们结婚才一个月，而且婚后立即返回工作岗位，和我们相处的日子不多。

星语坦承，自己还不习惯称阿顺的母亲为“妈妈”。有一次叫得太小声，婆婆没听真切，以为星语喊“安娣”，于是善意提醒：“以后不可以叫‘安娣’了，要改口叫‘妈妈’。”

那天季仁突然想起一件事，要与艾媚分享，张先生未语先笑。原来过年期间，有一天阿顺和季仁上下楼梯时，两人在转弯处碰头。阿顺自自然然地叫了一声“安哥”。

话一出口才惊觉不对，尴尬得搔着头皮更正：“对

不起！我叫错了，要叫‘爸爸’才对。”

上星期，曾伯父、伯母与阿辉，阿比一起来到美里，出席由女方家长所设的筵席。由于只宴请季仁与我的兄弟姐妹，所以只有区区五桌。席间，我们进行敬茶仪式。阿辉捧茶给我们时，跟着阿比称呼我们“爸爸、妈妈”。

季仁与我共有儿子和两个女儿。我们是三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不过现在不同了，我们共有六个孩子。拥有六个孩子的感觉如何？答案是：幸福！

一位女性友人说，她连孙子都有了，可是媳妇仍然很抗拒称呼她“妈妈”。遇到非叫不可的场合时，也是含含糊糊地混过去。另一对夫妇的遭遇更离谱，他们亲手把女儿托付给一位白马王子（女儿自己挑的），“王子”声称不习惯改变称呼，所以婚后还是管岳父岳母叫“安哥、安娣”。忽忽数年，两老今日还是女婿口中的安哥和安娣。

也许有一天，阿辉也会突然间冒出一句：“对不起！我叫错了……”

没关系！孩子们，你们已经很棒了。李艾媚至今还改不了口，继续称张季仁为为“A先生”呢！（见《我们不孤单》中的〈A先生〉）



大生日

婆婆有8个儿女，老人家记得每个孩子的生日。过去子女还小，婆婆通常以鸡腿和染红的鸡蛋为他们庆生；如今，儿女们一个个步入中年，老年。逢到哪一个孩子过“大”生日（五十岁、六十岁），婆婆必会事先通知其他子女，要他们为哥哥、姐姐筹备生日会。季仁的五十与六十大寿都是和叔叔姑姑侄儿、侄女、外甥们一起热热闹闹欢度的。

两周前，季仁和我到婆婆家去。像往常一般，季仁荷着锄头挖泥土（拿回家去种木瓜和芋头）去了；我坐在客厅和一群嗡嗡飞舞的蚊子作“殊死战”；婆婆进入房间不知忙些什么，出来时，一手拿着一个红色封套，另一只手握住两张五十令吉的钞票，一边走，一边将钞票往封套

里塞，然后笔直朝我走来，将红包塞入我手中。“今年你过大生日，要做（庆祝）哦！做了才赚得到吃……”

我吃了一惊，忙站起来推辞，“妈妈，我收红纸就好，钱您拿回去。”

婆婆满有权威地将红包推回来，笑着说：“你很有福气哦！做了婆婆又做丈母娘，还有这个 Lǒ Oī（客语，意思是老母亲）替你铺排。”说完，挺神气地以大姆指朝自己的胸口点了一点。

我心头一热，两汪眼泪突然就冒出来了，眼眶有点儿承受不住继续涌出的泪水，还好婆婆适时背转身，让我有机会悄悄抹去。

2002年8月，我从古晋回来，准备不久后去动开颅手术，婆婆在篱笆门内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哽咽着说：“不要去，不要再去了！”

那一回，婆婆的真情流露让我流下眼泪；这一回，这位和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在我面前神气活现地自称“Lǒ Oī”，让我再次流泪。

妈妈，谢谢您，谢谢您记得我的生日——我的大生日。

7-5-2009



送别

美里机场大厦的前身是一座小建筑物，建筑物与停机坪之间隔着一道篱笆。篱笆的这一头有一块空地，送行者可以在那儿目送亲友登机。

后来，机场进行扩建工程，那一小块空地不见了，幸好二楼有一间餐室，透过玻璃窗，人们还有机会与远行的友人挥手告别。

新机场大厦竣工后，美里机场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过往旅客的面前，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少了一处可以遥望飞机起飞的地方。

多年前，季仁与我送别星语，之后怀着惆怅的心情走向停车场，季仁的手机铃声蓦然响起，是星语打的电话。“爸爸，你们转身看过来。”

我们回头一望，大厦透明的玻璃落地窗前，一个俏生生的女孩正使劲地挥动着右手。啊！那不是星语是谁？

自从发现这个“秘密地点”后，我们与星语之间有了某种默契。

上个月星语拿了六天假期回来。不知怎地，那几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一转眼，又到了离别的时刻。星语乘搭的是夜班机。将她送入候机室，暮色已笼罩大地。在停车场昏暗的灯光下，季仁与我一起转身，挥动双手。车子徐徐开动，我将手伸出窗外，轻轻摆动。女儿的身影仍伫立在那儿，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一缕缕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离愁。

13-8-2009



星语的前房东Alfred与Ah Cat合家特地从吉隆坡驱车到马六甲喝喜酒，盛情可感。



她还恨不恨我

在《读者》看见一篇文章，读完后整颗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住，连呼吸都困难起来。

故事的主人翁是台湾一位老先生。老先生退休前是一位高中教员，在学校以严格著称，是公认的名师，也是家长信任的对象。

他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对自己的女儿更是不必说了。这位父亲对女儿寄予厚望，多次明示，暗示，要女儿非考上医学院不可。女儿饱受压力，联考前一个月，常无故生病，结果非但没考上医学院，连普通大学的门也摸不着。

父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破口大骂；女儿天天以泪洗脸。一天，父亲终于隐忍不住，脱口而出：“考那么烂

，不会去跳楼呀！”说完，重重地踢了大门一脚，气冲冲而去。

等他回到家，才发现女儿失踪了。一连七天，他发了疯似的四处打探，终于在一间废弃的老屋找到满身污垢的女儿。此后，父女之间整整4年没交谈过。那个结一直等到女儿于私立大学毕业，通过留学托福考试才解开。

如今女儿已结婚生子，也很孝顺。老先生没勇气问女儿是否还怨恨自己。他找到一位心理辅导员，将埋藏了20年的秘密一股脑儿倾吐出来，末了自言自语：“不知她还恨不恨我。”

心灵的创伤不容易医治，唯一的途径是“饶恕”。我们衷心希望老先生能鼓起勇气向女儿说一声“对不起”；更希望女儿能从肺腑中掏出一句：“爸爸，我真的不再恨您。”

29-10-2009

不速之客

阿顺和星语住在蕉赖。夫妻俩常“比赛”抹地，特别是阿顺，每一回拖过地板都不忘向妻子邀功。“你看！我一共抹三次，地上连一根头发都没有耶！”

尽管他们努力保持家居清洁，一些不请自来的“东西”还是偶尔会出现在他们家中。

刚搬进那所房子时，他们被其中一间浴室里的老鼠和蟑螂吓坏了。为了杜绝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阿顺搬来一块木板，将老鼠出入的洞口盖住，又买来杀虫剂，喷杀可恶的蟑螂，然后将浴室的门关上，眼不见为净。

上星期，星语下班回家，准备洗澡，打开浴室（另一间）一看，天啊！一条一米多长的蛇卷缩在角落，仿佛是在睡梦中被开门声吵醒，懒洋洋地舒展了一下身躯，又卷缩起来会周公去了。星语吓得双腿发软，赶紧叫阿顺过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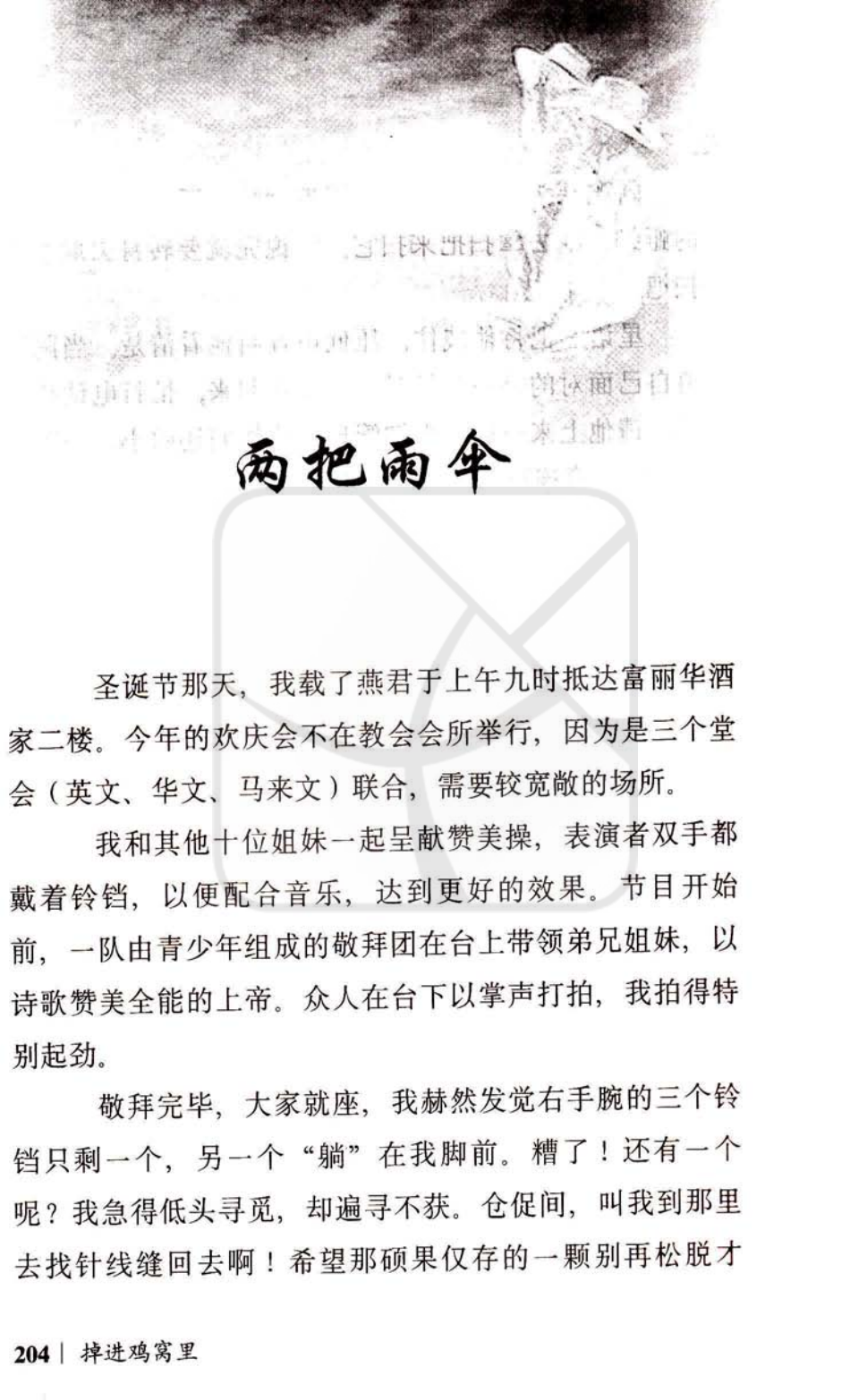
阿顺探头一瞧，略略惊讶地“咦”了一声。“这么大的蚯蚓，我去拿扫把来扫它。”说完就要转身去取畚斗和扫把。

星语一把将他拽住，压低声音叫他看清楚。当阿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条蛇时，也紧张起来，忙打电话给管理员，请他上来一趟。谁知管理员比他们还胆小，一听说有“蛇”，竟连过去看一看也不愿意。

阿顺没辙，只得向消防局求救。不一会儿，两个消防员来了，其中一位用叉按住蛇头，手脚俐落地将那条好梦正酣的老蛇丢进布袋去，不消几分钟即鸣金收兵，留下饱受惊吓的阿顺和星语。

这些不速之客一个比一个恐怖，希望下回（如果还有下回的话）造访的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吧！

3-12-2009



两把雨伞

圣诞节那天，我载了燕君于上午九时抵达富丽华酒家二楼。今年的欢庆会不在教会会所举行，因为是三个堂会（英文、华文、马来文）联合，需要较宽敞的场所。

我和其他十位姐妹一起呈献赞美操，表演者双手都戴着铃铛，以便配合音乐，达到更好的效果。节目开始前，一队由青少年组成的敬拜团在台上带领弟兄姐妹，以诗歌赞美全能的上帝。众人在台下以掌声打拍，我拍得特别起劲。

敬拜完毕，大家就座，我赫然发觉右手腕的三个铃铛只剩一个，另一个“躺”在我脚前。糟了！还有一个呢？我急得低头寻觅，却遍寻不获。仓促间，叫我到那里去找针线缝回去啊！希望那硕果仅存的一颗别再松脱才

好。

台上的节目一个紧接一个，都十分精彩，我没敢再拍手，双手拘谨地放在腿上，正襟危坐。我们的表演顺利完成。回到座位，我突然发觉左前方第一张椅子下面，一颗闪闪发光的蓝色“珠子”在向我“眨眼”。啊！顽皮的铃铛，原来你躲在那儿。我弯下腰，悄悄上前，将“小调皮”捧在手中。

由于节目丰富，加上所有报告与讯息分享都必须使用三种语言，无形中将集会的时间拉长许多，散会时已是下午一时。六百多位宾客缓缓散去。到了楼下，我才发觉外面大雨滂沱，走廊上挤满了被雨水困住的人们。我站在一根柱子旁边，寸步难移。一位姐妹见我瑟缩一角，“咦”了一声说：“你在这里啊！金凤正找你呢！”

金凤是阿里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弟妇。奇怪！这会儿应该没别的事，找我干什么呢！正狐疑间，只见她在人群中艰难地挤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两把雨伞，递了一把给我，“小姑，这把雨伞给你。”

啊！雨中送伞，太令人感动了。我的车子停在五十米开外，要冲过去不是不可以，但势必变成落汤鸡，而且是汤汁淋漓那种。撑开伞，我感觉一股暖流从伞柄传过来，遍布全身。

雨实在太大大了，汽车挡风镜前的水扫急速摆

动，仍然快不过密集的雨点。安全第一，我放慢速度，回到家已将近下午两点。原本应该在睡午觉的张季仁握着一把伞，在车房张望，篱笆门已早早被打开。

车子甫停在篱笆外，张先生立即撑开大雨伞，快步（怕李艾媚冒雨冲进去）跑出来“接驾”，一手搭住太太的肩膀，将风和雨统统挡在外头。

今年的圣诞节有风、有雨、还有两把让我浑身暖烘烘的雨伞。

7-1-2010



表演之前，先拍照留念。



自己跳出来

我们家后院有一个白钢制成的大水缸，自来水可直接注入缸里；水缸下边安置了一个水龙头；水龙头底下有一个盛水的瓮；瓮里有一把勺。通常我们会将瓮里的水舀出来浸泡脏衣服或清洗水沟，天气干旱时，也需要从那里取水作灌溉之用。

昨天上午，我将孙子，孙女们换下的衣裳连同大人的毛巾、睡衣放进洗衣机。季仁在树荫下使用园艺剪刀修剪杂草，我听见他舀水的声音，大概是收工了，在洗脚。

启动洗衣机后，我回转身，看见蓝色的勺子斜卧在小水沟里。奇怪！水沟脏兮兮的，怎么可以把舀水的器具扔在那儿！再看看张季仁，只见他一脚跨入门槛，准备进入厨房。我满腹疑惑，忍不住问：“咦！勺子怎么会在水

沟里？”

季仁先生笑嘻嘻地回答：“它自己跳出来的！”

“跳”出来？张先生好像是在描述一只青蛙的动作呢！艾媚对着那勺子左看右看，始终没办法理解这没腿没生命的东西怎么个跳法，不禁希奇地追问：“它没有脚怎么会跳？”

张季仁似乎有点儿尴尬，他把踏进屋里的脚缩回来，掉头朝水缸走去，一边俯身去“捉”那只会跳的勺，一边解释：“刚才我把它丢进(瓮)去，没丢准，它自己跳跳跳，就跳出来了。”

说完，这个大男人大概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哈哈”地扔下一串笑声，快速地溜进屋里去了。

各位别笑，说不定你们家中也有一两把会跳来跳去的勺或是几团会自己“蹦”出字纸篓的废纸呢！

14-11-2010



石头——我的外甥女

石头是大姑的女儿，年纪与星语相仿。表姐妹俩是从小一块儿玩到大的，感情特别亲密，这个外甥女中学时期常常投稿，用的笔名就是石头。

大姑育有三男一女，石头排行第二。这四个孩子被大姑和大姑丈调教得彬彬有礼。在与长辈相处时，他们不单单显示出良好的教养，言谈中也自自然然地流露出一分亲切，让人感到非常舒服。石头夹在哥哥和弟弟当中，处处透出一种女孩所特有的细腻；特别是在照顾上了年纪的长者方面。

闲暇时，石头会开着自己的轿车去陪高龄的外婆谈天，带她去吃早餐，购物，甚至陪老人家出席一些由乐龄中心所举办的活动。

我们常有机会与大姑一家一起聚餐。席间，但见石头忙碌地为众人布菜，照顾周到。去年十一月，大姑家传出喜讯，石头将于来年当一月新娘。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为石头高兴；然而，不知怎地，在期待好日子的到来中，我们心中却隐隐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惆怅，搞清楚了才发觉，那正是古人所形容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对了！“舍不得”，就是那种舍不得的感觉。星语自从到外地升学、工作后，每逢节日，举凡要送花给母亲或送月饼给家人等繁琐事，都由表姐石头代劳。有一个时期，我们家中只剩下季仁与艾媚两老，石头不时来访，在客厅坐一坐，陪大舅与大舅母聊天，常常就这样打发一个寂寥的晚上。

年轻的女孩和老人家在一起时，通常不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石头却有能耐轻轻松松地与我们闲话家常，难怪婆婆的几个老朋友一再夸赞：“不知谁有福气，能娶到你这个外孙女。”

一月二十三日终于来临了，我们随着大姑一家及其他亲戚，一行数十人抵达民都鲁。就在New World酒店，在亲友的声声祝福中，大姑丈与大姑将他们的掌上明珠交给新郎哥阿辉。

石头，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大舅母要

借这篇文章献上深深的祝福，祝你和阿辉永结同心，共创美好的未来。

28-1-2010



云辉“捞过界”，把石头娶到民都鲁去了。



真的吗？

周末晚上，阿顺和星语到金河广场闲逛，顺便买一些日常用品。时候已经不早，有些商店已打烊，两人买齐了东西，准备到停车场去。这时，迎面来了一位印裔中年女士。女士向阿顺求助，说是要买治哮喘的药，需要四十七令吉。

阿顺见她身体健壮，不像病人，于是问她买药给什么人。女士答曰，家中有一老母亲突然病发，急需特效药救命。阿顺难辨真伪，以眼神征求星语的意见。没想到星语一把拉了他就走，一边走，一边说：“别理她，骗人的！”

两人疾走几步，星语担心那女子跟上来，回头一望，只见那女人目露凶光，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四目交

投，星语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个冷颤，心中有些后悔，不知不觉放慢脚步，对阿顺说：“我们倒回去吧！万一她真的没钱买药呢！万一她的母亲真的生病呢！”

阿顺心有同感，两人于是急急回头去找那妇人，但是说也奇怪，只不过一忽儿工夫，那人竟然不见了，两人来来回回找了五六次，都见不到那印裔女子。

星语心中忐忑，女人那怨毒的眼神挥之不去，现在，她宁可双手奉上五十令吉买个心安，即使那女子是老千也顾不得许多了。

星语的“铁石心肠”是在受骗多次之后“磨”出来的。最令她生气的有两次。第一次是遇见一个年轻人。那个小伙子苦苦哀求星语借他一点钱救急，还说一有钱就马上还给她。我那入世未深的女儿居然深信不疑，还大方地问：“你需要多少？”

对方说出一个数目（三十多令吉），星语将钱交给他，然后等他开口问电话号码以便日后联络还钱，谁知那家伙接过钱后，撒腿就跑，一转眼即消失无踪。

另一个老千也是年轻人，口口声声说有了钱一定会还，结果同样是没请教“救命恩人”的尊姓大名和联络方式，接过钱就溜，跑得比马还要快。

星语缺少一双识破老千真面目的慧眼，所以常常当冤大头。那天，她又准备掏出五十令吉的血汗钱，然而，

真的有这 么一位患哮喘病的老母亲吗？真的吗？

6-5-2010



阿顺与星语携手同行。



有缘相聚，不亦乐乎

（致1965美中初三及1968高中毕业同窗）

和谦胜同窗六年，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曾和他交谈，即使有，相信也说不上十句话。我们那班当时还停留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大多数男生和女生是不相往来的。这事要是现在说出去，肯定被人笑死，然而当时确实如此。

退休后，我和谦胜反而聊得较多，见面的地点大多在河婆饮食中心。每天早上，我和季仁会带着孙子/孙女去那儿吃早餐；他则潇潇洒洒地“单身”坐在VIP台，与众朋友谈天说地。

谦胜最看不得我当孙子们的“保姆”，每见我一次必损一次。他说我是“奴”，最近改称“印尼女佣”。除了损人，他的话题常围绕在“怀旧”方面，谈的是高、初

中求学生涯的趣事、糗事与恨事。唉！人一旦有“旧”可怀，不消说年纪必然已一大把。我们这批老同学，不知不觉一个个已晋升乐龄人士。

去年过年前，谦胜和我谈起他筹划高、初中同学聚餐一事，谈得兴致勃勃，双眸发亮、盛满憧憬。看得出，他很渴望与所有老同学相聚。与此同时，他也积极进行印制“通讯录”的工作。

3月26日下午，我突然接到谦胜的电话，说是一场小型的“热身”聚会将在第二天举行，席开两桌。第二天晚上，为数十多名的1968年美中高三班同学在金禧酒楼欢然聚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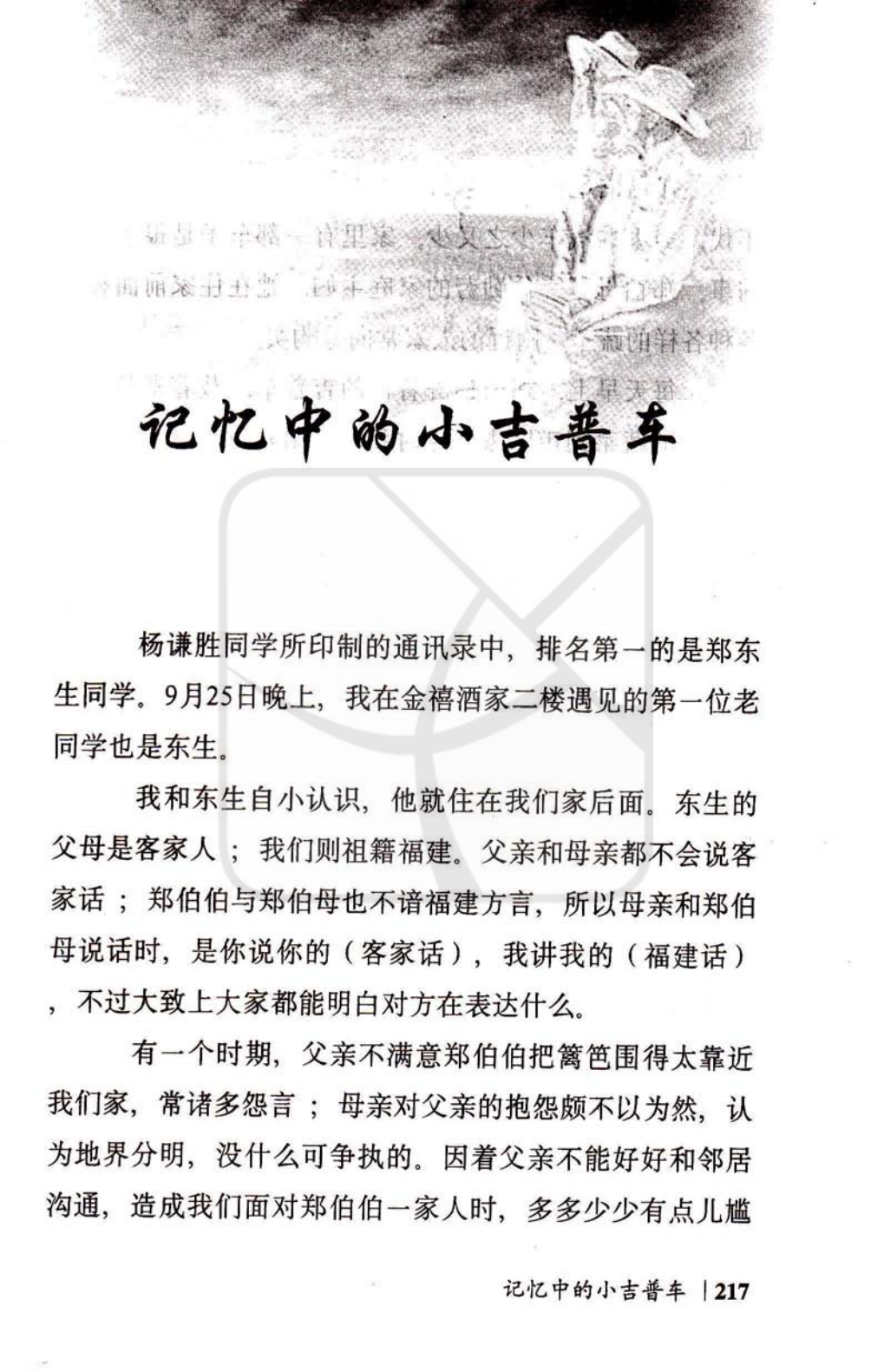
谦胜说，大型的聚餐预计在九月份举行。这位老兄语带恐吓地对我说：“如果你不出席，我就备注：李艾媚当印尼女佣，不克出席。”

这小子实在……不过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但绝对不是怕他，乃是因为人生短短数十年，有机会与昔日同窗相聚，不亦乐乎。

各位老同学，不知你们以为然否？

注：这篇文章是被谦胜逼着写的，问他要写些什么，他说随便。所以我只好随便地写，有不得体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15-7-2010



记忆中的小吉普车

杨谦胜同学所印制的通讯录中，排名第一的是郑东生同学。9月25日晚上，我在金禧酒家二楼遇见的第一位老同学也是东生。

我和东生自小认识，他就住在我们家后面。东生的父母是客家人；我们则祖籍福建。父亲和母亲都不会说客家话；郑伯伯与郑伯母也不谙福建方言，所以母亲和郑伯母说话时，是你说你的（客家话），我讲我的（福建话），不过大致上大家都能明白对方在表达什么。

有一个时期，父亲不满意郑伯伯把篱笆围得太靠近我们家，常诸多怨言；母亲对父亲的抱怨颇不以为然，认为地界分明，没什么可争执的。因着父亲不能好好和邻居沟通，造成我们面对郑伯伯一家人时，多多少少有点儿尴

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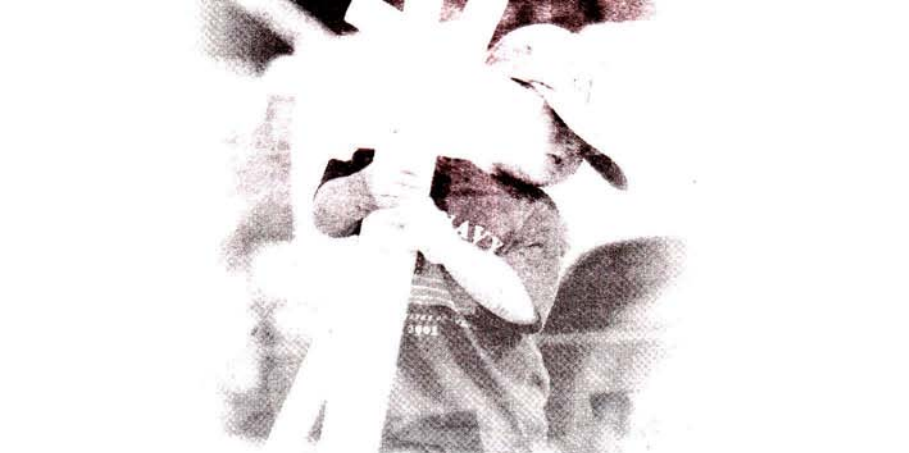
郑伯伯是建筑承包商，拥有一辆小吉普车。在五十年代，美里的汽车少之又少，家里有一部车子是很了不起的事。郑伯母是一位勤劳的家庭主妇，她在住家前面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附近的人家常向她购买。

每天早上，郑伯伯开着他的吉普车，载着郑伯母和一筐筐的蔬菜到市区去。当时我和弟弟阿里仍念小学，每天要从珠巴怡和路步行到美里中华公学去，晴天还好，遇到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惨了。母亲虽不识字，对于我们的学习却不放松。她不允许我们以“下雨”作为不上学的藉口；然而，她也心疼儿女在狂风暴雨中被淋成落汤鸡。所以每逢雨天，母亲会撑着雨伞，陪我们站在篱笆门口，等候郑伯伯的车子经过，要求他载我们一程。

郑伯伯是一个和蔼的长者，他的吉普车并不大，载了太太和子女后，里面其实已没什么空间，然而他还是慨然让我和阿里挤进去，连同两双灌满雨水的布鞋。

多年来，我和阿里不知乘搭了多少次“霸王车”。这些原本已经模糊的往事，那天一见东生，才发觉小吉普车和它的主人并没有消失，他们仍然在我的记忆中，伴随着的，是一幅温馨的图画，画中有一位衣着朴素的母亲，撑着伞，在雨中守护着两个幼小的儿女。

18-11-2010



您的忧虑在哪里

窗外雷电交加，雨虽然不大，天空却如墨海一般，漆黑一片。

时间是晚上8时许，我正在后院准备晾衣裳。不时划破夜色的闪电，令我一再受到惊吓。季仁与几位已退休的校长在某酒家聚餐。这种天气往往让人为出门在外的家人担心。

我一面将洗好的衣服从洗衣机中取出，一面默默祈祷，祈求上帝保守季仁和其他道路使用者，每一位都能平平安安地出门，平平安安地回家。

九时许，我接到阿比的电话。聊了一会儿家常，阿比突然问：“妈妈，以前爸爸晚上出去，太迟回家时，你会担心吗？”



真人真事

奇怪！怎么会提起这些陈年旧事？“妈妈，阿辉还没有回家，手机又拨不通，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女儿的声音充满焦虑。

我赶紧要她放宽心，也许阿辉手机的电池耗尽了。当下母女两个一起通过电话为阿辉祷告，求神带领他平安回家。

祷告完毕，我继续与孩子分享生活中的见证。正说着，电话那头传来阿比的欢呼：“妈妈，阿辉回来了！”

女儿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在婚后就是如此这般地被张季仁“吓老”的。张先生时常对我说：“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他说的“很快”，常常是几小时或是一整天。最离谱的一次是在1993年的某个夜晚，张季仁晚饭后抛下一句“我出去一下”就开车走了。这位大男人没交待自己到什么地方去，也没在夜深时打一通电话（当时还没手机）回来报平安，竟然“混”到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才施施然回家，让太太在漫漫长夜中饱受煎熬，差点儿在一夜之间老去。（参看《我们不孤单》中的〈最长的一夜〉。）

今天，我依然会为家人担心，庆幸的是，我有祷告的权柄。上帝要我们把忧虑卸给他。您呢？您把忧虑放在哪里？

19-8-2010



受难节

一名小男孩听了父亲讲述有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迹后，困惑地问：“爸爸，这么悲惨的事，为什么西方人还称这个日子为Good Friday？Good这个字是不是用得不太恰当？”

父亲解释，对耶稣来说，被钉十字架当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酷刑，但为了成就上帝的救恩计划，耶稣愿意把自己摆上当作赎罪祭，担当世人的罪。“Good”是针对世人而言，若没有这特别的受难日，今天，世人没有一个能站立在上帝面前，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

来自吉隆坡的印度籍牧师大卫勒玛雅先生年轻时喜欢观赏华语武侠片，他发觉影片内容大都离不开“复仇”

，子女为父母报仇；徒弟为师父报仇，所有惨遭杀害的冤魂都发出同样的哀号：“为我复仇！”

耶稣在钉十字架前，遭受残酷的鞭打，身上的皮肉被鞭子拉扯脱落，血肉模糊。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尖锐的刺刺伤他的额头，鲜血淋漓。人们戏弄他、嘲笑他，朝他脸上吐唾沫。兵丁们把耶稣带到各各他（髑髅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鲜血从他手脚的钉痕中流淌出来，从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

申初时分，日头突然变黑，圣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就断气了。

耶稣受尽羞辱，身上伤痕累累，但是，他并没有要求上帝为他复仇，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净世人的罪，以身上的鞭伤，来医治人们受创伤的心灵与肉体上的病痛。这种大爱，我们在武侠片中找不到，在现实生活中也一样，但是，耶稣行出来了。

Good Friday 确实是 Good 的，它包含着主耶稣长阔高深的爱——爱你、爱我、爱世上的每一个人，阿门。

31-3-2002



感谢主

台上，贝美香师母正在讲道。

“师母”这个词儿容易引起错觉，让人误会被称呼者不是七老便是八十，其实眼前这位师母年纪并不大，只不过三十来岁，毕业自西马某神学院，是货真价实的牧师，也是一名合格的辅导员，因为丈夫也是牧师（杨小田牧师），故此会友们均尊称她为师母。

台下，师母的母亲聚精会神，双目凝视爱女，不时颌首表示“说得不错，有道理。”

这位慈母年约七十，是一位很传统的母亲，平日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含饴弄孙……所有贤妻良母会做的事她都做了。论年纪，她是属于老一辈的妈妈；论思想的开明，她却是“新派”的。

老一辈的母亲从小耳濡目染，被教养成做人要“含蓄”，要“谦虚”。孩子有什么优点，不必说出来，只要放在心中，自己知道就行了，遇到别人夸赞自己的宝贝，尽管心中欢喜无限，也不可形之于色，必须客客气气地回应。

例如：有人夸你儿子聪明，你不妨说：“哪里哪里，笨得要死。”

若是别人赞美令千金美丽，最佳的回答是：“哪里会美，丑得要命。”

这些对白曾经“流行”一时，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一些年纪并不大的母亲偶尔会脱口而出。那么，我们这位师母的母亲又如何？

若有人对她说：“你女儿讲道讲得真好。”

她肯定报以微笑，喜乐地说：“感谢主。”

会众若是赞美师母蛮有爱心，老人家也必然会笑眯眯地将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主。”

一句“感谢主”，包含了对上帝的感恩，也包含了母亲对女儿的嘉许。阁下若不是基督徒，是否也可用一句“谢谢”来取代那句言不由衷的“笨得要死”？

14-5-2003



光

上星期日，几位来自西马的弟兄受邀到教会分享见证，其中一位提到“光”。

由于弟兄们要赶着乘中午的班机回西马，所以每位只能“分”到一点点时间，大家只好长话短说，虽然如此，他们的见证还是大大鼓励了现场的弟兄姐妹。

A弟兄以前拥有两辆旅游巴士。他说自己原本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时常独自驾着小巴载游客四处观光。

这个大胆的人从德国回来后（弟兄没说明到德国去干什么），整个人变了样，仿佛中邪一般，终日惶惶不安，去看医生，医生说 he 身体健康，没有毛病；求神问卜，又问不出个所以然。

一天，岳父母的面包店缺人手，叫A弟兄过去帮忙。A弟兄坐在岳父家中的桌旁，身体不受控制地抖动，越抖越厉害，桌子被震得摇来晃去。岳母以为他肚子饿，特地打包一包面及叫了一杯饮料给他，但A弟兄完全没有食欲，他无助地呼叫：“我很害怕，谁可以帮助我？”

岳母见他不吃不喝，饮料被泼了一桌，无奈地走开。A弟兄拉开桌子的抽屉，看见里面放着几把面包刀。他取出其中一把，无意识地对准腹部插进去，顺势把刀子往下一划，将自己的肚子切开一条长长的口子。他放下刀，不断地将肚子上的肠往外拉，还扯断其中一截。在神智不十分清醒中，他知道有人围在他身边，有人惊叫，有人试图制止他，但他却使劲将靠近他的人推开。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疼痛的感觉，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得力大无穷。

救护车被召来了，三个穿着白衣的救护员忙着急救，衣服沾满A弟兄的血，瞬息间变成三个“血人”。

进入手术室，医生替A弟兄缝好伤口，麻醉剂消失后，他开始感觉疼痛，一位牧师及一些弟兄姐妹围在他床前，问是否可为他祷告（A弟兄当时还不是基督徒）。

就在牧师开口祷告的时候（上午九点钟），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家中，A弟兄的太太看见楼梯有一团光，耳边听见一个声音：“不要担心，我已经医治了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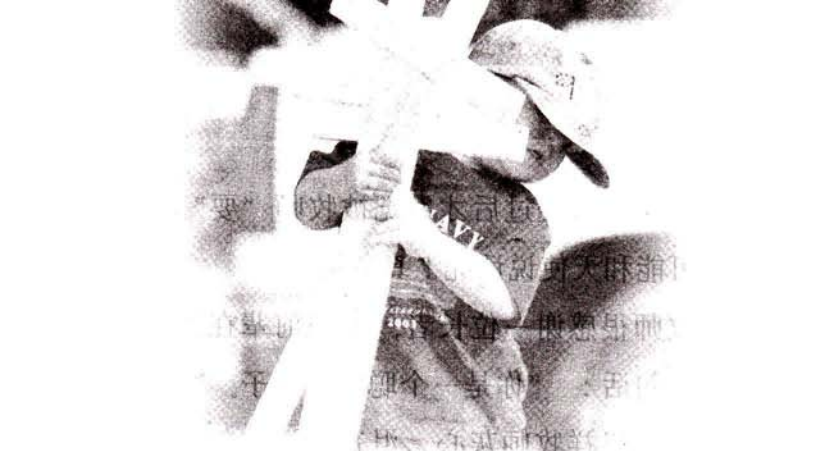
丈夫。”

三天后，因为有两帮人马“开片”，十多位伤者被送入医院，病床爆满，医生只好请A弟兄办理出院手续。A弟兄说，他是自己走出医院的，自从牧师在他病床前为他祷告之后，一觉醒来，他的伤口不曾再痛，直到今天都安然无事，A弟兄循众要求，掀开上衣让我们看那道长约二十多公分的疤痕。

艾媚与A弟兄的太太有同样的经历，都曾看见“光”。去年9月11日开颅手术后，艾媚醒来的第一个感觉是身体暖烘烘的，被裹在一团金黄色的光中。那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我当时闭着眼睛，却能“看见”。

这件事一直让我百思不解，A弟兄的见证终于解了我的疑惑。

17-8-2003



此嘴只宜地上有

王祖祥牧师甚有幽默感，在一次讲道时，王牧师说了一个笑话。

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死后灵魂飘上天堂。天堂门口有天使把守着。女人问：“我来自地球，请问可以进天堂吗？”

天使微笑着打开大门，请她进入。

女人开开心心举步越过门槛。她经过一面镜子，习惯性地停下脚步，用手掠掠鬓角，整理仪容，却惊愕地发觉镜中人没有嘴巴。

女人大惊失色，赶紧问天使：“我的嘴巴呢？”

天使依旧微微地笑，“你的嘴巴太坏了，常常说是非，这样的嘴巴只可以留在地球上，不可以带到天堂

来。”

听众哄堂，笑过后才发觉被牧师“耍”了，没嘴巴的人怎么可能和天使说话呢！真是笑话。

王牧师很感谢一位长者，那位前辈在王牧师年轻时对他说过一句话：“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每当王祖祥牧师灰心，沮丧时，这句话就会适时“跳”出来，推动他继续往前走。一句话竟然可以让人终身受用不尽，说这话的人当初一定没想到吧！

凌老师没有王牧师那么幸运。来自华小的阿凌自小英文底子不好，念中学时，文法搞来搞去搞不通，英文老师毫不容情地指责她“笨”，“没有用”。

阿凌就这样背负着“没有用”的包袱成长，她的信心被英文老师踩在脚下。今天，阿凌自己成了老师，却依然像当年一样怯弱，缺少一份应有的自信。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这个人最没有用。”

人有七窍——两眼、两耳、两个鼻孔，却只有一张嘴。

嘴巴如果常说鼓励的话，一个应该够用了。那些喜欢说长道短，时时骂人笨得像猪，顽皮得似猴子的人，一个嘴巴都嫌太多。

这些人的嘴巴该如何处置呢？也许就像天使所说的：“此嘴只宜地上有，天堂岂能容纳它？”

24-8-2003



遗憾终生

那天随口问同学，即将升入中学的感觉如何。有些耸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有的担心不能适应新环境；也有的表示非常期待。

看着一张张还带着稚气的脸孔，再回想当日所看到的头条新闻（小童与母亲怄气后离家，不幸遭溺毙）后，心中颇有感触，很想在他们记忆中留下一些东西。

“各位同学，老师要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同学们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老师不知多久没讲故事了），夹杂着低声的欢呼，一阵轻微的骚动后，同学们调整坐姿，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

故事是从报章上看来的，说的是一个年轻人与父亲之间一件无可弥补的憾事。以下是故事内容：

小明念中五那年，和父亲谈好条件，倘若能在大马教育文凭中考获好成绩，父亲就买一辆摩托车给他。

父子俩还特地抽空一起去逛车行，谈论各种牌子的摩托车款式，性能与价格。小明信心十足，想到自己不久即可拥有一辆心爱的摩托车，他恨不得成绩立刻揭晓。

放榜那天，小明喜孜孜地把好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则笑咪咪地送给他一份长方形的礼物。小明疑惑地拆开，是一本圣经。

刹那间，一种受欺骗的感觉充塞心胸，父亲没有遵守诺言，谁要什么圣经！摩托车呢？应许中的摩托车在哪儿？

小明气冲冲地走进房内，将房门反锁。当天晚上，他静悄悄离家出走，这个家不值得留恋。

好多年后，小明接获消息，父亲去世了。他内心挣扎了很久，才决定回家奔丧。丧事处理完毕，母亲把一本圣经交给他，就是当年父亲送给他的那本。

他翻开圣经，一张发黄的支票掉落地面。他捡起来一看，日期是他SPM成绩放榜前一天，银额也正是他与父亲所看中的那辆摩托车的价钱。

天啊！原来父亲早已为他预备好款项，为什么当时自己这么快作出离家的决定？为什么不听一听父亲的解释？

小明盼望时光能够倒流，让他有机会向父亲忏悔，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许多事情的悲伤结局原本可以避免，但是，因着人的任性，因着一时冲动，不该做的事却做出来了。

眼前这48张脸孔是那么可爱，盼望他们会记得这个故事，也盼望他们往后在盛怒时，不要贸然作出遗憾终生的决定。



2-11-2003



天使

翁登科先生有一回到台北沙仑海水浴场游玩。那天风和日丽，很多游客在戏水、游泳。不谙水性的翁先生不知不觉被吸引过去。看见弄潮儿在水中随着波浪漂浮，感觉非常容易，他一步步走入水中，越走越深，享受被海浪温柔拥抱的滋味。突然，一个大浪扑过来，把他整个人盖住，一股力量把他卷入海中。他惊慌失措，喝了几口海水，四周一片漆黑，挣扎许久，全身快没劲了，他放弃挣扎，默默祷告：“求主耶稣救我！”

虽然祷告了，翁先生却没多大的信心，有谁会知道他被淹没在海中快死了？那一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求主耶稣赦免他的罪，接受他的灵魂并安慰他的家人。祷告完毕，他准备面对死亡，一想到死得如此突然，又糊里

糊涂，不禁后悔自己太大意。

死亡突然临到，才发觉原来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翁先生越想越不甘心，于是又向耶稣祷告：“主耶稣，我知道我这次死定了，但我最后一次求你，我不想死，求你拯救我，以后我要好好为你而话。”

刚祷告完，他突然看见水中有东西在动。噢！是脚，一双脚正在划动，他赶紧抓住其中一只。但是脚的主人却猛力把他踢开，把求生的机会给踢掉了，就在灰心绝望时，另一双脚又出现了，这次翁先生紧紧抱住不放，但对方一阵乱踢，把他踹开。他的头、脸部被踢伤，整个人在水中翻滚，窒息的感觉使他的胸口仿佛要炸开来，死亡的气息越来越近。

突然，一道亮光出现，翁先生心中一喜，因为那表示他已接近水面。出于本能，他双手乱抓，企图冒出海面透一口气。就在这时，有人一把抓住他，托着他的头，把他救上岸。拯救他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男孩救人后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翁登科先生无从向他说一声谢谢。

以上这个真实故事刊登在2003年12月份的《天使的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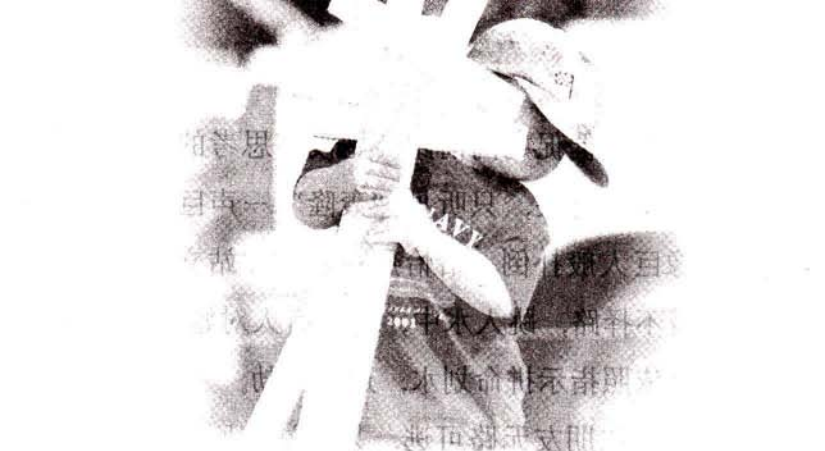
小男生是拯救翁先生的小天使。人生有苦难，有高峰，有低谷。悲伤的时候，倘若身旁有一双手扶持我们，

为我们抹去泪水，那就是天使的手。每个人都可以扮演天使的角色，也许你所“借”出的只是一个坚实的肩膀，或一个关怀的眼神，甚至仅仅是一双耐心聆听的耳朵，对一个陷在困境中的人来说，已经足够。

16-6-2004



“你们说什么？Spare Tyre？在哪里？在哪里？”



天有不测之风云

关姐妹今年已八十五岁，老人家非常虔诚，常鼓励弟兄姐妹要多祷告，“生病要祷告，出门要祷告，孙子考试也要为他们祷告……”

两周前，钱云心姐妹也与大家分享祷告所带来的能力。多年前，一批游客到姆鲁山去旅行。第一天安然无事，但是那天晚上，钱姐妹心中很不平安，仿佛有什么灾难即将发生。她把感觉告诉其他四位基督徒伙伴。他们一起跪下祷告。

第二天，一行人走在森林的小径上，前面突然传来一声惊叫：“大树要倒了！”

钱姐妹抬头一望，四周都是高大的树木，根本不知哪一棵树正在倒下，也不知它将倒向哪个方向。就在那一

瞬间，一个声音催促她向前跑，她没有思考的余地，拔腿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一根粗大的树枝像巨人般扑倒，恰恰压在她方才站立的位置。另一位朋友慌不择路，跳入水中，耳边有人对她说：“向旁边游去”她依照指示拼命划水，逃过一劫。

还有一位朋友无路可逃，呆呆站在原地，眼看两根分叉的枝桠有如一支大“拉士第”般迎面倒下。惊魂甫定，她发觉自己安然站在“拉士第”中央，毫发无损。在这起意外中，有三位游客当场罹难，另一位女士头部重创，血如泉涌，奄奄一息。当地的诊所缺乏急救设备，医护人员测不到伤者的血压，情况危殆。

有人电召直升机前来救援，在焦急的等候中，钱姐妹抓紧时机向伤者传福音，并带领她祷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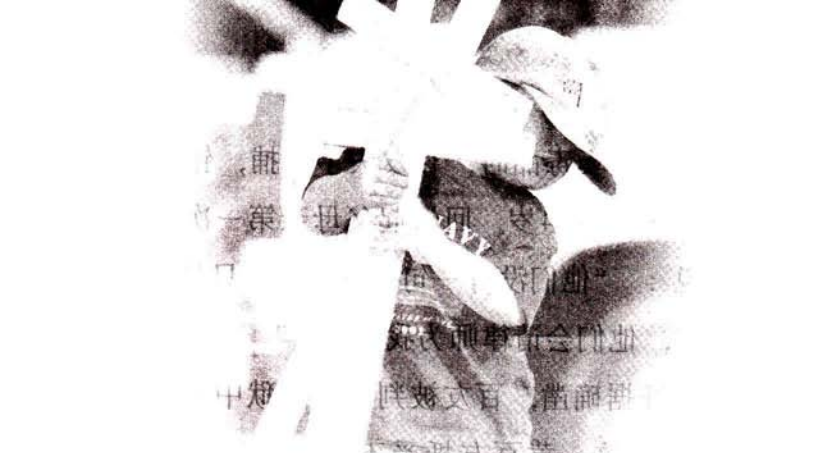
说也奇怪，祷告完毕，原本流血不止的伤口竟然停止出血，血压也渐渐回升。救护员均认为这是奇迹。

在直升机上，伤者因痛楚而紧握升降杆不放，飞机眼看就要坠毁，钱姐妹赶紧祷告请求上帝松开伤者的手，三分钟后，伤者全身放松，沉沉睡去。

现代人常有机会出外旅行，旅行是好事，然旅途中的意外时有发生，令人闻之心惊。

看来还是应该向关姐妹多多学习，凡事交托，特别是出门时，千万别忘了祷告哦！

28-7-2004



没有人爱我

“家人不爱我，不关心我，爸爸妈妈只忙着赚钱
....”

许多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被问及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时，几乎十个有九个会长叹一声：“没有人关心我。”

前死囚黄百友先生少年时代就是因为“觉得”没有人关心自己才会误交损友，陷入毒海，最终走上贩毒的道路。

黄先生是家中的老幺，家境贫穷，父母靠割树胶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老一辈的父母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们爱孩子的方式就是努力挣钱，让孩子吃得饱，能上学，将来有一纸文凭，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不必像父母一样操劳。

在一次贩卖毒品时，百友失手被捕，锒铛入狱，那年父亲65岁，母亲64岁。回忆起父母亲第一次去探监的情形，百友说：“他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只是安慰我，叫我不要担心，他们会请律师为我辩护。”

由于证据确凿，百友被判死刑。狱中漫长的等待是一种痛苦的煎熬，黄百友抵受不住，终于患上精神分裂症。父母没有放弃他。两个老人家常乘搭数小时车程的巴士，去监狱鼓励儿子。他们告诉儿子，将延聘律师为他上诉。家里的积蓄已用尽，父母毅然将树胶园卖掉，筹钱请律师。

这期间，百友认识了耶稣，加上药物的治疗，他的病逐渐好转。上诉那天，百友满怀信心，没想到法官看了他的申请文件，不到5分钟就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百友仿佛从云端掉落地面。最后一个希望是请求丁州苏丹的宽赦。百友把自己如何因年幼无知，染上毒瘾，到走上贩毒的不归路的经过，详详细细写出来，末了请求苏丹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并保证若得蒙赦免，必将余生贡献给社会，绝不再走回头路。百友遇到了贵人，宽赦局的一位高级职员愿意无条件帮助他，替他把信呈交给苏丹。

苏丹一面看信一面流泪，最后决定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让他在生日那天出狱。

黄百友先生在狱中共待了14年，1998年出狱，母亲

于2001年去世。百友在提及父母时，多次泣不成声。母亲没亲眼看见他成家是他一大憾事，子欲养而亲不在则是他心头最大的痛。百友先生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一人做事不是一人当。”这是一个过来人的金玉良言。

“没有人爱我”不能成为堕落的藉口，下次若想说这句话，不妨先反躬自问：“我可曾关心自己身边的亲人？”（注：黄百友先生的资料取自“贤途有你”）

4-8-2004



老同学在酒楼欢聚。



奥秘

多年前，有一回我乘阿紫的车到教会去，路旁花儿盛开，阿紫赞叹：“我一看到这些树、这些花、还有美丽的山和水，就忍不住要赞美造物主的伟大。”

艾媚当时是一位“有事求告上帝，无事把上帝放在一边”的基督徒，对阿紫的赞美无法产生共鸣。说得更直接些，就是潜意识中对“上帝创造万物”的事实仍存怀疑。看见阿紫开口闭口“感谢主”，“赞美主”，心中不由得提高警惕：艾媚啊艾媚，“信”就好了，千万别像阿紫那样“沉迷”。最近，看了《动物为什么要冬眠》这篇文章后，我禁不住像阿紫一样赞叹：“造物主确实伟大。”

冬眠是一些动物度过严寒冬天的奇妙现象。在加拿

大，一些山鼠冬眠长达半年。它们将身体卷缩成一团，呼吸由逐渐缓慢到几乎停止，脉搏变得极为微弱，体温直线下降，可以达到摄氏五度。这时，即使把它当皮球来踢，也不会有任何反应，简直像死去一样，然而它却是活的。松鼠睡得更死，用针刺它也不会醒，除非用火炉把它烘热，经过一段长时间后，它才会悠悠而动。

冷血动物和昆虫更奇妙，为了防止体内活的组织被冻结，使细胞膜受破坏，造成致命的创伤，它们会降低体内液体的冰点，从而提高抗寒能力。办法就是产生大量的“防冻液”；至于昆虫和蛙类如何制造防冻液，以及天暖后又怎样将防冻液除掉？科学家今天仍找不到答案。

今天，人们为了防止汽车散热器在冬天结冰，也会使用防冻液，这可说是人类的一项发明。

然而，小小一只昆虫或一只青蛙竟然“有本领”自制防冻液来保护自己，以便熬过漫漫长冬，这本领从何而来？我想，没有人会赞一声，“小青蛙，你真伟大”吧？那么，荣耀到底该归给谁？

8-8-2004



怨

在一个讲座会中，主讲人想知道有多少位听众很喜爱自己的职业。会场中举起手的人寥寥无几，不上十巴仙。

那天听见一位老师对某商店老板说：“老师是最没有用的，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当老师。”这位教师从事教职已二十多年，这些年来，不知她怎样度过每一天。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既然不喜欢自己的职业，就辞职另谋高就呗；然而，即使转换工作，相信这位女士依然不会满意，没听说“做一行，怨一行”吗？很多问题往往从“怨”字开始。“抱怨”，会导致一个人的劳苦得不到别人的欣赏，习惯性的抱怨能使我们失去感恩的心，成天唠唠叨叨，令人敬而远之；“抱怨”甚至会拦阻神的祝福临到我

们身上。一位姐妹以她的经历与大家分享。

在一次义卖会中，这位热心的姐妹一个人负责好几样工作，累得筋疲力尽。在制作水果沙律时，肉体的疲劳使姐妹的脾气暴躁起来，她不耐烦地吆喝，一会儿叫这个洗苹果，一会儿使唤那个去削蜜瓜皮，又责怪帮手们手脚太慢，周围的人心情大受影响，一个个噤若寒蝉，笑声不见了，笑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隐去。

沙律终于做好了，非常可口，看来可以吸引很多顾客。义卖会开始，水果沙律被放置在很显眼的地方。半天过去了，大部分的食品已经卖完，那一大盘沙律却乏人问津。姐妹心中不忿，这么好吃的东西却没人欣赏，太不合理。

姐妹后来自我反省，找出了原因。上帝不喜悦我们抱怨，要事奉就开开心心地事奉，若是心不甘情不愿，那就不如不做。

嗯！教师是有用的，护士、侍应生、清洁工人.....统统都是有用的，不是吗？

28-11-2004



走过风暴

A女士丧偶不久；B女士刚刚发现丈夫有外遇。两个女人遭遇虽不同，心却同样在滴血。A满脑子是丈夫的音容笑貌，纵使过去夫妻间时有齟齬，偶有争执，然而，因着死别，丈夫一切缺点也随之长埋土中，留在妻子内心深处的只有他的温柔，他的体贴。

A对B说：“我宁可丈夫在外面有女人，这样我至少还可以看见他。”B无言以对，心中的苦有如哑子吃黄连，说不出，也没人能体会。

著名歌星蔡琴小姐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的访问时透露，离婚后，她估计受创的心灵半年后可痊愈，没想到一年半之后才走出来。婚姻的破裂对每个女人来说，都是重大的打击，蔡琴知道，她不可能逃避一辈子。在面对

娱乐记者时，闪亮的镁光灯令她非常痛苦，她低下头不敢面对人群，信心也仿佛被人踩在脚下。

蔡琴的感受非局外人所能了解，几乎所有离婚个案，被迫签字的一方信心常滑落至谷底。尽管你知道自己非常优秀，容貌不差，错也不在自己，然而，那种挫败感却像梦魇一般紧紧缠绕，让你喘不过气，让你沮丧，消沉。

从台湾移民至美国的容子在《走过外遇风暴》一书中，细腻地描述自己的康复过程。得知丈夫在外金屋藏娇后，容子无助、绝望。从绝望中回到现实，恨意像毒蛇般在她心中盘踞。她掌掴丈夫的情妇、开车撞她、用剪刀剪那个“坏女人”的头发，闹得公路上交通大乱，警察不得不将她关进拘留所。

付了九百元美金将自己保释出来后，丈夫每天晚上依然去“那边”。尽管容子威胁要“死给他看”，丈夫亦无动于衷。容子想过与丈夫及那女人同归于尽，也想过自杀，最后因放不下孩子而悬崖勒马。报复的心使容子失去理性，她一次又一次凭自己的聪明行事，导致与丈夫的关系越来越恶劣，自己也身心俱疲。

使容子重新站立起来的是上帝的话语。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致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致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记念你寡居的

羞辱…… 耶和華召你，如召被離棄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上帝所說的。”

外遇事件越來越多，有些人已經走過，如蔡琴、如容子；有些仍沉浸在痛苦中；然而，不論你的境遇如何，主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希伯來書13:5-6）。

1-12-2004



艾媚91歲的Lō Oi 不但會唱客家山歌，還會用乒乓拍殺球，把對手打得落花流水。



万事互相效力

一个月前，教会的周讯中出现一项预告节目——“特别复兴聚会”，讲员是彭忠庆牧师。

前天，彭牧师终于莅临美里。为了预防在聆听时打瞌睡（那天我实在太累了，上午上课；下午进行课外活动；傍晚为了炒一个菜以及把一条鱼煎成金黄色，在厨房待了足足一小时），我喝下一杯浓浓的咖啡，拖着疲累的身躯，怀着期望的心情（期待重新得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充电”），参加聚会。

彭牧师来自新山，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的风趣与幽默使会场笑声不绝，我那杯咖啡白喝了。年轻的彭忠庆牧师在更年轻的时候很看重金钱，也赚了不少钱；但是金钱不能填补空虚的心灵。他时常质疑自己存在的价

值。“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时常盘旋在他脑海中。他越来越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自杀的念头悄悄在他心中萌芽。

一天，他决定将这念头付诸行动，他选择住家附近的一条河。那儿有一个美丽的瀑布，不时有人在戏水时惨遭没顶。他徘徊在河边，寻死的意念愈来愈强烈，正想纵身一跳时，迎面来了一个手里拿着一本圣经的女孩。女孩要求彭忠庆先生给她一点时间，她想介绍耶稣给他认识。

这真是一个不速之客，把彭先生的计划搅乱了。他的“正经事”办不成，却也不愿花时间听女孩讲耶稣。女孩没办法，只好把圣经往他手上一搁，转身走了。

彭先生怀着茫然的心情回到家中，发觉手里还拿着那本圣经，随手翻了翻，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禁哑然失笑。这位被尊为世人救主的耶稣到底怎么了？竟然对羊说话，太可笑了。

因着这一节经文，彭先生打电话向一位基督徒朋友请教。朋友邀请他到教会去，两周后，彭先生决定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彭牧师找到那位送他圣经的女孩。女孩说，与彭牧师在河边相遇那天，她的心情异常低落；因为她向许多人传福音，但不被接受，在把圣经送给彭牧师之前，她默默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位，以后我再也不

传讲耶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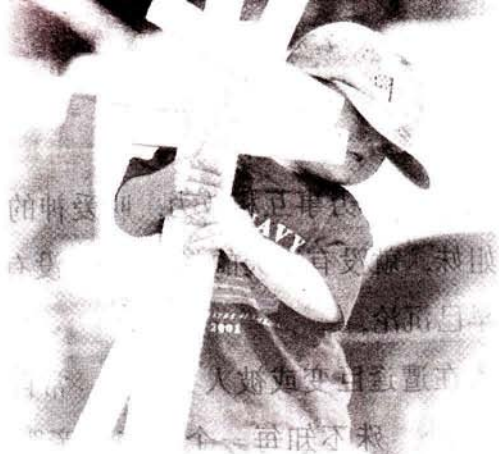
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有那位姐妹，就没有今天的彭牧师；没有彭牧师，许多灵魂也许早已沉沦。

一些人在遭逢巨变或被人弃绝后，常自暴自弃，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殊不知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宝贵的，都可成为贵重的器皿。上帝从不创造废人，您，就是那在上帝眼中最珍贵的一位。

8-5-2005



敬酒时，两个小帅哥也上台“观礼”。



搞错对象

看过“脱离父子/母女关系”的启事吗？大家都知道，血缘关系是不可能断绝的。当事人如果不是灰心绝望到极点，肯定不会出此下策。把“脱离关系”刊登在报章上的人少之又少，然事实上，许多父母子女或夫妻之间，把对方当“死人”的却不在少数。

女儿屡劝不听，跟一个“不长进”的男人住在一块儿，母亲心灰意冷之余，只当“少生这个女儿”；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一而再，再而三伤透妻子，妻子不得不独自包扎伤痕累累的心，然后把丈夫当“没有的”。

如果您相信这世上有神，就不能否定，灵界中有鬼。这鬼无影无形，也不是电影中那副青面獠牙的模样。

灵界中的邪恶势力常常把谎言放进我们的思想中，

让我们看不到希望，见不到曙光，进而把矛头指向自己最亲爱的人，使原本关系亲密的两个人在言语上互相攻击，互相伤害，以致感情破裂，无可挽回。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如此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灵界中的恶魔最高兴看到我们家庭不和，夫妻反目，而我们也常常顺“它”的心意与家人斗个你死我活，每提到这个“可恶”的人，总忍不住咬牙切齿，恨不得一拳挥过去，把他打醒。

圣经上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别把争战的对象搞错。我们要“对付”的不是家人，乃是灵界的恶者。然则如何对付？劝也劝了，骂也骂过，这些行差踏错的人就是听不进去。

别忘记，主耶稣已经把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们，那就是祷告的权柄。

通过持续不断的祷告，你会“看见”上帝做工——刚硬的心被软化，受创的心灵得医治，破碎的家庭得以重新建立。

请别嗤之以鼻，如果您是那位“劝”与“骂”都用过，却仍然无法看到亮光的先生或女士，何不试试使用祷告的权柄？



天堂

那天和美兰谈天，我说：“基督徒应该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崇拜，听道理。”

美兰脱口而出：“那些道理我都懂得。”

没错，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然而，当人们处在某种困境时，往往只定睛看自己的问题，越看越大，越看越灰心沮丧，平日“储存”在脑海中的道理早被抛到九霄云外。这时刻如果能听一场精彩的道，也许就可以帮助自己从牛角尖中脱困而出。

我喜欢听道，喜欢听个人的真实见证。牧师们各有不同的讲道方式，有的严肃、有的风趣，陈金泰牧师属于后者。

陈牧师身材略胖，性情豪爽，声如洪钟，言谈谈

谐，外表有点儿像《雪山飞狐》中红花会的三当家赵半山。

6月5日，陈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与大家分享他的事奉经历。他说，有一个时期，他常被邀请去为还未信主的病人祷告。说也奇怪，病人接受耶稣后，有的当天就被接回天家；有的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也有的在两个礼拜后就一命呜呼。陈牧师形容自己很有祷告的恩赐，因为病人已得到“完全的医治”，回到父神的怀抱。大家第一次听到如此古怪的见证，不禁相顾愕然。陈牧师笑嘻嘻地趋前问我们有没有哪个病人需要他祷告，大伙嘻嘻哈哈，纷纷侧身躲闪。陈牧师大为惊讶，他连续发出几个问题：“天堂好不好？”、“天堂美不美？”、“要不要去天堂？”。

众人一个劲地点头。牧师话锋一转，接着问：“怎样才能去天堂？”对啊！不死怎么上天堂呢？可是，“死亡”在活人口中一向是避忌的。尽管我们知道天堂很美丽，乍一听到“死”这个字，仍然浑身不自在。

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无可逃避，也不容拖延。死亡只是一个过程，死后要往哪里去，只有活人才作出选择。

7-8-2005



多美的故事

《多美的故事》其实是一本书的书名。作者是史多美，奥玛森（Stormie Qmartion）。

史多美著有多本畅销书，中文译本目前有《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及《如何为自己祷告》等。

本书作者是一位被虐儿。这种阴影紧紧缠着她，将她卷进秘术、毒品及纵欲的漩涡里。精神有问题的母亲有两副面孔。有客人在的场合，母亲是和蔼、亲切而亮丽的，但是，只要客人一离开或父亲到田园工作时，年幼的史多美就会被反锁在楼梯下方一个狭小黑暗、不时有老鼠追逐嬉戏的贮藏室里。

父亲对这一切全不知情，小小的史多美曾尝试向父

亲求助，但母亲竟诬赖她撒谎，并将她毒打一顿。

一次，史多美从恶梦中惊醒、溜下床找水喝，在厨房差点儿与母亲撞个满怀。母亲手中拿着一把菜刀，在微弱的光线下，那把被高举的刀隐隐发亮。母亲挤出一丝邪恶的笑容，用冷酷锐利的眼神瞪着她，发出凄厉的笑声，史多美拔腿就逃。这段怵目惊心的回忆在她弱小的灵魂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此后，母亲举着刀子狂笑的一幕一再出现在她的梦中。

年轻的史多美成为好莱坞喜剧演员及舞台歌手。尽管事业上已有成就，然而，长期遭受母亲的冷嘲热讽与奚落，史多美极度自卑，自杀的念头无时无刻不在纠缠她。她每天必须努力说服自己继续活下去。

史多美痛恨母亲对她的虐待，但是，在生下儿子后，她惊惧地发觉自己竟然也有虐儿的倾向。在儿子哭闹不休时，她暴怒得想把孩子狠狠地摔到地上去。

一个家族一旦有了虐儿（或家暴）的历史，虐儿的倾向便有如阴影般代代相随，难以摆脱。史多美清楚地知道，若不信靠上帝，她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苦待孩子的母亲。

史多美的生命曾被削成无数碎片，靠着上帝的大能，这些碎片已重新被拼凑并恢复原来的模样。

她经历的伤痛，许多人也遭受过。

一些人或许已放弃痊愈的希望，且听史多美怎么说，“如果连我都能完全复原，相信其他人也能。”

我们的心灵或多或少都曾受伤害，您是否愿意让慈爱的上帝来抚平心中的创伤，让生命发出绚丽的色彩？

5-2-2006



1993年，艾媚在舍勒拉海滨受洗，戴墨镜那位是阿紫小姐。



走过黑道

但以理姓朱，出生在西马一个小乡村，家中共有六个兄弟姐妹。父亲靠劳力赚取微薄的薪金，养活一家大小。

村子里赌风很盛，但以理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精通此道，又染上抽烟的嗜好，下课时间，同学们都玩耍去了，小但以理却常被校长罚站。

但以理和二哥最要好。二哥交上损友，时常夜归。但以理总是悄悄为他留下饭菜，半夜起身替他开门。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二哥染上毒瘾，一次吸毒后神志不清，骑摩托车外出时，失事身亡。

二哥的去世，给十三岁的但以理很大的打击。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种悲剧会在自己家中上演。他把这事归咎于

家贫，只要有了钱，一切将会不同；然而一个小男孩能以什么方法在短时间内致富？想来想去，也只有捞偏门找快钱一途了。

他辍学加入私会党，在赌桌上出千，四处收保护费。村里的人连办喜事和丧事都必须向他们“缴费”。同行的前辈告诉但以理，想赚钱就必须出名，所谓的名当然是“恶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这一招但以理很快就学会了，他既凶且狠，一次甚至以火水（煤油）泼向一户人家的房子，企图纵火烧屋烧人，幸好被屋主的儿子撞见，方不致酿成惨剧。他曾经打断一位妇女的腿骨，群殴时一人抵挡两三个，尽管心中怕得要死，脸上却不能稍露怯懦之色。

但以理的凶悍在同行中传开。他的“名气”越来越响，然而，钱却捞得不多，他决定加入“兄弟会”，继而陷入贩毒生涯。

起初几次贩卖毒品是在本身不知情的情况下，胡里糊涂完成交易的。“大哥”先是送给他一辆大型崭新的爬山车，叫他骑车到槟城去，在指定地点与某人联络。那人以另一辆摩托车和他交换，叫他自个儿在槟城游玩，两天后又把爬山车交回给他，让他骑回去交差。

整个过程轻松而写意，就像出门玩一趟回家。“大哥”付给他的酬劳是大叠大叠的钞票。那几年，他的钱多

到钱包放不下，也没存进银行，而是塞进火水桶里——一大桶的钞票。

钱有了，可以让家人过好日子了，但父母却不肯接受他的一分一毫。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穷，要穷得有志气。”

但以理成了有钱人，少年时的愿望已达到，奇怪的是他没有满足感，内心无比空虚。他开始藉毒品麻醉自己，弟弟也跟着他一起沉沦。这个弟弟后来也因毒品而丧命。

毒海无涯，短短六年间，但以理“赚”来的一桶金就这样被散尽了。母亲失去两个儿子，一肚子辛酸没地方诉说。每个夜晚，她都在客厅苦候夜归的儿子。看到但以理平安到家，她才放心回房睡觉，才四十多岁的人，头发竟已全白了。

被毒品挟制的人往往六亲不认。但以理犯案累累，是警方扣留所的常客。

一次，父亲前往保释稍迟，盛怒的但以理竟脱下脚上的鞋朝父亲的脸扔去。

这忤逆的一幕在母亲脑海中烙下了印，因此，尽管她很想加以规劝，慑于儿子的暴戾，始终不敢开口，只能默默付出爱与关怀，希望这只迷途的羔羊有一天会回头。

父母为了协助但以理戒毒，方法用尽，花光积蓄，

喝符水，佩戴符箓，将佛像绑在腰间……但凡有一丝希望，老人家都不放过。

一次，父亲付出两千令吉，把但以理送到一间神庙去戒毒。白天，住持为他念经，夜晚毒发难熬，住持的儿子悄悄把毒品塞进他手里，就这样“戒”了一个月，父亲的血汗钱再一次付诸东流。

屡戒屡败的挫折感使但以理觉得生不如死。一天，他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往自己左手砍去，连砍五六刀，才被闻声而至的父母阻止。医生为他的手敷上石膏，并对家属说，那只手已经残废。

与此同时，但以理的右手因为注射毒品次数太多，竟致瘫痪。坐在饭桌前，他颤巍巍地拿起筷子，却怎么握也握不牢，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母亲泪眼模糊，不知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孽，难道第三个儿子也要舍她而去吗？

这种人生还有什么希望？但以理决定服食大量毒品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想到却被人及时发觉，送人医院，想死却死不了，活着又没有盼望，天啊！苟延残喘的日子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但以理有一个滥赌的表姐，信了耶稣之后不赌了。表姐几次上门传福音，都被父亲与他拿扫把赶走。

一天晚上，但以理独自卷缩在床上，整个人被绝望

和沮丧所淹没。突然，房间出现一道光，耳边仿佛有声音对他说：“耶稣爱你。”

第二天下午，但以理在一间咖啡店巧遇表姐。以往但以理一定掉头而去，但那天他没这么做，反而不由自主地迎上前求助：“表姐，帮我！”

表姐带他到福音戒毒所去。因为头脑受到毒品的戕害，但以理曾连续14天处于痴呆状况。由于所吸食毒品纯度很高，戒毒期间，骨髓里面好像有千百只蚂蚁在啃噬，藉着牧师和教会中众弟兄姐妹的扶持与代祷，他终于走过死荫的幽谷。

但以理在戒毒所一年多，彻底戒掉毒瘾，如今他将自己全然奉献，协助那些在毒海浮沉的一群。

但以理其实很年轻，外表看起来只不过三十出头。他忘我地投人事奉，受损的头脑及残废的双手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医治。

上帝所赐的恩典远超过他所思所求。圣经上记载着：“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六33）

“这些东西”是指日常所需的饮食与物品。然上帝所祝福但以理的，又何止这些东西呢！

15-3-2006



真人真事

佩佩来自柔佛州。这个年轻的女孩自小体弱多病，肺与心脏都有严重的毛病。

五年前，她在一次剧烈咳嗽后，吐了很多血。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裳。一旁的姐姐看了差点儿晕倒。佩佩幽默地说，当时她也搞不清哪一个更需要进医院。

佩佩被送到急救室抢救，医生摇摇头说：“太迟了。”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家人替佩佩办理出院手续，另寻名医。第二位医生的看法与第一个一样，“太迟了。”

父母没有放弃，找到第三位专科医生，得到的答案依旧是“太迟”。

被三个医生宣判“死刑”，佩佩内心的绝望可想而

知。她照常去教会，照常阅读圣经与祷告。“死亡”与她靠得如此之近，她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然而，经上记载着：“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佩佩在祷告时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任凭上帝使用。之后，她多次被差派到柬埔寨、印度及中国的偏远乡区当义工。

她教当地的小孩弹奏乐器，她担任看护，为病人清洗伤口……忙碌的工作不但没把她累垮，身体反而越来越健康。

今年六月，她会再次到印度去，为期三个月。

也许有人会认为佩佩运气真好，小命得以保全，佩佩自己则将荣耀归给全能的上帝，她将继续当一个适用的器皿，把祝福带给更多的人。

12-3-2006



开门揖“盗”

我幼年时候，不喜上学，但母亲管教甚严，无故不得旷课，除非是生病。

我喜欢生病，生小小的病，最好伴着发烧；因为发烧是最明显的病征。妈妈只要伸手一探，就会“开”出“病假单”，准许我在家中休息。

生病的“好处”除了不必上学，还可换来妈妈的嘘寒问暖，一会儿摸摸我的头，看看热度退了没有，一会儿端水给我喝，要不就送上几片平日难得一吃的苹果。

因着种种好处，我常想方设法让身体出状况。例如：冒雨回家，将自己变成落汤鸡；夜晚天凉，故意将被子踢掉等等，希望感冒菌能够侵入我体内，大量繁殖。然而，也许是我的体质太好了，这些方法都不管用，以致我

只能痴痴地想：如果，嗯！如果能生一场小病就太好了！

没想到这种用意念“求病”的方法果真有效，并且屡试不爽。这个发现让我沾沾自喜，啊！“神”实在太爱我了。

愚昧无知的我不知道这种行为与开门揖盗没两样，只是我迎接的不是强盗，而是使人生病的恶灵。

五年级那年，我迎来了一场较大的病，在医院呆了一个多月。结婚后更是了不得，“病”似云来，大病小病轮流在我身上作怪。最严重的一次要数2002年的开颅手术。

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盗贼指的是灵界的恶者撒旦。它要偷什么呢？它要偷走我们的平安，将惧怕放在我们心中；它又偷窃我们的喜乐，使我们忧虑增多；它还要偷去我们的健康，叫我们的骨头枯干。但是耶稣来，却是要使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如果您也像我一样，曾经邀请疾病来到您的生命中，我恳切地希望，您能够奉耶稣的名祷告，断开自己和这种咒诅的关系，但愿慈爱的上帝将宝贵的健康赐给您，阿门。

6-12-2006



故事一则

彭忠庆牧师又到美里来了。这次带来许多美好的见证与故事，大大祝福了众弟兄姐妹。

以下是其中一则故事，很有趣味，也很有意思，希望您能耐心地看完。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国王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剑。他一空闲，就会进入藏剑室，细细把玩他的珍藏。

一天，他又取出一把锋利的剑来舞弄，一不小心，宝剑突然脱手掉在桌面，硬生生将他的尾指削断。国王痛极惨叫，在外面守候的侍从赶紧一涌而入。在这乱糟糟的当儿，其中一名侍从以响亮的声音说：“感谢上帝！”

国王又痛又怒，责问该侍从为何幸灾乐祸。侍从声

称他的感谢乃出自肺腑，因为宝剑只削断国王的手指，并没有砍掉国王的脖子，断指不送命，因此值得感恩。国王听后怒火更炽，命令侍从收回“感谢上帝”那句话，否则将他关入大牢。不料侍从不知好歹，再一次高声感谢上帝，国王遂命人将之收监。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一天，国王带着随从出外打猎，竟然迷了路，误闯入一个原始部落中。该部落的土人笃信鬼神，凡有陌生人进入，一概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成为献祭的祭品。

国王眼看着自己的部下一个个被烧成“火人”，不禁毛骨悚然。要来的终于来了。两个孔武有力的土人拿着绳索准备捆绑国王的双手，其中一个突然发觉国王少了一根指头，立刻向酋长报告。

土人们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将一个身有残缺的人当祭品会惹怒众神，降下灾祸，于是决定将国王痛殴一顿，然后赶出村子。

国王侥幸捡回一条命，脑海中突然想起那位被关的侍从。啊！此人一定是个先知，这回得给他一些奖赏。

国王叫人把侍从放出，称赞他的预言很灵验。侍从否认自己是先知，当他知道国王的遭遇后，忍不住大呼：“感谢上帝让我被国王关在监牢里。”国王瞪大双眼，几乎怀疑眼前这个人疯了。侍从解释说，他若非被关，肯

定得陪国王去狩猎，下场必定和其他随从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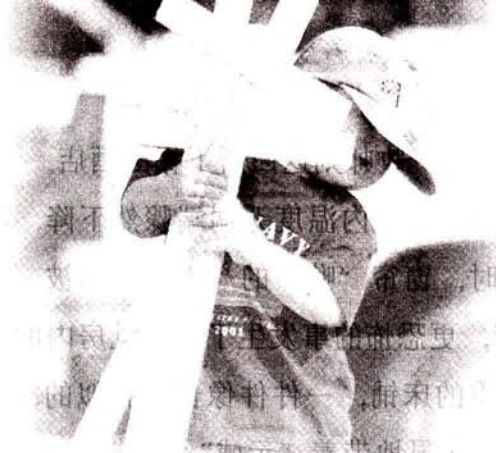
一个紧紧跟随上帝的人不论落在什么境况中，都会赞美神，因为他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中的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不知苦难什么时候会过去，但神肯定有他美好的旨意，阿门！

3-10-2007



“拍照咯！矮的站后面。”



你给我回来！

小时候特爱看神话故事，尤其是与狐、鬼、妖有关系的。故事中的道士或神仙大都拥有一些宝贝，如宝葫芦、宝瓶或是宝塔之类的东西，收妖收狐就靠它们了。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圣经上记载着，一些被鬼附身的人，耶稣一斥责，它们就从人身上离开了。来自非洲的Olugbanga Kotila牧师那天和众弟兄姐妹分享他父亲赶鬼的趣事。

Olugbanga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有一回，他到一个地方讲道完毕，在路上看见一群人围拢着，不知在看些什么。老Kotila牧师挤进人群，看见一个被鬼附身的人正胡言乱语。牧师大声奉耶稣的名，命令恶鬼出来。那人应声倒地，牧师将他拉起身，继续祷告，求神的灵来充满他。

那人清醒后离开，牧师则返回所下榻的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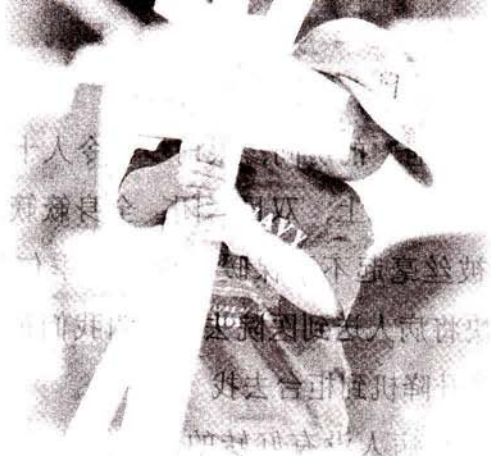
夜幕低垂，室内温度无端端骤然下降，牧师寒毛直竖。与此同时，窗帘“咻”的一声，仿佛被一只隐形的手拉开；接着，更恐怖的事发生了，只见房内的茶几、椅子，甚至连笨重的床铺，一件件像长了脚似的，绕着牧师来回“走”动，明显地带着“示威”的味道。

牧师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大声祷告，奉耶稣的名命令房里的邪灵出去，好一会儿，一切静止。牧师看见周围乱七八糟的家具，心里有气，忍不住又奉耶稣的名大喝一声：“捣蛋鬼，你给我回来！把房里的东西放回原位！”

刹那间，家具又移动起来，回到原来的位置。老牧师环顾四周，看着敞开的窗户下了最后一道命令：“把窗帘拉上，然后给我滚出去！”

Olugbanga牧师的父亲没有宝葫芦也没有宝瓶，他所有的只是耶稣所赐的权柄，他奉耶稣的名就把鬼赶走了。若是没有上帝的同在，有谁敢对一只恶鬼说，“你给我回来”呢！

18-11-2007



随时的帮助

2007年，我们到中国揭西去。抵达河婆镇当天下午，团员们都争取时间到乡下探亲。婆婆带着季仁与我，先到镇上一间店铺找到季仁的表妹，然后乘三轮车到富屋寨去拜访三叔与小叔。所谓“三轮车”，其实有四个轮子，是由摩托车改装而成的，可供三、四个乘客乘坐。

从富屋寨回到特美思酒店已是夜幕低垂。三个人挤在三轮车狭窄的座位上，颠簸了半天，都有点儿累了，正准备好好休息，就在此时，房门被拍得砰砰作响，季仁将门打开，只见住在隔壁房的女士站在门外，气急败坏，“我先生病得很严重，请你们赶快过来看一看！”

季仁回头不知对我抛下一句什么，没等我问清楚，就匆匆走了；我穿上拖鞋，也冲了过去。

进入“邻居”的房间，眼前一幕令人十分担忧，生病的那位先生躺在床上，双目紧闭，全身簌簌地抖，身上盖着的厚棉被丝毫起不了保暖的作用。季仁第一个念头是，必须尽快将病人送到医院去。他叫我们稍等一会儿，自己则急急乘升降机到柜台去找“救兵”。

房间里，病人没有好转的迹象。太太急得直掉眼泪，在没有人可求助的情况下，我想到上帝，于是向那位太太表明自己是基督徒，问她是否愿意让我为她的丈夫祷告。那位女士一时间接受不了，反应颇大。她连连摇头，忙不迭地拒绝：“不要，不要！”

但是，当她回头看看在病痛中的丈夫时，却毅然改变主意，急切地说：“请你赶快为他祷告。”

我将手按在病人额上，奉耶稣的名，祈求上帝彰显他的医治大能在这位先生身上，同时不住地感谢耶稣的慈爱——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在短短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我们看见病人的呼吸由急促渐趋平稳，然后沉沉地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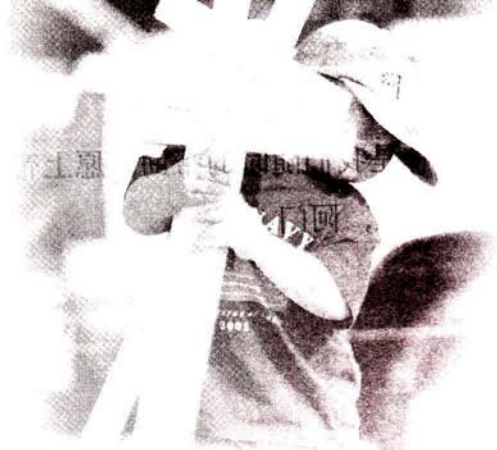
那位先生后来与我分享上帝在他身上的奇妙作为。他说，在季仁与我进入他的房间前，他正尝试控制自己的身体，以便不再发抖，然而却没办法做到，而且一颗心越来越慌。在我为他祷告时，他发觉那种心慌的感觉渐渐消失，整个人也松弛下来，并渐渐进入梦乡。

感谢主，神是我们随时帮助，愿上帝的美好祝福永远与这对夫妻同在，阿门！

12-12-2007



“我们已经大个仔了。”



回首十五年

走进教会

十五年前，一向对基督教好奇又敬而远之的李艾媚乖乖走进教会。

为什么像艾媚这样一个从小拜神的人会相信耶稣？并且一信就深信不疑？

1992年，母亲患上肺癌，家人彷徨无主，恐惧与悲伤占据了我们的内心。在走投无路之下，弟弟与我抱着姑且一试（试看上帝能否给我们帮助）的心理，带着妈妈到教会去。

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在赞美敬拜时异常投入，他们拍手欢唱，以吉他和鼓乐伴奏。我站在他们中间，觉得自己

像个局外人，这种感觉令人泄气，也让我怀疑他们所敬拜的对象——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我可不愿自欺欺人，向一个假神寻求帮助。为了得到确证，我闭上眼睛尝试与上帝沟通，心中如此默祷：“上帝啊！这个地方太吵，我不喜欢，如果你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如果这个教会就是你要我来的地方，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让我明天一早起身，口腔不再疼痛。”

我当时因为口腔溃烂，疼得不得了，准备找医生诊治，正好借此机会看看上帝是否真有医治的大能，一举两得。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舌尖去碰触疼痛的部位。奇怪！一点儿也不痛，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再用力触动，还是不疼。怎么可能？一夜之间，疼痛怎会完全消失？

这位我们肉眼虽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上帝就是如此这般地以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让我知道，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至于母亲，老人家的癌症虽没得到医治，但神的旨意已成就，藉着母亲的病让我们家中三个成员得着救恩。

在生病期间，神挪去母亲肉体上的一切痛苦，并且让她在睡梦中安详去世，这是莫大的恩典。

耶稣爱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愿意将心敞开，一定能

经历到他的同在。请问您是否也愿意？

灰色的日子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不得不在尘封的记忆中挖掘，掘出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那是一段我极不想提起的日子。

我23岁结婚，翌年儿子诞生，在还未适应妻子与媳妇的角色时，已升级成为人母。婚后的生活和我之前所憧憬的完全不同。“从此两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并没有出现在我的婚姻中。我努力扮演多个角色，却吃力而不讨好，新婚的甜蜜并没有维持多久。

季仁向往“自由”，即使在结婚后，他也依然过着“单身汉式”的生活，爱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喜欢几点钟回家就几点钟回家。“等候”成了我的梦魇，也成为我们感情的致命伤。

张季仁在工作中非常尽责，也非常守时，但是，对于妻子，他的字典中没有“准时”这两个字。他可以在晚饭后对妻子抛下一句：“我出去一下。”然后在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才回家，没有一通报平安的电话，也没有任何交待，任由家中那个傻女人卷缩在沙发中，在焦虑和恐惧中数算每一分每一秒。（见《我们不孤单》中的〈最长的一

夜》)

他也可以在和妻子儿女约好一起出外用晚餐的时刻突然爽约，原因是与朋友一起喝茶，要家人等他“一下”，他会打包回家。（见《不想回家的孩子》中的〈哀的美敦书〉）

这一等就是四个多小时，等到孩子们在沙发中倦极而睡，等到妻子满腔怒火，张先生方才施施然，笑咪咪地提着三包面回来。

类似的情况一再发生，我不明白，一个在婚前连片刻也舍不得和我分开的男人为什么在婚后可以如此残忍（我说“残忍”是因为无止境的等待是一种酷刑）地对待他的妻子，张季仁也不理解为什么李艾媚会变得这么不可理喻，这么爱“限制”丈夫的“自由”。

我们为这个问题讨论过、争执过，也试过约法三章，然而一切都是枉然。“等待、生气和冷战”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也成为敏感课题。只要张季仁迟归，他必定留意艾媚的神情，若是发觉妻子面露不豫之色，他也立刻拉下脸孔。在一次次的冷战中，爱逐渐消失，艾媚一颗心伤痕累累，最终完全“死”去，躯壳虽然仍在活动，欢容已难得再出现，从小立志要与将来的另一半共建一个温馨家庭的美梦终究还是破灭了。

信耶稣后，我发觉自己不再孤单，所有深藏在内心的委屈和悲伤都可以向这位至高的神倾诉。他聆听，并给予安慰。

我出席主日崇拜，参加祷告会，并且每周上一次课，课程有导航及根基一、二和三。目的是让我们信耶稣信得有根有基，给我们（阿里和我）上课的是石庆端牧师（艾媚要在这里向庆端牧师致最真诚的谢意）。

石牧师来自西马。他宁可放弃一份高薪的工作跑去念神学的事令人难以理解。牧师的收入不多，他却生活得满足又喜乐。事奉上帝真的这么好吗？

每周三次到教会去成为我的期待。张季仁注意到妻子的改变。他担心妻子走火入魔，于是不时装作不经意地提醒：“信就好，千万不要沉迷。”

但是对我来说，上帝是那么慈爱真实，他医治了我的口腔溃疡，挪去母亲身上的疼痛，在领受这么多恩典后，叫我怎么舍得不再去亲近他？

半年后，我决定接受洗礼，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季仁坚决反对，他担心妻子一脚踏进去之后再也不能出来。为了缓和家中紧张的气氛，我将受洗之事展期。

季仁意识到事态严重，他断定妻子是因为心灵空虚

才会寻求宗教的慰藉。他决心以“爱”来挽回妻子的心。自那时起，我们的关系进入另一阶段。季仁仿佛回到恋爱时期，他每天除了办公以外，尽可能陪伴在我身旁。他说他会永远照顾我，要我避免对“宗教”太狂热，以免影响夫妻的感情。

这种“关怀”令我喘不过气。我坦白对他说，他可以像以前一样过日子，不需要刻意改变自己。张先生听后叹了一口气：“现在我想陪你，你却不要我陪了。”

一天下午，我从教会上完课回家，发现客厅满地玻璃碎片，是一个杯子被摔在地上。奇怪！孩子们都在学校，出门前只有季仁在家，毫无疑问，这个杯子是他打破的。然则，按照常理，若是不小心摔破杯子，必定会收拾干净。至于以扔东西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怒气，在我们家中是不曾发生的。

我拿了扫帚将碎片扫进垃圾桶，内心异常平和，这不是我的性格，我相信是神所赐的平安。

季仁后来承认玻璃碎片是他的“杰作”，因为不满意我又到教会去了。信耶稣信出轩然大波，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往后的路是否更加难走？我真的不知道。

一双好耳朵

求学时代，我的作文成绩平平。班上有几位同学在高中时期已开始投稿，并与一些志同道合之士组成文组，季仁是其中一员。对于写作，我没有丝毫兴趣，然而，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通过季仁的鼓励，我写下第一篇文章《父亲》，开启一条以文字宣泄情绪的管道。我的欢乐、悲伤和郁悒，都化成一个个方块字，跳跃在白纸上，与读者分享。

写文章除了让我抒发情感，也让季仁从字里行间窥见妻子的内心世界。他在《别让爸知道》这本书的序中如此写道：“.....尽管她（艾媚）也与所有的人一样，在平淡的日子里，过着平淡的生活，但内心的积郁，随时间而增加.....希望艾媚知道，《别让爸知道》已让第一位读者（季仁）觉察到他以前应该做而不曾做到的事.....”

我们的关系日渐亲密，就如季仁在序中所写的，他已觉察自己该做些什么。我们有许多共同话题，甚至可以一起谈“耶稣”。

第二次向季仁提起要受洗的事是在人造湖边。当时他沉默半晌，才指着湖水回答：“这里这么多水，跳下去洗就好了！”虽然不是十分情愿，但总算默许了。

信主之初，季仁曾开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许向人传福音，因为我们之前也不喜欢一些太热心的基督徒。我爽

快地答应，因为自己也不想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然而上帝是不会让他的器皿成为无用之物的。他赐给我一双好耳朵，让我愿意“借”给同事们，聆听他们的烦恼。朋友们所面对的困难都不是艾媚能帮上忙的，只好把全能的上帝介绍给他们。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朋友都因着能够认识耶稣而心怀感恩。

至于曾经开出“不许传福音”这个条件的张季仁今天又如何？今天，每当他看见艾媚的文章中有“耶稣”出现，都会点点头说：“很好，很好！”

是的，耶稣真的是很好，很好。

切断咒诅

庆端牧师在教导阿里和我时，曾经提到基督徒要善用一张嘴，嘴巴只说造就别人的话，不要发出咒诅，因为我们所说出口的话都带有能力。那么，已经被咒诅的人该怎么办？是否就此束手无策，惶惶然等候那一日的到来？

1981年，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一家四口（阿比还未诞生）被迫离开大家庭。搬家那天，一位长辈因为情感上的不舍，加上不能体谅我们的处境，竟然悻悻地对着一双稚龄的小孩说：“你们长大后不可以跟父母同住，一定要搬出去！”

一大清早，就听到一句带咒诅的气话，我的心仿佛被人重重一击，眼泪扑簌扑簌掉了下来。当时还未信主，搬家之前，特地找人挑选黄道吉日，当天还把新住所的电灯全亮着了，一切都遵循老人家的吩咐，生怕一时疏忽，触犯某些禁忌，以致闹得家宅不宁。尽管处处谨慎，仍然犯了大忌，长辈那句话就像一团阴影，盘桓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

在聆听牧师的教导后，我忍不住将这件陈年往事和盘托出。庆端牧师叫我不必担心。他说基督徒拥有祷告的权柄，可以奉耶稣的名切断一切咒诅，说完立刻为我按手祷告。

凭着单纯的信心，我相信耶稣的大能，自那时起，我完全原谅那位长辈，并且心中不再恐惧。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修完中学课程后都到西马深造。年轻人很快适应新环境，甚至爱异乡甚于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儿子一年回家一次（农历新年期间），每次住不了几天就大叹无聊。“妈妈，我想早一点回去。”

听！“回”去呢！看样子，这个孩子已经把他的工作场所当着“家”了。有一个时期，儿子甚至在檳城物色房子，打算买下来作为长久居住之用。

季仁与我在这方面的看法一致，只要孩子们开心，他们愿意在哪里工作，喜欢居住在何处，我们都会尊重他

们的选择。曾经困扰我们的阴影已不存在，我们真的不介意子女是否与我们同住。

2004，儿子结婚了，新娘子是西马人，他们长住在西马的可能性更高了。

2005年年初，儿子突然打了一通电话回家，“妈妈，我们想搬回美里住，好不好？”

这通电话立刻让我想起多年前庆端牧师为我作切断咒诅的祷告。上帝赐的往往超出我们所思所求，就在季仁与我退休之际，他把儿子和媳妇带到我们身边，还附送一份大礼，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孙子。

咒诅真的可以被切断，只要你愿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饶恕

我和父亲的关系像老鼠和猫。父亲很严肃。不苟言笑，我怕他怕到骨子里头。只要父亲在家，我们绝不敢大声讲大声笑。父亲睡觉时，我走路是踮着脚走的，脚跟不着地，尽可能不发出声音，以免将他吵醒。

认识季仁后，发觉未来的公公竟然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有着非常严肃的外表，内心不由得冷了半截。

由于是长媳，刚嫁入张家时，公公婆婆对我疼爱有

加。儿子和大女儿星语相继出世，两位老人家很乐意帮忙照顾，让季仁和我能放心工作。

后来，所有政府公务员获得加薪，再后来，我们悄悄向母亲借一笔钱，加上一些积蓄，买下一间双层排屋。然后，然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家中的气氛变得怪怪的，好像没以前那么融洽了。

1980年除夕夜，全家大小围坐在一张圆桌上吃团圆饭。公公突然“咻”的一下，将手中盛饭的盘子掷了出去，发出“匡当”巨响，随后“呸”的一声，将口中的饭吐在我身边的地板上。

突如其来的惊吓令我双手抖个不停，我将只吃了一口的饭碗端到洗碗盆去，然后空着肚子蹲到水缸旁洗衣服。两天后，公公解释，他当时摔盘子是因为盘里有盐，他若吃下未溶解的盐会拉肚子。

但是，我已认定他是借题发挥，心中委屈无比。此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劣，我又变成老鼠，天天和另一只“猫”玩捉迷藏的游戏。

石庆端牧师知道这件事后，将圣经翻给我看，“要原谅别人70个7次。”

我知道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遵守，但我实在没勇气面对这位严肃的长辈。庆端牧师为我祷告，求神开路，让我和公公可以和好。我自己则默默地对上帝说：“主啊！

我愿意饶恕，但我做不到，请你帮助。”

翌年，我们搬家，不过，每个星期天总会去探望两位老人家。

一次，我们又带着孩子们回老家去。公公的房门关着。我估计他正在房间里休息，于是到厨房去，想倒杯水喝。没想到一脚踏进去，赫然发觉公公一个人坐在饭桌前，低着头吃饭。我愣在那儿，进退两难。

听见脚步声，公公头也不抬地说：“阿珠(星语乳名)，吃饭喽！”

“阿爹，你先吃，我们等下才吃。”

一句“阿爹”把公公和我都吓了一跳。没错！声音是我的，但我压根儿没打算说话。那一刻，我非常肯定，是上帝张开我的口，让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说出那些话。

多年来，将公公和我紧紧捆绑的两根绳索终于松开，感觉如释重负，美好无比。

在爱中没有惧怕

1980年，父亲遭逢意外，不幸身故。我们到医院的太平间瞻仰遗容。

记忆中，我不曾如此近距离与父亲面对面。父亲被

凶徒袭击时，肉体必定十分疼痛，但是，在真正息了一切劳苦后，他的容颜却很安详。

父亲在世六十八载，一生欢喜快乐的日子寥寥可数，夫妻失和导致他和母亲都成为输家，输掉了平安和喜乐，回首前尘，令人不胜唏嘘。

思潮正起伏之际，一只冰冷的手突然搭在我肩上。我发出一声惊呼，整个人跳起来，一颗心“砰砰砰”地乱跳，仿佛随时会从口中蹦出去。

手是大姐的，我的大动作把她也吓了一跳。那一年，我还未认识耶稣。

1994年，公公病了。庆端牧师已返回西马，牧养教会的是杨小田牧师和贝美香师母。这对夫妇非常有爱心。杨牧师曾去探访公公。公公后来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一次，我壮着胆子请婆婆去问公公，是否愿意让我为他祷告。公公欣然答应。此后，每逢我们去探望两位老人家，公公都会自动要求祷告。他与婆婆分享，说祷告后，晚上睡得特别香甜。

公公的病日益严重，医生要他留院接受治疗。儿女们轮流在病榻前伺候。

一天下午，轮到季仁照顾公公，碰巧他必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无法分身。我自告奋勇，愿意代劳。季仁知

道我生性胆小，不相信我能胜任；然而一时间又找不到人顶替，最后只好接受这样的安排。

公公住在头等病房，房内只有一张病床。我们推门进去，只见公公躺在床上，眼神涣散，不时大力舞动手脚，发出粗重的喘息声，眼睛虽然睁开，却认不得人了，我们意识到，他已陷入半昏迷状态。

时候已经不早，我催促季仁快走，以免迟到。季仁不敢扔下我一个，他不安地问：“你害怕吗？你真的敢自己留在这里吗？”

我叫他放心，我心里真的很平安，一丝惧怕也没有。整个下午，我就站在床边，轻轻哼着从教会学来的诗歌。公公狂乱挣扎时，我握住他的手，对他说：“阿爹，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下午四时许，公公挣扎的次数越来越少，昏睡的时候居多。五时左右，季仁回来了，一位护士前来探视，对季仁说，若想让病人回家，是时候了。

季仁与其他兄弟商量后，决定带公公回去。一位护士随同救护车将公公载到家里，其时暮色已经降临，公公躺在自己的床上，安然逝世。

圣经上记载：“神是爱”又说：“在爱中没有惧怕。”

我亲身经历到上帝的爱，在单独面对一位弥留的病

人时，心中完全没有惧怕。这种平安，您也可以得着，只要您愿意。

什一奉献

每当看见年轻的夫妇骑在摩托车上，两人中间“藏”着一个小乘客时，我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结婚前，我们兄弟姐妹赖以代步的交通工具是脚车，季仁比我们富有一些，他拥有一辆旧摩托车。儿子出生后，我们仍然使用那辆老摩托车，每逢外出，都是三人共骑，在马路上奔驰。

季仁与我小时候家境都不富裕，婚后，我们除了自己的小家庭，还必须兼顾大家庭，两个人合起来的薪水并不多，得谨慎地消费，不敢恣意挥霍。季仁是家中的财政部长，负责掌管一切收入与支出。

一天，牧师讲道时提到什一奉献，这件事令我十分为难，我没任何私蓄，到哪里去找钱来奉献？想来想去，惟有与“财政部长”商议一途。

季仁的反应在我预料之中，他大大不以为然，以各种理由驳得我哑口无言，又特地走访三位基督徒朋友。第一位说，他从来不奉献；第二位认为，奉献应该是随意的，不能硬性规定；第三位哗然：“十分之一？不是比

抽税更重？怎么可以？”

得到三位朋友的“支持”，季仁占尽上风，艾媚的“财政预算”无法通过。没关系，信靠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祷告一段日子后，我向季仁提出，每个月固定向他支取一笔“零用钱”，这笔钱如何用法由我自行分配。张季仁当然知道李艾媚打什么算盘，彼此心照，谁也不道破。

今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老摩托车已被汽车取代，物质上没有任何欠缺，惟一不变的是李艾媚每个月仍然向“财长”领取零用钱。

旧约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

玛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如果您是基督徒，目前又陷在经济困境中，不妨从这个月开始，缴纳什一奉献。上帝绝不开空头支票，他说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我们。这“支票”，必定兑现。阿门！

在主里有平安

阿比看了《回首十五年》之“灰色的日子”后，十分惊讶，“妈妈，我还以为你和爸爸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恩爱的。”

除了惊讶，阿比也从父母联想到自己，担心日后是否也会面对类似的问题。其实，上帝不要我们忧虑，只要我们凡事交托、祈求、感谢，即使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以弗所书第五章对于夫妻相处之道有很明确的指示：“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丈夫若能爱妻子如同耶稣爱他的子民，夫妻间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那么，信耶稣后是否人生就一帆风顺，无灾无难？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不过在主里有平安。一般人在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都会有平安，一旦夫妻间有一方出轨，或家中有人患上恶疾时，那种平安就荡然无存；然而，神所赐的平安却不是那样的。

2002年，上帝让我经历到他那出人意料的平安。当

时，我的脑袋长了一个有如鸡蛋般大的肿瘤，周围的朋友与同事都为我担心，但是，我却像没事人似地照常工作，看起来比普通人还要健康，手术后也没有任何后遗症，若不是神的保守看顾，焉能如此安然？

一些人谈到宗教信仰时，喜欢这样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不管您相信与否，他都真实实地存在，您是否愿意邀请他进入您心中，成为您的好朋友，成为您随时的帮助？

20-1-2008



妹妹玩“躲猫猫”，谁能把她找出来？



一本荣耀上帝的书

那天凤姐送了一本书给我们。书名是《彩虹的约定》，作者是李胜强先生。

李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本书记载了他于2008年3月得知自己的肝脏有三个恶性肿瘤，以及之后他如何依靠上帝，上帝又如何带领他走过死荫幽谷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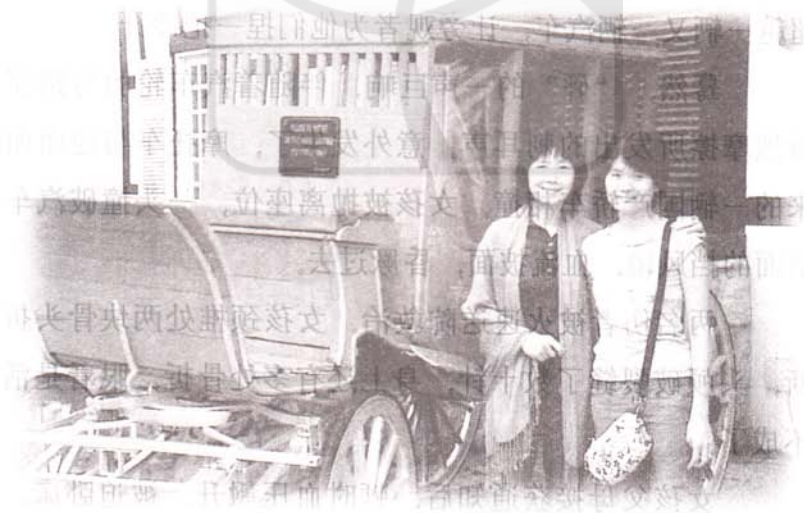
李胜强弟兄在他的书中强调，他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全能的上帝为他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让许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所面对的难题是庞大的医药费（约一百万令吉）及适合的肝脏捐赠者。上帝供应了这些需要——医药费由李弟兄所任职的公司支付，肝脏则是来自一位廿多岁的年轻人吴峰弟兄。

手术后，病人的腹部留下两道疤痕。一道约五寸长，另一道长十四寸，按照常理，这两道伤口会给病人带来剧痛，然而李弟兄却没有痛的感觉，无须服止痛药，这是另一个神迹。

这本书激励人心，作者毫无保留地与读者分享神的慈爱、信实与大能。神爱世人，包括李胜强弟兄，也包括您和我。不管您今天面对的困难有多大，他都有能力带您安然走过，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门！

15-1-2009



星语为妈妈营造的“生日惊喜”——买机票让爸爸妈妈飞到“法国村”去。



丰盛的生命

一位年轻的摩托车骑士载着女朋友在公路上飞驰，超越一辆又一辆汽车，让旁观者为他们捏一把冷汗。

蓦然，“砰”的一声巨响，伴随着汽车轮胎与路面激烈摩擦所发出的刺耳声。意外发生了，摩托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国产轿车相撞。女孩被抛离座位，一头撞破汽车前面的挡风镜，血流披面，昏厥过去。

两名伤者被火速送院救治。女孩颈椎处两块骨头折断，头颅破裂缝了数十针，身上还有多处骨折，眼看是活不成了。

女孩父母接获通知后，顿时血压飙升，被迫卧床，其余六个子女齐聚医院，六神无主，其中一位赶紧打电话给阿姨张慧琼，阿姨闻讯立刻赶到医院去探视。医生要家

属有心理准备！女孩的伤势太重了，即使侥幸存活，也必终身坐在轮椅上。

张慧琼是一位牧师，曾接触许多患重病的病人，但是见到外甥女这般模样，还是禁不住倒抽一口凉气，这孩子看来真的是没得治了。就在这时，一节经文突然在张牧师脑海中浮现。“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10）耶稣将自己比作好牧人，信徒们都是他的羊。

张牧师抓住上帝的应许，她告了十天假，在医院陪伴外甥女，为她祷告，宣告神的医治降临。几天后，女孩从加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一天天好起来。父母的血压也恢复正常。在医院中，女孩的母亲向妹妹（张牧师）透露一个秘密。原来她曾先后找过三个不同的占卜师算命。一位说她有一个女儿会夭折，另两位则断言她有一个孩子将死于意外事故。现在，看到女儿在必死的情况下又活了过来，这对父母喜极而泣。

女孩后来完全康复，没有残废。她和父母及兄弟姐妹都愿意成为耶稣的羊，领受丰盛的生命。



太迟了

2006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心境未老，身体却出现老化的症状。先是右手肘的关节疼痛，使不上力，连拧干衣服这种小事也做不到。没多久，胳膊也出问题了，稍微大幅度的动作都会让我疼痛难当，手臂仿佛断了一般。每天早上起床，肩膀的肌肉又酸又疼，渐渐地，右手举不起来了。

从手肘的疼痛到手臂不能往上举，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这人一向不善于照顾身体，尽管有时疼得眼泪差点儿掉下来，我依然抱着“让它自己好起来”的心态，一天拖过一天。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天，情况越来越严重，晚上睡觉要翻身也得小心翼翼，得用左手托着右手，像护着一件易碎的古董，慢慢侧向另一边，即使如此，有时还

是疼得我龇牙咧嘴。

到了这种地步，再撑下去就是女超人了。我到私人诊所去见骨科医生。年轻的陈医生仔细询问病情，还拍了X光片，然后对我摇摇头：“太迟了，如果你早几个月来，也许还有得治，现在除非……”

陈医生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可以将病人局部麻醉，在肩胛关节处钻一个洞，然后使劲转动病人的手，强行松开不灵活的部位。我倒抽一口凉气，自问没有勇气把自己的手交给医生如此折腾，当下立即表明不考虑这种疗法，宁可选择疗效较慢的物理治疗。陈医生循病人要求，修书一封，让我带到美里中央医院去。

大姑知道这事后，甚表关心，她说，有一位中医师推拿的功夫不错，曾治好她扭伤的手腕，要我去试一试。

中医师的推拿力道很大，疼得我差点儿叫救命。问他这毛病能否治好，他眉头微蹙，以怜悯的神情注视着他的病人：“太迟了，你的筋骨已经硬化……”

大姑知道结果后，担心我从此成为废人，赶紧介绍我去找另一位跌打师傅，事不宜迟，当天晚上，季仁与我按照大姑所给的地址找到师傅的家。只见简陋的“治疗室”就设在车房里，有两个病患坐在长凳上等候，另一个正“落”在师傅手中，哀号连连。我心惊胆战，惟恐自己那只瘦小的胳膊被师傅不小心拉断，还是先问问看痊愈的

巴仙率有多高才打算吧！于是抱着一丝希望问：“师傅，我的手臂还能康复吗？”

师傅运用内力按摩我的肩膀，又观察我右手举起的高度，沉吟半晌，以惋惜的语气说：“太迟了！如果你一开始就来找我……”

那天晚上，我带着那只险些被师傅拉得脱臼的手臂连同那句“太迟了”回家，然后每周两次，乖乖到中央医院去做物理治疗。我的治疗师是一位友族男士，每一次，他先为我热敷患处，然后耐心地指导我使用各种辅助器具。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无奈，越来越苦涩，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测量记录显示治疗师和我的努力都白费了。更糟糕的是，我的左手也出状况了，症状和右手一样——疼痛，不能高举。

物理治疗持续了两年，我心灰意冷，不想再浪费时间，于是在一次复诊中，我要求医生允许我自行在家锻炼，和蔼的医生应允我的要求。从那天起，我完全放弃治疗，转而寻求上帝的医治，我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他（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2009年6月，在一次主日崇拜中，我发觉自己的手竟然可以高高举起，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这双被三个医师判了“死刑”的手，上帝却让它们“活”过来。您可以不信，但它确实发生。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门！

18-3-2010



痛

何苦在〈可怕的癌痛〉一文中，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来形容癌痛。的确，没有痛过的人，不能体会痛的可怕。

十八岁以前，我所经历过的痛有伤风感冒，伴以发烧的头痛。那种痛在今天看来只算是小儿科，不值一提，另一种痛是消化不良，肚子疼，母亲通常会捏一个饭团，放在炭火上烤得黑黑焦焦的，再将它捣碎，然后放在碗里用沸水一泡，叫我们连水带渣喝下去，这一招很有效，十次有九次“饭”到“痛”除。

真正折腾我的痛是在十八岁那年开始。当时正值高中会考前两个月，我的两颗智慧齿相继“诞生”，两颗都是“难产”，疼得我食不知味，睡不安寝，亲身体验到“

牙痛惨过大病”的滋味。当年也真笨，不会向牙医求助。后来疼得没法子了，只好自己想办法，正好家里有一大包“柠檬精”，说明书上有“止痛退热”四个字，于是如获至宝，每当疼得受不住就服食一小包。连续两个月，那一大包柠檬精被我吃个精光，两颗要命的牙齿也从牙龈里钻出来了。

滥用药物的后遗症很快出现，我的胃不时作痛，每次疼起来就像有无数的虫子在里头啃噬，惨不堪言。我还记得自己曾对季仁说，我宁可头疼也不要胃痛。

四十岁那年，头痛的毛病真的缠上了我。起初是几个月疼一次，之后疼痛的次数越来越频密，有时十多天就痛一次。每次发病都是先从眼睛开始，然后扩展至整个头和脖子。疼痛令我双眼迷糊，难以视物，头脑发昏，痛到极点时甚至呕吐大作，脖子和太阳穴周围的血管急促地扩张与收缩。那种痛根本没有办法逃避，即使在睡梦中，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眼睛在痛，头在痛，脖子也在痛，这种折磨一般要十天左右才会消失。

2002年，古晋中央医院的脑科专家Albert Wong医生为我切除脑袋中的肿瘤，手术非常成功，然而，头痛并没有离开，偶尔，它还是来“拜访”。

2006年的一个周末，一位同事打电话来说，半小时后来找我拿一些资料。我当时独自在家，头痛欲裂，全身

被汗水浸透，我不想让同事看到自己的狼狈相，赶紧拨季仁的手机号码，打算叫他买强力的止痛药回来“救命”。谁知他忘了带手机出门，在无计可施之下，我惟有在房间跪下，向上帝求救。我记得当时自己是这样祷告的。

“主耶稣，我的头很痛，家里没有止痛药，如果你不帮助我，我就完蛋了。主耶稣，你说过，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相信你的应许是真的。谢谢你，谢谢你……”

我当时痛昏了头，有点儿语无伦次，但心里却单纯地相信，神说话必算数，大约二十分钟后，我的身体停止冒汗，头也不疼了。我忙起身，换过一身干净的衣裳，整个人神清气爽，坐在客厅等候同事的到来。

前年年初四晚上，我们到大姐家拜年。去时头已隐隐作痛，在大姐家坐了一会儿，剧痛来了。我胸口堵得慌，急急进入洗手间，将晚餐所吃的饭、菜与刚刚服下的两颗止痛药全呕出来，喉咙被胃酸灼得火辣辣地疼，胃好像被翻转过来似的，回家后，倒头躺在床上，准备承受漫长十天的“酷刑”。挨到第二天中午，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傻，为什么任由它痛而不肯花一点时间祷告？于是在床前跪下，祷告约十五分钟后，头痛不药而愈。

去年年初一上午，可恶的痛又来了，心里有点沮丧，为什么连着两年过年都要在痛楚中度过？我硬撑着到

婆婆、小姑 和三叔家拜年。回到家后再也支持不住，我对正在厨房忙碌的媳妇说，自己身子不舒服，需要休息一会儿。到了楼上，我虔诚地跪下，二十分钟左右，上帝再次医治我。

基督徒是不可以作假见证的。以上所述都是真人真事。神爱世人。亲爱的朋友，您愿意回应神的爱吗？

25-3-2010



在雨中撑伞守护儿女的母亲。相片中的艾媚是小光头；阿里则还未出世。

1. 解冻的时刻 (评论)
* 田农 RM 10.00
2. 蜕变 (小说)
* 劭安 RM 8.00
3. 我们不孤单 (散文)
* 李艾媚 RM 9.00
4. 羽岛独行 (诗集)
* 林下风 RM 7.00
5. 本南人文化的变迁 (研究)
* 蔡宗祥 RM 8.00
6. 那季秋色 (小说)
* 煜煜 RM 10.00
7. 牛场村杂笔 (散文)
* 徐然 RM 8.00
8. 不想回家的孩子 (散文)
* 李艾媚 RM 10.00
9. 红尘有泪 (散文)
* 清平 RM 12.00
10. 美里省社会发展史料集 (史集)
* 徐元福/蔡宗祥 RM 39.00
11. 再见风车 (散文)
* 季人 RM 12.00
12. 政论选集 (评论)
* 田农 RM 12.00
13. 轻舟已过 (小说)
* 煜煜 RM 12.00
14. 梦驼铃 (散文)
* 杨华 RM 12.00
15. 荒野里的璀璨 (散文)
* 晨露 RM 12.00
16. 别让爸知道 (散文)
* 李艾媚 RM 12.00
17. 谢名平文集 (杂文)
* 谢名平著/蔡宗祥编 RM 15.00
18. 鱼说 (诗歌)
* 晨露 RM 15.00
19. 钻油台 (杂文)
* 清平编 RM 15.00
20. 胡斐作品集 (小说)
* 胡斐 RM 16.00
21. 迎向朝阳 (散文)
* 煜煜 RM 15.00
22. 波比是否在天堂 (散文)
* 李艾媚 RM 15.00
23. 谈新怀旧 (散文)
* 徐然 RM 15.00
24. 美里怀旧 (史集)
* 余求福 RM 35.00
25. 民俗探寻 (研究)
* 蔡宗祥 RM 15.00
26. 岁月 (散文)
* 季人 RM 16.00
27. 星星的魅力 (散文)
* 绿言 RM 20.00
28. 论语与弟子规心得随笔 (散文)
* 何秀英 RM 20.00
29. 何止没鱼吃 (散文)
* 季人 RM 20.00
30. 河岸的胡姬花 (小说)
* 徐然 RM 22.00
31. 童眸看世界 (童诗集)
* 清平编 RM 5.00
32. 今生约定 (游记)
* 金树凰 RM 25.00
33. 美里省左翼运动史事 (史集)
* 蔡宗祥 RM 19.00
34. 花树如此多情
* 晨露 RM 22.00



ISBN 978-983-9473-21-6

